

277132

277132 32点

煙

屠格涅夫

譯文叢書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陸



學	大	旦	復	立	國
☆	書	譯	圖	☆	
室	究	研	史	歷	

RW 157/01

第五。——劇本。

托拉維亞泰 (Trovata) 義大利三幕歌劇。F. M. Piave 編劇，G. Verdi 作曲。一八五三年三月六日在威尼斯芬尼新劇院 (Teatro Fenice) 處女上演。——譯者。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日下午四時，巴登巴登著名的一寒噴嚏」前面，聚集着很多人。連日天氣晴和，周圍的萬象——蔥鬱的林木，這歡樂的城市的明潔的舍宇，和蜿蜒起伏的羣山——一切，都在煦和的陽光下，洋溢著沐浴日的喜氣；一切好像微笑着，帶着悠然自適的迎人欲語的情態；人們的臉上也浮現着同樣的描畫不出的快樂的笑顏，不論老的，少的，俊的，醜的，都沒有兩樣。就是那些巴黎娼女們的塗滿了鉛華和脂粉的臉，也沒有使這生意欣欣的大千氣象減色，她們的五顏六色的飄帶和羽飾，帽子上和面紗上閃爍着的金黃的鋼亮的星點，令人不禁運想起春雨汎中姹紫嫣紅的花朵和翔舞着彩虹般羽翼的羣鳥。但是那些從四面八方飄送過來的乾澀的，喉音的法蘭西語，可够不上鳥兒的歌聲，連比也不能比。

一切無改常度地進行着。天幕底下的音樂隊，最先奏着托拉維亞泰歌劇裏的一支雜曲，

● 托拉維亞泰 (Trovata) (迷途者)，意大利三幕歌劇，F. M. Piave 編劇，G. Verdi

製譜。取材於大仲馬之茶花女。一八五三年三月六日在威尼斯芬尼新劇院 (Teatro

Fenice) 處女上演。——譯者。

接着是史得勞斯的瓦爾茲，^①繼後是一首俄羅斯歌，歌名告訴她，是一位實氣力的樂隊長把它譜入管絃的。賭廳裏，圍繞着綠色的檯面，擁擠着老是一樣的幾個熟稔的面臉，帶着同樣純的，貪婪的，三分驚呆，四分着惱，完全貪得無厭的表情，他們都是賭得入了迷，各人弄成一副尷尬相，就是那實氣力的也免不了。這裏坐着我們的老賭客，那位胖胖的服裝非常時新的從泰卜夫來的俄羅斯地主，圓睜着眼睛，胸口貼靠在桌邊，以莫名其妙的怪癖似的怨謔，當收賭注者們高聲大喊說：「*Je ne va plus !*」（「什麼也不行了！」）的當兒，也不顧他們的冷笑，用汗濕的手把金路易^②一大堆一大堆的押在輪盤的四角上，這一來，縱使他運氣頂好，也莫想贏錢的了。這樣的濫賭可並沒有絲毫妨礙他在當天晚上，以無偏頗的激憤，極口牽承科珂親王的意見。這位科珂親王，是在野黨骨族著名領袖之一，他，有一次，在巴黎瑪蒂爾特公主的宮

① 史得勞斯 (Johanna Strauss, 1824-1899) 奧國作曲家。有「瓦爾茲之王」之稱。作品不下二百五十餘篇，以瓦爾茲（一種圓舞曲）占多數。——譯者。

② 金路易 (Louis D'or) 法國古金幣。始鑄於一六四〇年路易十三在位時，一七九五年

廢止。——譯者。

廳裏，很幸福地得能當着皇帝的面說：“Madame, le principe de la propriété est profondément

enraciné en Russie.”（「夫人，財產私有的原則在俄羅斯是連根動搖了。」）靠近俄羅斯樹，

3 Fabre russe. 我們親愛的俄羅斯男同胞們和女同胞們都照着往常的習慣聚集在那裏。他們傲

岸地輕慢地風度翩翩地走進來，大模大樣地溫文爾雅地互相招呼，儼然是當代文化最高層的人

物。但是當他們碰面了，坐下來了，他們便完全不知所措，彼此找不着話說。他們只得拿一些

可憐無聊的胡扯或者是從一位迂腐不堪的法蘭西沒落文人口裏繙來的一些極下流極平淡的笑話

自足了。這位法蘭西佬會做過新聞記者，是一個多嘴的小丑角，不成樣的小脚版套着一雙猶太

式的靴子，卑賤相的瘦臉上留了一抹可厭的老鼠鬚。他把查利梵里^①和丁泰曼黎^②的古老解嘲

① 查利梵里 (Charivari) 一八三一年法國 Charles Philipon 等創辦之雜誌。原為政治

評論，迨一八三五年言論被壓迫，乃疏為漫畫諷刺刊物，類皆取笑小市民階級的。

——譯者。

② 丁泰曼黎 (Tatarnaire) 一八四〇年法國 Lary 與 Commenon 在巴黎創辦的漫畫圖

刺週刊。——譯者。

錄當中的一些胡謔說給他們——*a ces Prince russes*（說給這些俄羅斯公子王孫們）——聽，而他們，*Ces Princes russes*，這些俄羅斯公子王孫們，軒然噴出感激的大笑，好像不由得他們不承認異國的諛語到底是高明得多多，而他們自己是絕對沒有本領創造出什麼有趣的笑話兒來的。可是這兒的人物幾乎都是我們社會的 *the beau monde*（名花），全是上流人物和時尚之鏡。這一位是 X 伯爵，我們的舉世無雙的多才多藝者，一個深有音樂天稟的人，他常常像諾有介事地坐在鋼琴前面，「誦誦」着什麼歌曲，但是事實上沒有二次不是手指在鍵盤上瞎摸一通，連兩個不同的音符都分辨不清楚，他唱的調兒，有幾分操落泊的吉卜西人，又有幾分像巴黎的理髮匠。這一位是迷人的 Z 男爵，不論在那一方面，文學，政治，演說，偷牌，都是拿手。這一位，乃是 Y 親王，宗教與人民之友，他在酒精富貴的黃金時代，曾用顛沛汗流和「服時卡」，*一*冒冲上等酒出買，因此趁機發了一注財；還有這位威聲赫赫的 O. O. 將軍，他曾經鎮壓過什麼亂子，又會救平過什麼案件，但是歸根結底仍是一無所長的傢伙，他自己不知道處理自己；還有一位非凡有趣的大胖子 R. R.，他把自己看作一個了不起的病人和了不起的聰

明人，而實際，他壯健得像一匹公牛，而兼得像一段木頭……這位 R. R. 可說是當時碩果僅

存的尚然保留着四十年代——「世代的英雄」的時代和伏羅亭斯基伯爵夫人的時代。就終

子弟舊風習的唯一人物。他仍舊保存着走路搖搖擺擺的特別步法和 *le geste de la pose*（舉止的

儀條）——這句話簡直不能用俄國話發表——以及那種不自然的對動作的講究，那種打聽睡似

的尊嚴的表情，那種不假言笑好像誰冒犯了他似的面色，那種張開大口打呵欠攔斷別人說話，

望穿自己的指爪，從鼻孔裏噴出冷笑，突然把帽子從腦後抓過來應景的習慣，如此等等，如此等

等。這兒主要的不是政府機關裏的官員，外交家，在歐洲負有時譽的藝人，有計謀，有見識的人

物，他們，以為「金羅福著」的「俄國皇朝」是課徵在貧民身上的。

這兒還有的是熟練的，雖剛被度來過了一點，說諷刺舌花兒的 *baron de Chimelles*（茶花女）

無時日，他直往來俄國……

○ 當代英雄維多利亞 *M. de Lermontoff*，鉅文小說。——譯者。

○ 金羅福著：（*Gold's Fall*）一三五六年查利四世所下之勅令，規定德國皇帝之選舉

法者。——譯者。

○ 茶花女：大仲馬作小說及劇本茶花女中主人公，此處指一般巴黎娼女。——譯者。

的崇拜者，年紀輕輕的哥兒們，頭髮梳得整齊，從前額一直到腦後，兩邊分開，嘴角拖着兩綫很漂亮的鬚鬚，身上穿着真正倫敦出品的衣服，這些豪華子弟們，處處難免叫人想作他們和剛才說過的鼎鼎大名的巴黎落文人一樣粗淺浮俗。但是啊，才分有過不遇！我們貴國的國產好像不大流行；那位「伯爵夫人」，著名的「時尚」和「派氣」(Grand Genre)的女裁判員，嘴頭刁尖點兒的把她起個綽號叫作「胡蜂皇后」或者「帶頭巾的梅杜莎」的，她，當巴黎文士不在之際，寧願歡喜結交些在當時多如過江之鱗的意大利人，摩魯達維西人，美利堅降神術者，乖巧玲瓏的外國公使館的書記官和女性的然而早熟的善言悅色的德國小天子們，而不歡喜本國人。跟着伯爵夫人的樣，便有一位白鴉黨公主，據說，蕭邦^①就在她的替榜上斷了氣，(綜計蕭邦在她們的替上斷氣的女子，在歐洲不下幾千；)還有安娜公主，倘使那藏

① 梅杜莎 (Medusa) 希臘神話中蛇髮女怪。人看見她的臉，即刻變爲石頭。

——譯者。

② 蕭邦 (Frederic Francois Chopin, 1809-1849) 波蘭極有天才之鋼琴家。名作有夜

曲等。——譯者。

在骨子裏的粗魯的鄉下洗衣婦不要時常露出臉來，好像爛白菜的氣味透過名貴的琥珀香似的，她可算是能顛倒一切男子的；再有龍雲黛公主，她遭逢着這樣的不幸：她的丈夫有一個好差使了，忽然， Dieu Sait pourquoi（天知道爲什麼緣故，）他毆傷了市長，偷了兩萬盧布公帑，挾款潛逃；還有一位善笑的公主咕咕；一位工釐的公主喳喳。她們都把本國人撇在一邊，對他們不予理睬，禮貌不加，讓我們也把她們撇在一邊罷，撇開這些美麗的太太小姐們，讓我們離開俄羅斯樹，離開它坐着的穿了華貴的卻毫無風韻的衣服的仕女們。願上帝去解救她們，引她們脫離這消滅她們的無聊的哀愁罷。

原书空白页

二

「難得」俄羅斯樹二幾步遠，在一家氣味濃郁咖啡店前面的一張桌子旁邊，坐着一個清秀的男
子，年齡三十二左右，中等身材，體格很強，皮色微黑，有着一副器宇軒昂的和悅的面孔。他上
身向前俯俯，雙手交疊在手杖上坐着，看那副瀟灑自然的神氣，好像他在某不會想到有旁人在
注意他留心他似的。他的大而富有表情的棕黃色的眼睛悠然不迫地凝視着周圍，薄脣爲子避免
陽光的直射，便聳成一條細刻於是又定睛凝視在他身邊走過的什麼奇怪的人物，同時一
絲孩子般的微笑，輕輕地撩動他美麗的口脣，嘴唇，和翹起的短下巴。他穿着一件寬大的德國
裁製的外衣，灰色的軟呢帽把他寬廣的額角遮住了半截。在初眼看來，他給人的印象便是一個
正直誠實聰明練達的頗有自恃的青年，正如世界上許多青年一樣。他好像是在久候的工作之後
來作一番休息。好像要從這展開在他的眼前的風景中尋找一點最純粹天真的娛樂，因爲他馳騁
想在很遠很遠的地方，而這種思想，也在移動着，在和目前完全不相同的一個世界裏。他裏一個
俄國人；他的名字叫做格里哥利。塔哈格米奇。奧維諾夫。人羣在蘇聯市中交織着，像
我們既然早還要和他相識，那末把他的並不怎樣複雜和有趣味的過去借一會數語來說說一

下，也是需要的罷。

他是一個眼如靈眸的平民出身的退職官吏的兒子，一般人諒必料想他在都市中受教育，卻並不然，他是在鄉村間培植的。他的母親是個名門貴胄，皇家女塾的學生。她是一個心地良善的熱情的女子，可並不是沒有性格。雖則她比她丈夫年紀小二十歲，她卻儘可能地把他改造過來，把他從小官僚的生活軌道中拖出來，叫他過着地主的生活方式，把他的暴戾固執的性格化得柔和，化得優雅。全靠她，他開始服裝穿得整潔了，行動舉止也彬彬有禮起來；他開始尊敬讀書人，看重學問；——雖則，不消說，他手裏是從不拿起書本的——他不賭咒罵人了，多方努力不慳微自己。他終至於也做到了走路也走得步履安祥，說話也低聲和氣，並且只限於談些高尚的題材，這些是費了他不少氣力的。「啊！這渾蛋東西真該揍一頓！」有時他心裏這樣想，但是口頭上他卻大聲說：「是，是，這樣……當然……這值得考慮。」里維諾夫的母親照着歐洲風習管理家政；她使喚婢僕，不用親熱的「您」，而用多數的「你們」，從來不准任何人坐在桌上吃得過飽發呆。至於管理地產的方畧呢，那便不是她和她的丈夫所能爲力了，她有一塊土地，很久以來便一任荒廢；這塊土地面積很廣，還有各色各樣的有用的附屬，有森林也有湖沼，湖沼的邊沿，從前還有一座工廠，是一個熱心的可沒有經營能力的地主建築的，曾經在一

個奸刁的商人手裏興旺過一時，而在一個良善的德國經理的監督管理之下完全虧折。里維諾夫夫人倒很知足，只要不把地產落到別人手裏，不欠賬，便引爲滿意了。不幸她缺乏一點兒健康，在她的兒子進莫斯科大學的那一年便因肺癆症死了。爲了一場風波，（讀者以後便會知道）里維諾夫沒有修完大學的課程，便跑回鄉下的老家，在那兒，不做事，不交遊。沒有朋友，開蕩了一些辰光。多謝當地的鄉紳，他們並沒有懂得西歐「地主不在主義」的弊害理論，僅是爲了家傳的信念說「自己的襯衫貼肉」，對里維諾夫白眼相加，所以他在二一八五五年被徵去當

● 地主不在耕作法：（Absenteeism）這是在地主和佃農中間添了一個經理人或代管人的耕作法。源於地主終年在外遊歷，所以不得不找人代管。這方法弊害很多：第一，土地的租期不長，整理施肥都只顧目前；地主又對土地忽略不加改良，以致地土漸漸瘦瘠，出產減低。第二，經理人只知居間牟利，剝削農民。原來供給地主和佃農兩戶的糧食，現在却要供給第三戶了。——譯者。

● 這句話大概是「自己的子女貼親」，他們不肯讓自己的兒子去當兵，所以便把里維諾夫弄去入伍了。——譯者。

兵了，克里米之役，他在裏海邊上泥屋中駐紮了六個月，沒見過「聯軍」半個影子。害了一場傷寒症，險些兒把性命送掉。這之後，當然不是沒有不愉快的經驗的，他在貴族驕縱裏服務了一些時間。當他回到鄉間小住之後，他愛好起耕種來了。他發現了她母親的地產，在他的老邁病弱的父親的疏忽無力的管理之下，年中收穫不到十分之一的出產，倘若交給有經驗有技術的手中，是可以把它完全變成一個黃金窟的。但是他也發現到，他所缺少的正是經驗和技術——於是他跑到外國去學農業和工藝，從初步入門學起。他在麥克倫堡，錫羅西亞，卡爾斯盧安度過了四年多的時日，他遊歷了比利時和英格蘭。他一心一意地用功學習，搜羅各方面的智識；這智識的獲得大不容易，但是他始終不懈，克勝了困難，而現在，他信任自己，信任他的將來，信任他的對於鄉里隣人將有所貢獻，也許對整個地方能有所效勞，他預備回家了，那兒，他的父親，爲了農奴解放啦，地產重新分配啦，農奴翻身啦，總而言之，爲了一切新的制度發愁，弄得完全莫名其妙，在寄給他的每一封信裏都帶着絕望的懇請和祈求，要他的兒子趕快回來。但是他爲什麼滯留在巴登？

夫人——他滯留在巴登，因爲他一天又一天地盼望他的表妹，他的未婚妻，泰雅娜。彼得羅夫娜。薛斯它夫的到來。他在幼小時便和她認識，並且曾在德萊斯登她姑姑家裏和她同度過一個春天。

和夏天。他藉這位青年女親眷懷着一種真摯的愛慕和尊敬，在他的乏味的預備工作結束之後，在他準備踏入一個新的境地，開始一種腳踏實地的非官場的事業的當兒，因為她是他所鍾愛的女人，又是他的同伴和朋友，就向她求婚，要求把她的生命和他的連結在一起——同安樂，同憂患，同勞苦，同休息，引用英國人的一句話，就是 *for better, for worse*。（好也好，歹也好。）她答應了。他須得回卡爾斯盧安去，因為他的書物，抄本，行李都留在那兒……但是你還得要問，他爲什麼留在巴登？

他滯留在巴登，因爲撫育泰雅娜長大的姑母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薛斯它夫，一位五十五歲未出嫁的老處女，一位心地良善，正直誠實而有點兒孤傲的靈魂，極容易燃起捨己獻身的熱火的自由主義者，一位 *esprit fort*（意志堅強者），——她讀過史得勞斯^①的作品，雖然她把這椿事瞞着她的甥女——一位民主思想者，貴族政治和時流社會的死對頭，可是她，抑不住誘惑，想在比方如巴登這樣時髦的地方瞧一瞧貴族的社會……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不穿

① 史得勞斯·大概是指 (Frederic Adolphe Strauss, 1817-1885) 德國小說家。——譯者

硬裙子，^①斑白的頭髮剪成短短的一圈，但是對奢侈和華麗卻暗地私心愛好着，拿這些來嘲罵一頓或表示對它們的輕蔑便是她頂歡喜的消遣。誰能够拒絕這位好老太太，不讓她鬧開心呢？但是里維諾夫是這樣地誇耀，從容，這樣地懷着自信譏視着他的周圍，因為他的生活是這樣清楚地描劃出在他的面前，因為他的前程是確定的，因為他以自己的前程自傲，並且以這親手製造出來的事業而欣然得意。

① 硬裙子：（Caroline）用鋼骨撐開的裙子。——譯者。

「哈！哈！」他在這兒！」里維諾夫突然在耳朵根聽到一陣尖急的聲音，一隻肥滿的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擡起頭來，發見了原來是他的寥寥可數的莫斯科舊友中間的一個，姓巴倍夫，一位老好的一點沒有脾氣同時一點也沒有用的傢伙。他不再是年青了，一條軟綿綿的鼻子和鬆弛的顴肉，好像放在開水裏泡過似的，頭髮油污蓬亂，身材矮胖。老是有錢，老是不論在什麼事情上面都大驚小怪，羅斯蒂斯拉夫·巴倍夫沒有目標地，哄哄鬧鬧地，在我們長受罪的萬物之母的地球表面上，漂泊來去。

「真是他鄉遇故知啦！」他又說，睜着肥得沒縫的細眼睛，嚙出兩片肥厚的嘴唇皮，在這上面，幾根疎疎落落的染色的鬍子生得怪難看的。「啊，巴登，統天下的人都像黑亮虫般地奔集到這兒來了！你是怎樣來的，格里夏？」

● 格里夏：格里哥利的賤稱。——譯者。

巴倍夫對不論什麼人都用敬名稱呼的。

『我到這裏三天了。』

『從那兒來？』

『你問它幹麼？』

『真說得好，問它幹麼？但是等一等，等一等，格里夏，也許還沒有留心到剛才誰來了這裏哩！谷柏廖夫本人來了，道里哩！他親身到這裏來！昨天，從漢得爾堡來的。你當然知道他的罷。』

『我聽過別人說起他。』

『竟沒有一面之緣麼？天！立刻，就在這一分鐘內我非拉你一道兒去見見他不可。不認識這樣的一個人！啊，順便……這一位是伏羅希洛夫……且慢，格里夏，恐怕你連他也不認識，我很榮幸替你們彼此介紹。兩位都是有學問的人！他是二隻鳳凰，真的！大家抱吻罷！』

● 俄國人的名字，可分三部分。第一字是敬名，第二字是父名，最後是姓。直稱敬名，是不客氣的。——譯者。

「你讀過這部作品沒有？」

「不，我沒有讀過；這真是一樁傳揚不得的祕密；但是從谷柏廖夫那兒可以得到一切你所期待的，是的，一切！」巴倍夫緊握著兩手歎了口氣。「啊，假使俄羅斯多產生了兩三個像他那樣的天才，啊，我們所見到的將是怎樣的另一番面目！天哪！讓我告訴你一樁事，格里夏：無論你近來從事於何項事業——我可不知道你大致在幹什麼事業——無論你有何種信仰——我也不知道你的信仰——從谷柏廖夫那兒，總有點什麼可以給你指示的。可惜他不在此地久住。時哉不可失，我們必得去。去他那兒，去他那兒！」

道：「一個路過的紅鬚髮的闊大少，低矮的帽冠上飾着一條天藍色的絲帶的，回過頭來，帶着譏嘲的微笑，從眼鏡底下朝巴倍夫盯了一眼，里維諾夫惱了。」

「你嘩啦啦嘩啦啦什麼啦？」他說：「別人當你在趕獵，嚇着獵狗呢，我晚飯都還沒吃哩！」

「這算得什麼！我們馬上可以到魏佩爾夫……三個人一起……好極了！」他又輕輕地添問了一句：「你有錢替我惠鈔麼？」

「有，有，只是，我不曉得——」

「請你不要多說：你得謝謝我，他一定高興去的。啊，天哪！」巴倍夫自己打斷了自己的

話。「他們在奏「歐那尼」最後的一段了。多麼美！……O som……mo Carlo……說來見笑，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一下子就會流淚了。喂，寒蒙·揚科夫列未奇，我們一道去麼，嘍？」

一直站着沒動仍舊裝着剛纔那副筆挺莊嚴樣子的伏羅希洛夫，會意地垂下眼皮，繃一繃眉頭，在牙齒縫裏嚙嚙地漏出幾句話：……但是沒有拒絕；里維諾夫想：「算了罷，去也無妨，好在我儘有時間。」巴倍夫攬上他的臂。在轉身到咖啡館去之前，他向隨術會俱樂部之著名賣花女郎伊莎佩招呼：他心想向她買一束花。但是這貴族的賣花女睬也不睬；真的，憑什麼能够引她走近一位不戴手套，穿一件骯髒的斜紋布短上衣、條花領帶，皮鞋後跟都磨平了的在巴黎素未見過的男子呢？於是伏羅希洛夫朝她招呼，她跑過來了，他從她的花籃裏揀了一束小小的紫羅蘭，投下一個弗羅林，^①他想他的豪爽會給她一驚，可是她眉角兒鬢都不震，而，當他轉過

① 歐那尼 (Ernani) 意大利四幕歌劇。取材於雨果的劇本歐那尼。E. M. Piave 編劇。

G. Verdi 作譜。一八四四年三月九日在威尼斯新劇院處女上演。O Sommo Carlo (譯者) 之極峯 (係該歌劇中第三幕，七人合唱。爲 Verdi 生平精采刀作。——譯者。

② 弗羅林 (forin) 一八四九年來通行之英國銀幣。約值二先令。——譯者。

頭來的時候，反而鄙夷地掬一掬唾屑。伏羅希洛夫衣服穿得很時髦，可說是很華貴的，但是在巴黎姑娘有經驗的眼睛裏，從他的態度上，從他的舉止和走路姿勢上，帶着幾分憂鬱的早期軍事訓練的痕迹——士便立刻可以看出他是缺少矯派的單純的「式克」的。

當我們的朋友們在魏爾爾的正廳餐室揀個位置坐下來，點了茶之後，他們便開始談話了。巴倍夫談起谷相慶夫所占的極大的重要性，說得很響亮，很熱烈，但是一下子停止說話了，只是喘息着啾啾作聲地咀嚼着。酒，乾過一杯又是一杯。伏羅希洛夫吃得很少，好像勉強應酬似的。他問起里維諾夫的工作是什麼性質，接着便發揮他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和剛繼發間的里維諾夫的工作性質倒很少關連，而是對其他各色各樣的一般問題發的……突然他熱情起來了，好像一匹野性發作的奔馬，勇敢大膽的，剛毅果決的，把每一個字每一個音節都咬得着着實實，給它一個應有的分量，好像一個有把握的應最後一場考試的見習軍官，帶着一種急激的不得體的姿勢說着。因為沒有人去攔阻，他便一刻刻地越說越流利，越說越起勁了，好像在宣讀一篇論文或一篇演講。最近的幾位科學界權威的名字——連同他們的生卒年月——顯出版

● 式克 (Chic) 意云時髦，摩登，風雅。——譯者。

的小冊子的標題，以及許多名字，名字，名字……從他的舌尖上驟雨般傾瀉下來，予他以極

大的滿足，這在他被光的眼晴中反映出來。伏羅希洛夫仔細地掃視一切，的，的，中有現代

文化的精華，最新近最高深的科學理論的要點，才值得評說，他提起，雖則有點半頭不對馬嘴

，一位譯作安本哲兒醫師的關於美國漢姆凡尼亞州牢獄生活的書，或者是昨天 Asiatic Jon

nal (亞細亞雜誌) 上刊登的關於「吠羅」經典和「印度古筆記」的文章，(他把 Journal 譯成

字讀成英國籍曰譯成他意譯成「吠羅」經典和「印度古筆記」的文章，(他把 Journal 譯成

雜誌夫藉着翻譯竟可辨別來斷定竟有項是傳傳事關。一會時他談到蘇聯的歷史。在歷史上

的地位：一會兒又翻到古史，翻到彼得大帝和又談到蘇聯的歷史。在歷史上

① 蘇聯戰 (Soviet War) 古史史蹟與史蹟。古史史蹟與史蹟。古史史蹟與史蹟。古史史蹟與史蹟。

② 克勒民族 (Slavic) 歐洲古民族。克勒民族。克勒民族。克勒民族。克勒民族。克勒民族。克勒民族。

③ 蘭，威爾斯，蘇格蘭高原及法蘭北境。蘭，威爾斯，蘇格蘭高原及法蘭北境。蘭，威爾斯，蘇格蘭高原及法蘭北境。

④ 伊齊尼石刻 (Aeginetan Marbles) 一八一一年在希臘 Aegina 島發見的約石刻，為紀元

前五世紀的古代雕刻物。前五世紀的古代雕刻物。前五世紀的古代雕刻物。前五世紀的古代雕刻物。

⑤ 斐地亞斯 (Phedias, 500-430 B. C.) 古雅典雕刻家。斐地亞斯 (Phedias, 500-430 B. C.) 古雅典雕刻家。

⑥ 赫羅多塔 (Herodotus) 古希臘歷史學家。赫羅多塔 (Herodotus) 古希臘歷史學家。赫羅多塔 (Herodotus) 古希臘歷史學家。

的彫刻家耶尼塔斯，^①可是這位彫刻家到他的手裏又變成了約拿單，^②弄得全部的談話又像靈經故事又帶點詩史的味兒；接着他又一跳跳到政治經濟學，稱巴斯夏^③爲笨伯，蠢貨，『和

① 耶尼塔斯·(Oenias)希臘伊齊尼島雕刻家。生卒年月不可考。僅知其曾與Plato-

合作雕刻雅典神廟。——譯者。

② 約拿單 (Jonathān) 古代以色列民族之王，掃羅之子，大衛王之保護者。死於基利波

戰役 (耶穌降生前一〇五五年)，事見舊約撒母耳記上。和他同名的，有一對美利堅

的兩兄弟，係「共濟會」會員，在美國開國史上替華盛頓總統蓋過不少力的。時人有

諺曰：「請教約拿單兄弟。」這約拿單的名字成了美國人的綽號，正如Dodge 9日之

爲美國人的綽號一樣地普遍。——譯者。

③ 巴斯夏 (Frederic Bastiat, 1801-1830) 法國社會思想家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的學

說帶着濃重的十八世紀的樂觀的自然主義，這就是說：相信 his nature (自然的法則

譯者。

譯者。

亞當斯密^①以及其他「重農主義者」^②一樣的混蛋。」「重農主義？」「巴倍夫緊跟着低聲問……」
「是不是「貴族政治？」」……伏羅希洛夫又一下子把巴倍夫弄得莫名其妙，害他做出一副迷惑的險相，就是在許多談話中間他無意中對麥考萊^③下了一句批評，說他是一個舊式的作家，他的地位應該是被現代歷史科學取而代之了；至於奈斯得^④和黎耳^⑤他宣稱說，那是情不得已提，於是聳一聳肩膀。巴倍夫也聳一聳肩膀。「這一切，沒甚麼由的，在陌生人的面前一古腦兒鑽出來，在咖啡店中……」里維諾夫望着他新朋友美麗的頭髮，明湛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齒想着

① 亞當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蘇格蘭經濟學家，原富論的作者。——譯者。

② 重農主義者 (Physiocrats) 是十八世紀 Quesnay, Gournay 諸人所創的學說。他們的立論是：大地為唯一的富源，社會的組織應該照自然法則 (Jus naturae)。——譯者。

③ 麥考萊 (Baron Macaulay of Rothly, 1800-1859) 英國歷史家，散文作家，政治家，詩人。法國大革命史的作者。——譯者。

④ 奈斯得 (Kodolphe Crues) 德國自由主義派政治家。黎耳 (Wilhelm Heinrich Mehl) 德國作家，關於政治經濟史地著作甚夥。——譯者。

⑤ 伏其曼 (F. von Schlegel) 德國作家，關於政治經濟史地著作甚夥。——譯者。

，（尤其是看了那副醜態般潔白的關牙齒和不合拍揮舞着的手，他覺得非常不順眼，）「而他，笑都不會笑過一次；縱然如此，他好像還得是一個好人，完全不值人情世故似的。」伏羅希洛夫終於平靜下來了，他的年青光亮而尖銳的小公雞似的聲音有點兒啞啞了……巴格夫抓住這機會發出一聲譁，又是隨聲兒逃出現來來了。誰副哭喪臉和哭腔，使得象他們近旁的一張桌子上坐着的幾家英國人露出訝異的臉色交誼互致。一張桌上，坐着一個巴格夫和一個戴了香花式的假髮的男子，却吃吃地笑了。待着還上眼單來，朋友們付了錢。

「好囉！巴格夫吃力地從椅上站起來，一現在，喝了這杯酒，趕快走。」他又在大門口站住，那不可交地用柔軟被註的手指指着他，巴格夫和羅維德夫說道，「那兒，是我這們的俄羅斯！你們對她作何感想？……」

露出來，「俄羅斯，由……」里維德夫想說美語的頭髮，那當的期間時這……」

「俄羅斯，是的，」里維德夫想：「這時候伏羅希洛夫實際上已經恢復剛才那副一心專注的熱情了，又是謙遜地微笑一下，兩隻皮鞋後眼輕輕地拍的碰了一下。」

五分鐘後他們三個人一同奔上史丹宜。尼哥拉未奇。谷柏廖夫下榻的一家旅館的樓梯……

一位戴一頂有黑紗面幕的帽子的修長苗條的貴婦人，從樓梯上匆匆地跑下來。她一瞥見里維德夫，突然回過頭來朝他看了看，好像猶疑似地站住了。她的眼裏面紗的褶皺顯出眼下的險惡當面……

不由得泛起一陣紅暈，接着很快地蒼白了；但是里維諾夫並沒有注意封鎖。貴婦人比邁騰的脚
步更來得急促地，跑下寬闊的梯級。

原书空白页

「這是一位格利哥利·里維諾夫，好青年，純正的俄羅斯魂。我來推薦給你」，巴倍夫噙着，

說，引里維諾夫見一個身材矮短鄉下地主模樣的男子，這男子的硬領沒加扣，穿一件短外套，一條灰色的早晨便褲，披着一雙拖鞋，站在光線充足器具非常講究的旅館房間的中央：「這一位」巴倍夫回頭向里維諾夫說，「便是他，便是他本人，懂麼？那末，一句話，谷柏廖夫。」

里維諾夫好奇地望着「他本人。」初眼看來這人的身上並沒有什麼異乎常人的地方。他所見到的是一位外表有幾分粗蠢相的體面紳士。前額廣闊，大眼睛，厚嘴唇，濃鬍子，粗頸，眼光打斜只往地上瞧。這位紳士敷衍地笑了笑，說「噫……啊……很好……我非凡高興……」

伸重檢一檢鬍鬚，登時轉過身，把屁股刮着里維諾夫，帶着舒緩的怪樣的搖擺在地氈上踱了幾步，好像怕人聽見似的偷偷閃閃地走着。谷柏廖夫有一種習慣，老愛走來走去，用他長而堅硬的指甲巴一巴捋一捋鬍子。在這房間裏除了谷柏廖夫之外還有一位年紀五十左右的老婦人，穿一身破舊的絲質長袍，實得和檸檬一樣的非常鹽滯的臉，上唇生着黑鬚毛，眼睛滴溜溜地轉，好像要爆出來；另外還有一位矮胖男子，駝着腰坐在角落裏。

「噢，將要的老再婚嗎？」老蒙諾夫問，顯然他認為沒有替她

介紹老蒙諾夫的必要，開口問她說：「你剛纔說點什麼？」

「這位婦女（她的名字叫做瑪得羅娜·蒙蒙諾夫娜·蘇亨威爾夫）她是一個寡婦，沒有孩

子，也沒有錢，兩年來只是東漂西泊，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立刻開始以異樣的義憤填膺

的激憤論：『蒙蒙諾夫，你這人真不識抬舉，你這人真不識抬舉，你這人真不識抬舉，你這人真不識抬舉。』

於是她求助那條公路上對她說：『開下。』以你這人真不識抬舉，你這人真不識抬舉，你這人真不識抬舉，你這人真不識抬舉。

『難道要化裝作茶壺？你，』他說：『可不能不尊敬我，我的熱情。』他又說：『在舊時代，

還能製造出一個人去代替他的那根麼？』你們想這位公使打這使受過這種教育的程度高，

這位的權裏在構處嗎？』

『他怎樣隨着呢？』谷伯摩夫問，帶着思索的詩氣，『他隨着呢？』

『老婦人裝一挺腰帶，伸出皮包骨頭的手，翻起一個食指，對她說：『我，』

『他喊了誰差來，對他說：『馬上，替我剝下這傢伙的外衣，剝下來的衣服你拿走就是，

我賞給你。』

『聽差把他的外衣剝下了麼？』巴格夫揮着手問。

「那一個講理斯得拉它夫·峰比登？」谷柏廖夫問，「住在喀山那傢伙麼？」

「就是他。你知道，史丹賈·尼哥拉未奇，有個流言說他從承包工程的或釀酒精的或別的什麼人手裏賺了一筆賄。但是這句話是誰說的？貝利略諾夫說的！怎能够相信貝利略諾夫呢，誰都知道他只是一個——偵探。」

「不，對不起，瑪得羅娜·塞蒙諾夫娜，」巴格夫插口道，「貝利略諾夫是我的朋友，他並不是偵探。」

「是的，是的，他的確是一個偵探！」谷柏廖夫道，「請你聽我說——」

「一個偵探，一個偵探！」蘇亨威珂夫夫人尖聲喊叫着。

「不，不，等一等，讓我告訴你，」巴格夫也尖叫着。

「一個偵探，一個偵探，」蘇亨威珂夫夫人堅持。

「不，不！你可是指塔列瓦夫？那又是另一回事，」巴格夫用全部的節量吼道。

蘇亨威珂夫夫人靜默了一會兒。

「我知道關於他的一樁事實，」巴格夫用平常說話的低聲說，「當他爲薩密察察傳訊的時候，」

候，他俯倒在卜刺岑喀爾帕夫伯爵夫人的腳前哀求道：「救救我，替我說說情罷！」但是貝勒諾諾夫決不會鄙辱到這地步。」

「噢……坦塔列葉夫……」各伯爵夫婦喃喃地說，「這……這種人我們應該注意。」

卜刺岑喀爾帕夫夫人輕蔑地聳一聳肩膀。

「都是一邱之貉，」她說，「但是我還有一個更妙的關於坦塔列葉夫的故事。誰都知道的，他對付起農奴們來是一個魔王，但是他自稱是農奴解放者。卻說有一次，他坐在巴黎的一位朋友家裏，突然間進來了毗荖爾·史倍安夫人。你知道，黑奴籲天錄。坦塔列葉夫是一個異常歡喜出風頭的人，他要求主人給他介紹；但是史倍安夫人一聽到他的名字：「什麼？」她說，「他想自薦到黑奴籲天錄的作者的面前來麼？」於是「拍」地在他的額上打了一個耳光！「滾罷！」她說，「馬上滾！」你想他怎樣？坦塔列葉夫拿了帽子，垂頭喪氣地溜走了。」

「我想這說來未免誇張，」巴倍夫說。「滾罷，」她當然說過，這是事實，但是她不會

● 畢荖爾·史倍安夫人 (Mrs. Rachel Stone, 1812-1899) 美國女文學家，黑奴籲天錄

(Uncle Tom's Cabin) 的作者。——譯者。

打他耳光！(The John's Own) 說得真。

他摸了摸耳光，然後才他耳光。『在學成到夫夫大帝著皇帝的愛德說才編說，並未插這話』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從來不曾說過這話。我對夫夫的朋友不我』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從來不曾說過這話。我對夫夫的朋友不我』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從來不曾說過這話。我對夫夫的朋友不我』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從來不曾說過這話。我對夫夫的朋友不我』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從來不曾說過這話。我對夫夫的朋友不我』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從來不曾說過這話。我對夫夫的朋友不我』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從來不曾說過這話。我對夫夫的朋友不我』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從來不曾說過這話。我對夫夫的朋友不我』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從來不曾說過這話。我對夫夫的朋友不我』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從來不曾說過這話。我對夫夫的朋友不我』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從來不曾說過這話。我對夫夫的朋友不我』

「爲什麼？」

「因爲我現在沒有時間；我只想着一樁事，縫衣機。」

「什麼機？」里維諾夫問。

「縫衣機，縫衣機，每一個女子都購置一架縫衣機，大家來組織一個團體；這樣就可以賺得各人的衣食，立刻就能够自立了。否則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得到解放的。這是一個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社會問題。我曾經拿這問題和波列斯拉夫·史丹特尼茨基辯論過。波列斯拉夫·史丹特尼茨基頗有幾分特異的天分，但是他把這樁事情看得非常輕薄，他什麼也不說，只是笑。呆虫！」

「時辰到了大家都得起來滑算，以彼所施於人的還施其身，」谷柏膠夫半敷衍半預言似地從容不迫地說，

「是啊，是啊，」巴倍夫承着他的口氣，「以彼所施於人的還施其身，一點兒也不錯，還施其身。但是，史丹貴。瓦哥拉未奇，」他放低聲音添了一句，「你的偉大作品進行得怎樣？」

「我正在搜集材料，」谷柏膠夫繞一繞頭回答道；於是轉臉朝着里維諾夫——這時候他正被這些雜七夾八的不熟識的名字和背後嚴厲的瘋狂弄得頭昏了問起——他的志趣是在那一方面。

里維諾夫滿足了他的好奇心。

「啊！這是說，自然科學。當作一種進修，這是很有用的；當作進修，不能作為最終標識。」

「眼前的目標應該是……應該……應該是另一回事。容許我問你的見解怎樣？」

「什麼見解？」

「是的，這就是，說得確切點，你有什麼政治見解？」

里維諾夫微笑了。

「嚴格地說，我沒有政治見解。」

坐在角落裏的矮胖男子聽到這句話便急速地擡起頭來，注意地聽着里維諾夫。

「這怎麼成？」谷柏摩夫帶着一種特殊的和顏悅色說。「你是尚然沒有思索到這問題呢，

還是覺得厭倦了？」

「我得怎麼說呢？我以為，我們俄國人要什麼政治見解或者假定自以為有什麼政治見解，

還還嫌太早了點。請注意我所指的「政治」是憲法定的意義而言的，至於——」

「啊！他是屬於思想沒有成熟的那一羣的，」谷柏摩夫以同樣的和顏悅色的態度打斷里維

諾夫的話，於是走近伏羅希洛夫，問他讀過他贈送給他的小冊子沒有。

「你這前浴夫白頭門後不會說話，只是皺一皺眉頭，翻一翻白眼，這使得里維諾夫好生奇怪。照例，他或則開玩笑一番，或則滔滔不閉口的。」

「你這前浴夫白頭門後不會說話，只是皺一皺眉頭，翻一翻白眼，這使得里維諾夫好生奇怪。照例，他或則開玩笑一番，或則滔滔不閉口的。」

「你這前浴夫白頭門後不會說話，只是皺一皺眉頭，翻一翻白眼，這使得里維諾夫好生奇怪。照例，他或則開玩笑一番，或則滔滔不閉口的。」

「你這前浴夫白頭門後不會說話，只是皺一皺眉頭，翻一翻白眼，這使得里維諾夫好生奇怪。照例，他或則開玩笑一番，或則滔滔不閉口的。」

「你這前浴夫白頭門後不會說話，只是皺一皺眉頭，翻一翻白眼，這使得里維諾夫好生奇怪。照例，他或則開玩笑一番，或則滔滔不閉口的。」

「你這前浴夫白頭門後不會說話，只是皺一皺眉頭，翻一翻白眼，這使得里維諾夫好生奇怪。照例，他或則開玩笑一番，或則滔滔不閉口的。」

「你這前浴夫白頭門後不會說話，只是皺一皺眉頭，翻一翻白眼，這使得里維諾夫好生奇怪。照例，他或則開玩笑一番，或則滔滔不閉口的。」

題

……

……

……

「你呢，史丹賈·尼哥拉未奇，你對於「每人應得的田畝數」的意見怎樣？」伏羅希洛夫以尊嚴的態度的聲音問。……

① 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1825-64) 德國勞工運動領袖。他是第一個社會政治性

的德國勞工團體 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的首倡者。(一八六三年。

……) 他相信「工資鐵則」的理論，主張由政府將資金貸給勞動者，組織生產合作社，

故可以說是完全與政府採取合作，而不採取鬥爭方式的。許茲·達里茨須 (Herrn

……) 的理論則異是。他主張組織自給自足的合作社，不賴

政府援助。當時兩派爭辯甚烈。許茲會設立信用合作銀行，成績極佳。一八六七年

普魯士那批准了合作法，(一八八九年成爲帝國憲法的一部份) 他的功勞是不可沒

的。……譯者。

……勞工同盟 (Arbeitervereine) 一種自由參加的勞工組織，目的在履行廢約，保障利益。……

…… 譯者。……

「……還有」土地共同耕作制度。」谷柏廖夫說，他深深思索了，咬着一撮鬚子，眼

睛盯在桌腳上。「土地共同耕作制度，你懂得麼？這是一個大字眼！那末那些原來的火勢的意

義何在呢？那些……那些……政府對於主日學校，」

「閱讀處，軍事雜誌的嚴密手段，和拒絕農

民在保險花們帶來地稅的稅費上簽字？說罷了，一句，波蘭發生了什麼事動亂？你看到麼……」

……「我們……我們要和民衆聯合起來……找出……我思他們的意見……突然間像一

些沉重的幾乎是憤怒的情緒占有了他，他臉也發青，呼吸急促起來，但是眼睛仍發不離地面，

「硬咬着鬚鬚。」難道你不看見——」

「葉夫斯葉夫是個渾蛋！」蘇亨或珂夫夫人突然高聲地喊。原來巴倍夫在低聲地和她說話，

什麼話，沒有顧到這裏的主人。谷柏廖夫急速地轉過腳跟，於是又開始在室內拐着。八六三。

新的賓客到來了；在黃昏舞臺的時分聚集了相當多的人。在這屋子的中間，也來了葉夫

和葉夫先生；就是剛纔被蘇亨或珂夫夫人那樣刻毒地罵過過的。他卻立刻眉花眼笑地和他談

話了。並且要他伴送她回家。這兒也來了一位姓比須黎金的，一個理想的舞臺調停員。

● 主日學校：星期日的勞工補習學校，內容多側重於宗教。——Harpwood 英譯本註。

● 這種人，也許正是俄羅斯眼前所急於需要的——這就是說，一位膚淺的，沒有學問，沒有大天才，但是有良心，忍耐，正直的人。在他管理之下的農區裏的農民痛直崇拜他，而他也把自己看得很尊嚴，好像價值和考教的人一樣。這兒，也來了好幾位軍官，他們利用短短的假期溜到歐洲來，偷閒地享受一下和知識分子——甚至於相當危險的人物——扯談幾句的機會。雖則當然是小心翼翼的，腦子裏總忘不了他們的司令官；兩個精瘦的從漢堡堡來的學生忽忽忙忙地跑進來，一個很輕蔑地望一望四周，另一個卻開歡地吃吃地笑，——兩副尷尬樣子；跟在他們後面，一個個作試探的眼神，（小笑子）的法國人闖進來；態度猥褻，傻頭傻腦，可憐樣兒……他在他們 *Commissaires*（江潮客商）中間頗有點小名氣，說是俄國的伯爵夫人們都愛上了她；至於她自己，她的念頭漸漸集中在怎樣可以揩油吃一頓白食；最後出現的便是底堤，軍達空夫，外貌像個愛胡鬧的德國大學生，實際是個穿財庫，說話談恐怖黨，職業是觀察官；與俄羅斯商人辭和巴黎妓女的老相好，禿頂，無牙，嗜酒；他到來時臉孔紅腫腫的，嚇得爛醉。

pool 英譯本註。

硬說是他把最後的錢和戈貝克都輸給連尼屈那若了；實際上他倒贏了十六個盾……總而言之，這裏聚着很多人。可注意的——真值得注意的——凡是這些人都把谷柏處夫看作導師，領袖，對他表示尊敬；他們把自己的意見都呈在他的面前，交給他評判；而他只是喃喃地，捋一捋鬍子，翻一翻眼珠子，說一些斷續的，無意義的語句，卻立刻被他們視作至高的智慧的談吐。谷柏處夫自己很少參加討論；但是別人卻盡量提起喉嚨使得他聽見。有好多次三四個人齊同地喊了十來分鐘，而結果大家都霧尼而瞭解了。談話一直延長到半夜後，這談話和普通談話不同的就是它照例有各色各樣無數的問題。蘇亨威爾夫夫人談到加里波底，談到曾被自己索裏的農奴毒打一頓的某某加爾·伊凡諾米奇，談到拿破崙第三，談到婦女的工作，談到一位名叫普列斯加爾夫的商人，他存心害死了十二個女工，而他得到一塊獎章，文曰：「急公好義。」

● 戈貝克：(Kopeck) 俄國最低錢幣單位。和我國銅子兒差不多。而：(Ruble) 又稱「羅布」一種銀幣，值二先令左右。——譯者。——

● 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 意大利愛國主義者，復興三傑之一。自
● 普列斯加爾夫：(Prestigiacchi) 加里波底前領事官。——譯者。——

她談到勞動階級，談到用天羅網把自己妻子的喬治亞邦公爵米克基老夫，又談到俄羅斯的將來。比須察金也談到俄羅斯的將來，談到酒精專賣，談到民族主義的重要性，談到他如何憎惡一切卑俗的東西。伏羅希洛夫又突然爆發了；他，一口氣，幾乎噁住了自己，提起了特萊普爾，維爾喬，薛賓諾夫，畢查，蘇漢諾夫，斯密爾，雷談，生理學家約翰·穆勒和歷史學家約翰·穆勒。——顯然他們弄混了——戴納，賴能，削卜夫；於是托瑪斯·奈須，皮理，格林。

時局表。(Mons. Brand) 法國東南部精河爾早浪山洲 (Vibe) 的其高峯，海拔一千八百一

① 這裏，屠格涅夫把伏羅希洛夫寫成一洞「以其代目」的自詡哲學的典型。這典型，

長一開車古今中外是屢見不鮮的。試蘇伏羅希洛夫口中所引的人物加以分析：特萊普爾 (on

美國地理，H. Van Driest, 1811-82) 是美國的化學家和生理學家。維爾喬 (Radolf Virelow, 1821-

一之真圖 1902) 是德國物理學家。赫漢諾茲 (Helmholtz, 1821-94) 發明聲浪學說的物理學家。

西爾斯其 戴納 (H. A. Taine, 1828-83) 和賴能 (E. Renan 1823-92) 兩位法國大批評家。托瑪斯

約翰夫其 奈須 (Thomas Nash, 1567-1601) 皮理 (George Pele, 1558?-97?) 格林 (Robert Cree

約翰其 奈須 (1560-92) 三人則都是英國十六世紀的戲劇家。這些上下古今的人物，並沒有相連

的關係，而他，在一口氣中說了出來。

……「這一批是甚麼東西？」巴倍夫莫名其妙地囁囁着，「莎士比亞的劇本們之於莎士比亞，猶阿爾卑斯山脈之於勃朗峯」也。「伏羅希洛夫扼要地說了一句，接着也談起了俄羅斯的將來。巴倍夫也說起俄羅斯的將來，甚至於把她描寫得如火如荼的顏色；但是他一提到音樂，在這方面他聽見了一些什麼似的，便奮興鼓舞得不得了。「啊！真偉大！」爲要證明這一層他便開始哼一支萬爾曼謾夫的歌，可是立刻便被普遍的嘈喊打斷了，「他在唱『托羅伐它黎歌劇』中的歌美歌」呢：唱得好不難聽」。一位少年軍官在這鬧得沸反盈天的當中，辱罵着俄羅斯的文學；另一個軍官引了「火花」雜誌中的幾首詩；但是底提·津達舍夫更進一步，他宣稱說這些騙子

勃朗峯：(Mont Blanc) 法國東南部阿爾卑斯山脈(Alps)的最高峯，海拔一五七八一呎。譯者。

托羅伐它黎：(Il Trovatore) 意大利四幕歌劇。Cammurano 編劇，Vendi 製譜。取材於西班牙 Antonio Garcia Gutierrez 所作戲劇 El Trovador (歌者，1852)，一八五五年在羅馬阿普羅劇院 (Teatro Apollo) 處女上演。歌劇中幾首讚美歌 (Miserere) 如：Ah, Chais morte, Mira di Acordo 是最膾炙人口的。譯者。

們都得敲落他們的門牙才對……可是只是一句話而已，他並沒有明白指出誰是「驢子」。雪茄煙霧令人窒息，大家發熱而累疲，每人的喉嚨都啞了，眼睛迷糊，汗珠顆顆地滲出在各人的臉。一瓶瓶的冰啤酒拿進來，立刻便喝乾了。「我在說些什麼啦？」一個人問，「我在和誰爭論，爭論點什麼啊？」另一個人說。但是在這喧嘩和煙霧的當中，谷柏廖夫毫不疲倦地和驢先一樣地走來走去，搖到這邊，擺到那邊，搶一搶鬚鬚；一回兒傾聽着，把耳朵側向一個什麼爭論，一回兒插進他自己的幾句話；而每個人都不得已地感覺到，他，谷柏廖夫，是一切的心，他是此間的主人，最主要的人物……

里維諾夫在十點鐘左右開始覺得頭痛得厲害，趁着音調興奮的喧鬧，在無人注意中悄悄地走出來了。蘇亨與珂夫夫人又記起了白爾瓊洛夫公爵一樁新的無道行爲，說他吩咐把一個人的耳朵咬斷。

冰涼的夜氣柔適地裹住里維諾夫發冷的臉，芬芳的微風拂過他枯乾的嘴唇。他沿着暗黑的廣闊走廊，想：「這是什麼？我聽見了幾聲人聲，他們爲什麼聚在一起，他們叫喊，罵罵又吵，亂吵什麼，爲了什麼？」里維諾夫送了送肩膀，走進維佩斯頓咖啡店，他隨手抓起一張報紙，喊了一份冰。報紙上討論的是羅馬問題，冰又很壞。他憤懣動身回寓了，突然一個戴闊邊帽子的

「谷柏慶夫先生，就是今天在牠的寓所裏我得有會見你的欣幸的，」他說道，「並沒有給我向你介紹，所以，倘使你不嫌冒昧，我來介紹我自己罷：——坡圖董，退變的諸議官，原在聖彼得堡財政部裏服務的。我希望你不會覺得這來得太兀突……我不素諳沒有這樣貿然和別人攀朋友的習慣的……但是和你……」

說到這及坡圖董有點兒訥訥了，他喊侍者替他來一小杯櫻桃酒。「給我一點勇氣；」他微笑著說。

里維諾夫愜感興味地望著這爲機緣所牽引，在今天碰到的一些新人物中最末後的一個大。他登時就想，「他和那批人是不同的。」

其實，他是不同的。坐在里維諾夫前面，用瘦長的手指描着桌的邊緣的是一個肩胛粗闊的男子，短短的兩條腿支撐著一座闊大的咽喉，低垂的鬚曲蓬鬆的毛頭，濃眉底下一雙慧敏的靈敏的眼睛，嘴巴端正，牙齒不大整齊，一條恰正叫作「馬鈴薯」的純真的俄羅斯鼻子；是一個外貌不揚，甚至有幾分怪相的男子；但是却也不俗氣。他衣服穿得很隨便，舊式的外套披在他

身上好像一隻布袋，領結也歪斜得怪難看，他的突如其來的友誼在里維諾夫並不嫌唐突，倒顯得受了恭維而顯得覺得十分舒暢，要說是不出來這男子不慣和陌生人親近的，倒也不見得。

里維諾夫一個個愛他的，他聽過他的狂言亂語，總之是這油然面生的可惡之極。

「不，真的，」里維諾夫回答：「倒相反，我很高興。」

「真的？那末，我也很高興。關於你身上我聽得了許多；我知道你在從事什麼工作，和你的什麼計劃。這是有意義的工作。所以你今晚上緘默着麼？」

「是的；我看你也談得很少，」里維諾夫說。

坡圖室嘆了一聲氣。

「別人說得便夠他夠了。我聽着。怎樣，」他停了停，掀一掀眉毛，帶着一種突梯的表情，又接着說，「你歡喜我們的『巴別塔』麼？」

「你說得真妙極。恰正是一座巴比塔，我一直想問問這些天又先生們究竟在顧些什麼？」
坡圖室又嘆氣了。

「主要點在於他們不認識自己。早些日子，他們將得到一句這樣的批評：『他們是崇高的目的之盲目的機械；』而目前，我們常常引用尖刻一點的形容詞。請注意我並未有絲毫詆毀他們的意思；我還得添一句，他們都是……這是說，幾乎全體的，都是心地頂好的人。比如說蘇亨威珂夫夫人，我確實知道她有幾處好的處所；她把她的財產的最後一文錢都給了她的兩個窮困的姪女。就作算她故意要奪入視聽，沽名釣譽，這當然對她不是沒有影響的。『你還得承認在一個並非富有的婦人這是一樁能可貴的犧牲自己的行為！關於比須泰金，更用不着說，他的屬區裏的農民無疑地會有一天獻給他一個西瓜大的銀樽，或者替他鑄起一張蘇雲頓羅的聖像來長生供養，雖則他會在他感激的言詞中對他們說他不配受這榮寵，但是他說的倒不是真，他配受。你的朋友巴倍夫先生，他有一副好心腸；正如人們所說的詩人揚齊珂齊，坐在講台上，喝着冷冽而歌酒頌，這話在巴倍夫先生身上也挺適合；他的熱情完全沒有目的，可還得是熱情；還有伏羅希洛夫先生，也是性情挺溫厚的人，如同他們的一夥，凡是在學校裏得過獎章

● 巴別塔(Babel) 承約運起埃及人在示拿平原議築登天的高塔，上帝變亂了他們的口音，使人不能彼此言語不通，於是喧嚷了三日之後便停工了。事見創世紀第十一章。譯者。

的人們，他是科學的 *Magister*（傳令官）。縱使他說話歡喜引古證今，但他年紀還青，是的，是的，他們都是好人，但是他們相加的總和等於零。秀麗的作料都是頭挑貨色，而燒出來的菜並不可口。」

里維諾夫越來越驚奇地聽着英國軍：他的舒緩而有自信的詞令中每一字句，每一轉承都流露出他說話的口才和要說話的願望。

事實上，坡圖軍歡喜說話，也說得好；只是，正如一個生命已經受過琢磨浮誇去盡了的人，他以哲人的雍容，等待着，一個好的機會，等待一個和他投契的知心。

「是的，是的，他帶着他特具的一種沮喪而不露悻悻之色的神氣接着說。『一切都是很奇怪。我請你注意幾樁事情：比方說，讓一打英國人聚在一起，他們立刻便會談到海底電信，報紙，或者蘇製老鼠皮的方法——總之，是一些實用的具體的事情；一打德國人在一起，當然

，雪勒斯維克羅斯丹和德意志統一的問題便全部搬上場來；一打法國人呢，則談話無疑不易

雪勒斯維克羅斯丹(Schleswig-Holstein) 德國波羅的海沿海都市。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

四年為普魯士與丹麥爭奪之地。一八六七年終歸入德意志版圖。

她是一些偷香竊玉的勾當，無論你怎樣逗問他們，莫想叫他們不談這些。但是談一打俄國人集
合在一起，於是問題即刻發生了。今晚，你有機會目擊了這一回事。嚴重的問題和俄羅斯
的重要及其將來，而範圍如此廣泛，一直從「開天闢地」說起，沒有事實，也沒有結論。他們
嚼着嚼着這倒霉的問題，好像小孩子嚼一塊鐵皮，正如老話所說，沒有味兒也沒有益處。當然
啦，這些問題當中，腐敗的「西歐」少不得有它的份兒。說也奇怪，這「西歐」不論在那一點都
針砭着我們的短處，而我們偏說她腐敗了！倘使我們出於真心地輕蔑西歐，那猶有可說，」坡
圖軍繼續道，「這話乃不過是一句口頭禪，一些老調。我們痛罵西歐原不妨事，但是我們所惟
一尊重的却又是西歐的意見，這就是說巴黎遊蕩少年的意見……我認識一個人——我想他是一
個好人，——一個家庭的父親，年紀也不輕了；他曾有好幾天心裏老大不舒服，爲了有二次他
在一個巴黎茶館裏喊了個 *une portion de biftek aux pommes de terre*（一份牛肉加點馬鈴薯）
當時一個道地的巴黎人隨即接着喊：*Carconi biftek pommesi*（僕歐！牛肉馬鈴薯）我的朋友
羞死了，之後，他到處喊 *biftek pomme* 也教別人這樣喊。我們的年青驢子走進巴黎妓女的不名
譽的客廳中的那種拘拘束束舉止失措的張皇態度，也給她們吃驚。『噢！』他們想，『難道我
們來到了這樣的地方，在安娜·賈絲里紅家裏！……』

「請告訴我，」里維諾夫接着問，你想憑什麼答柏羅夫毫不容疑地對他周圍的一切人有顯
最影響？是他的天分呢，還是他的才幹？」

「不，不……他身上沒有這類東西……」

「那末是他的入格？」

「也不是，但是他有堅強的意志。我們斯拉夫人，大部份，據我們所知，便是缺乏這一資

質色，於是才願在苦行中苦悶了。奈和長夫先生立意要做一個首領，而每個人也承認他是個首領。

，你看什麼辦法呢？我們把我們的奴隸制度解放出來了，我們好感激萬分，但是奴隸的習慣性在我

們中間是根深蒂固，一時不易把它除去。我們隨時隨地都需要一個主子；照例這主子是一個活

人，有時則是一種漸漸流於了我們的思想所謂「意向」啊什麼的。在此方說，目前我們都是自然

科學的奴隸了……爲什麼？憑什麼理由，我們要把的絲加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呢？這是參不透的

。這好像是我們的天性，但是重要的關鍵就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主子。好了，主子來到我們中

間了：這是說他是我們的，於是我們可以瞧不起一切別的東西，雖然奴隸而已！我們的驕傲

是奴性的，我們的謙恭也是奴性的。新的主子出頭了，舊的便「脚踢開。從前是揚河夫，現在

是揚陀爾了：我們打了揚河夫的光，跪倒在揚陀爾的腳前！請回想一下在我們中間這類使喚人與

要過多少次了，有人說懷疑否定是我們的特殊性質；然而就是運用我們的懷疑否定，我們也不是像一個自由人揮刀作戰，而是像一個僕來拳打腳踢，並且多半是受主人的嗾使的。這樣看來，我們也是僕來的民族；在我們額上套個箍兒是不難的。就是這樣，谷柏恩夫在我們中間成了首領了；他在一點上面，憤慨而又驕傲，他對於目的，入神於他認為他正應有的自信，他揮別的人。重要的就在於他能夠辯論，因之斷定他是對的，我們當然服從他聽了。我們所有的一切的教派，我們的基督神學派和阿庫里那派，就恰是這樣創設起來的。誰握了符，誰便是元帥。

波蘭革的兩頰泛紅，眼睛迷惘了，但是，說也奇怪，他的言詞，雖則看來是辛辣的，懷恨意的，但有一點也不去刺傷，毋寧說是悲哀的，真純的懇切的悲哀。

○ 基督弗黎派 (Orthodox) 舊教儀典派 (Old Formalists) 的一分派，不立牧師。為基督弗黎派 (Orthodox, 1831) 所信。到原其那是被視作一種邪教的。它的命名源於阿庫里那，伊

阿庫里那 (Aquila) 和 Glosy 中也是他的名字之一。——

○ 基督本註。

「你怎樣認識谷柏慶夫的？」里維諾夫問。

「我認識他有好久了。聽我說啦，在我們中間還有一樁事：一位作家，他致畢生的精力於寫作，在文章和詩歌中痛詆飲酒之害，攻擊酒精專賣制度，但是你瞧！他整下了兩肝釀酒廠，分設了一百家酒店——而視不知恥！要是換作另一個人，也許會被別人把他也從地面上消除了，而對他半句閒話都不題。再看這位谷柏慶夫先生；他是一位斯拉夫主義者，德謨克拉西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你愛怎麼說便怎麼說，但是他的財產一向而且仍舊是在他的兄弟管理之下，一位舊式的地主，是以拳脚聞名的打手。而這位硬說昆荃爾·史倍安夫人打坦塔列葉夫的耳光的蘇亨威爾夫夫人，簡直是拜倒在他的腳前。你知道他惟一的長處便是他讀了些警關的書，並且老是能够鑽進書眼子裏。至於他說話的本領，你今天親眼看見，一望便知道了；謝謝天，虧他說得很少，縮在壺子裏。因為當他精神好，情感奔放的時候，這就不是我——像我這樣忍耐的人——所能消受了。他就會開始粗魯地調笑，說些猥褻的故事……是的，當真，我們的莊嚴的谷柏慶夫先生會說猥褻的故事，並且老是狂笑得令人非常厭惡。」

「你是這樣忍耐的麼？」里維諾夫說。「我想這倒是相反。但是我請教你的名字和你的父名麼？」

坡圖塞暖了一打櫻桃酒。

「我的名字叫作蘇慕……蘇慕·伊凡尼奇。他們替我取了這樣漂亮的名字是爲了尊敬我

的一位親戚，一位大方丈，除了這名字之外我也沒有托過他的福。我是，——假如我敢這樣說

的叔父，一位選教的政府機關參事，伊林那爾·坡圖塞的手下服務了二十二個年頭。你不認識

他麼？」

「不認識。」

「不認識。」

「我爲你慶賀。不，我是忍痛的。」

「但是當歸正轉罷，像我的尊敬的道友，在幾世紀前彼

活活燒死的主教阿統里……

……我親愛的先生，我奇感於我的同胞們。他們都是意氣銷沉

……

……

……

……

的，跑路低着頭，但同時他們却充滿着希望，有一樁小小的差強人意的舉，便頭腦糊塗起來，欣喜欲狂。曠曠這批斯拉夫主義者罷，——谷柏廖夫把自己也算在裏面——他們都是有心人，但同樣是失望和狂喜的搓和，他們都生活在「將來」中的。「一切都「將要」「將要」，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做。整整十個世紀的悠長歲月中，俄羅斯甚麼也沒有創設他自己的，政治，法律，科學，藝術，甚至於手工藝，……什麼也沒有……但是再等一回，忍耐點罷：一切都要到來的。至於爲什麼要到來：讓我們問，爲什麼要到來呢？因爲，當然啦，我們受過教育的份子固然一錢不值；但是民衆……哦，偉大的民衆！你看到農民的粗布大褂麼？這就是一切所自來的淵源。一切的偶像都打倒了，讓我們信仰粗布大褂。然而，倘使這粗布大褂使我們失望呢？不會使我們失望的。讀一讀詞克哈諾夫斯基的作品罷，眼睛要朝天上看！真的，如果我是一個畫家，我要畫一幅這樣的圖畫：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站在一個農民的面前，向他禮敬說，「醫治我罷，親愛的農民先生，我病得要死了；」而農民也一面向受教育的人回敬，一面說：「教

●詞克哈諾夫斯基 (Kokhannovsky) 女作家 Nadehda Stepanovna Solhanky (1835-1884) 的書

名。——Наскоед 英譯本註。

導我罷，親愛的讀書先生，我最疎得要死了。」當然，雙方都站在老地方，寸步不移。說到旁了我們所需要的便是要真真覺得一點謙虛——不單是空字眼——要從我們的大哥們那兒借取一些擺在我們的面前。似我們早於我們的東西！僕歐，noch ein Glaschen Krutchi！（再來一杯櫻桃酒！）你不要把我當作一個酒鬼，但是酒能鬆開舌頭。」

「聽了你這番話，」里維諾夫微笑說：「我也用不着問你是屬於那一派，和你對歐洲的意見了。但是請我來提醒你一句，你說我們應該借取我們大哥的；但是怎樣可以不顧到氣候風土的情況，地方民族的特性，貿然借取呢？我記得，當初我的父親曾向蒲登諾定購了一架極受推崇的鑄鐵的打穀機；機械當然很好——但是結果怎樣？五年來它只擱在倉庫裏，不會動用，直到底後來一架美國製造木質的打穀機代替了它——照例，美國的機械和我們的習慣方法要適合得多。我們不能胡亂借啊！蘇崇·伊凡尼奇。」

坡圖草拾起頭。

「我沒有料到你會下這樣的批評，我最尊敬的格里哥利·里維諾夫，」他頓了頓說。「誰說我們要胡亂地借取呢？當然你——別人的東西，並不是因為它是屬於別人的，而是因為它適合於你；所以你得考慮，你得選擇。至於結果，請不要徒自紛擾，那些地方的，風土的，和你

說過的諸般情形儘會有牠的特性，只要你把優美的食品放在牠的面前，自然的胃口自有方法消化；久而久之，這機體長得茁壯了，自己便能生精長液。拿我們的語文做例子罷。彼得大帝洪水般地把進了成千的外來字眼。荷蘭的，法蘭西的，德意志的；這些字眼表示着俄羅斯人民不熟習而硬得要熟習的觀念；彼得大帝毫不顧慮地毫不客氣地大批地塞我們頭上。開頭當然，這結果是有點畸形；但是後來便開始正像我所說的那種消化程序了。觀念接受了同化了；外來的形式漸漸消失了，在語文的本身中產生了來代替的東西；現在，就是你的出身微賤的僕人，最凡庸的寫作者，也能够翻譯你隨便翻開來的一頁黑格爾的文章——是的，真的，黑格爾的文章——而不用一個非斯拉夫的字眼。語文上的過程如此，在別方面也是一樣。一切都歸結到這個問題上面：要看本質是否壯健，富有生命力？而我們的本質——是耐得住這試驗的；比這更大的試驗也會經過來了。只有神經不健全的國民，柔弱的民族，纔會替他們的健康和獨立解放擔憂，正如只有智力薄弱的人們纔會爲了我們是俄羅斯人一語而欣狂。我很注意我的健康，但我可不因享有健康而得意忘形，那是我引爲羞恥的。』

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德國哲學家。——譯者。

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德國哲學家。——譯者。

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德國哲學家。——譯者。

「說得都很對，索何·伊凡伊奇，」這番是里維諾夫說話了；「但是爲什麼一定要把我們自己供作試驗的犧牲呢？你親口說過最先的結果是畸形的！倘使這畸形永久存在呢？真的這已永久存在了，正如你知道的。」

「不懂是語文，」這有很多的問題啦！而這是我們的大衆，不是我輩這樣做；他們命定要經過這種種洗鍊，這我可不能承其咎。「日耳曼人正常地發展了」，斯拉夫主義者說，「讓我們也來一個正常發展罷！」但是你怎樣能得到正常發展，當我們的民族歷史開頭的第一步——從海外召請一位皇公來統治我們自己——便是一個不規則的，管常的，而且直到現在我們仍在循環反覆着這管常的行爲呢？我們每個人，在一生中至少有過一次，會對着一種什麼外來的，非俄羅斯的思想或人物說：「來罷，來統治管理我們罷！」當然，我隨時隨刻都可承認說我們

● 俄國的第一個歷史家，十二世紀的僧侶納斯脫(Nestor)說：「……朱提，諾伏戈羅得以及聯合部落對楚里亞克(Chryak)王公說：『我們的土地是膏腴的，廣袤的，但是缺乏秩序和公正。來管理我們罷，統治我們罷。……』」(參考第七章六九頁附註。)

——譯者。

把一樣外來的物質移植到我們體內，我們不能確定地預先知道我們所移植的是一些什麼東西，藥物呢；毒藥呢；但是從「壞」進到「好」的過程，並不是經過「稍好」而老是經過「更壞」的過渡時期的，這是儘人皆知的事實，即是毒藥，也能治病。只有愚人們和壞着們纔振振有辭地舉出「奴解放後的農奴貧苦狀態和廢除酒精專賣後酗酒者增加的例子加以指摘。……要從「更壞」進到「好！」

「你會問我對於歐洲有什麼意見，」坡圖董用手抹一打臉又開始說：「我讚美她，我五體投地地皈依她的主張原則，而且絲毫也沒有把這樁事實瞞起的意思。我很久來，——不，並不很久——很有一些時候便不再把我的信仰全部表達出來的慄慄了——我也看到你毫無躊躇地把你的想頭告訴了谷柏慶夫。謝謝天，如今我再也不願意談話對方的觀念和見解了，真的，我覺得沒有比那全然多餘的懦怯，那種討人歡喜的迎合心理更可鄙的了。你可以看到我們中間的身居要職的大官員也會對一個在他的眼中毫不足重的小學生討好，用各色各樣的哄騙和玩兒，惹他開心。姑且計算他是一位官員，爲了博取民心纔這樣做的罷，在我們平民百姓，爲

需要附和隨從，貶低自己身份呢？是喲，是喲，我是一個「西歐主義」者，我皈依歐羅巴：這就是，說得正確點，我皈依「文化」——在我們中間被他們拿來那樣可笑地曲解了的「文化」——皈依「文明」——是的，是的，這兩個字眼比較好些——我以整個的心來愛它，信仰它，我沒有其他的信仰，將來也永不會有。這兩個字，文，……化。（坡圖董把每一個字說得很重很着力）是不含糊的，純潔的，神聖的，而其他的一切觀念，民族，光榮，諸如此類，——這些都有點血腥臭……浪世的罷，這些觀念！」

「那末，索尙·伊凡尼奇，俄羅斯，你的祖國，——扶你愛她麼？」
「那末，坡圖董抹一抹臉說：『我熱烈地愛她，熱烈地恨她。』」

索尙·伊凡尼奇，俄羅斯，你的祖國，——扶你愛她麼？」

「這是舊調，索尙·伊凡尼奇，這是一句老套頭。」

「老套頭打甚麼緊？你就怕它麼！一句老套頭！我知道很不少頂好的老套頭。比方說，「**紀**」和「**自由**」便是人人知道的老套頭。怎樣，你以為這些不比「**不法**」「**苛政**」好一些麼？此外，還有一些把多少青年迷醉了的句子：**寡廉鮮恥的布爾喬**，**Souverainete du peuple**（**人民至上**）**勞動權利**，這些不也都是老套頭麼？至於愛，和恨是分不開來的。……」

「拜命主義，一里維諾夫插口道，『三十年代的浪漫主義。』」

「對不起，你錯了；這兩種感情的交纏是卡杜墨斯第一個說起的，兩千年前的羅馬詩人卡杜墨斯。」

「我讀過他的作品，因為我懂得一點拉丁了，我敢於說這句話的，還得謝謝我的教士出身。」

「是的，我又愛又恨我的俄羅斯，我的古怪的，親愛的，污濁的，寶貴的祖國。我剛離開她不久，我在政府機關裏錄事的高樓上坐了二十年，我需要一點點新鮮空氣；我離開了俄羅斯，來到這裏，我滿足而快樂。但是我不久就要回國的——我感到。這是一塊美麗的國土——但我們的野莓不在這裏生長。」

「你是一塊美地，」

「你是快樂而滿足，我也歡喜這個地方，」里維諾夫說：「我來求學的；但是把這些看在眼裏，不能視若無睹。」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原註：Odi et Amo, Qua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他指一指兩個在他身邊的妓女，一羣馬術團團員跟在牠們的後面，嬉皮笑臉地哼着，又指一指那賭廳，雖然夜深，仍然擠滿人。

「誰告訴你我是瞎了眼的呢？」坡圖董插嘴說。「但是原諒我這樣說，你的話使我想起了克
里米戰爭的時候，我們的倒運的新聞記者對泰晤士報發表的指摘英國軍部的弱點的那些揚揚得
意的樣子。我本人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一切人間世事，一切我們的生涯，無一不以悲劇終
了的喜劇，呈現在我面前的並不是玫瑰色的：你為什麼拿這些許是牢牢根生在人的本性裏的事
情來非難「西歐」呢？這賭廳誠然可憎，但是我們國產的賭博難道更可愛些麼？不，我親愛的格
里哥利·密哈洛米奇，讓我們更謙虛些，更瀟灑些罷。一個好學生看到他教師的缺點，但是仍
舊保持着默默的尊敬；這些過失對他是有用的，領他走上正由的道路。但是如果你總是不滿意
要來詆毀西歐，那兒！秘珂公爵疾馳而來了，他會可能於一刻鐘內在綠檯面上輸去了從一百五十
個家庭榨出來的租金；他的神經失常了，因為我今天在馬爾克斯斯咖啡館看到他在翻一本獎券。」

① 大概是指 Lionel Franco's Ventnor (1875-83) 和你的兄弟 Eugene Ventnor 極端保守的羅

馬教徒，自由主義的死對頭——譯者。

的小冊子……你可以和他談談，他是一個超等人物！」

「但是請你，請你，」里維諾夫看到坡圖葦站起來便趕忙說，「我不大熟識科柯公爵，再者，不用說，我是寧願和你談談的。」

「謝謝你」，坡圖葦打斷他的話，站起來一鞠躬，「我已經和你談得很多了，這就是說，真的，我一個人說的話，你也許已注意到一個人單只自己說話的總覺有點不好意思和不安，尤其是初次會面，好像替自己吹噓似的。再會罷。讓我再說一句，我很高興和你相識。」

「但是等一等，索尚·伊凡尼奇，至少你得告訴我你住在什麼地方，以及你是否在這裏久住。」

坡圖葦好像有點為難。

「我在巴登大約住一個星期。我們仍得在這兒會面，在魏彌斯或馬爾加斯，或者我來望你。」

「我得要知道你的住址。」

「是的，但是你曉得我不是獨自個兒住的。」

「你結婚了麼？」里維諾夫突然問。

「沒有，天哪！……多可笑的想頭！只是有一個女孩子和我在一起。」

「哦！」里維諾夫裝一副不自然的客氣樣子說，好像要向他道歉似的，垂下了眼睛。

「她只有六歲，」坡圖莫接着說。「她是一個孤女……一個貴婦人——我的一個好朋友——的女兒。所以我們頂好在這裏見。再會。」

他把帽子套上他的鬢髮蓬鬆的頭，很快地消失了。在黯淡地照燾通到薩摩頓泰勒林蔭道去的一條街道的煤氣燈光底下，還隱隱地瞥見他兩次。

原书空白页

簡潔而有條不紊，……

「一個奇特的人！」當里維諾夫回到他住宿的旅館裏去的時候，一路上這樣想；「一個奇特的人！我定得要再找他談談！」他走進自己的房間；看見桌上放着一封信：「啊！泰雅寄來的！」

他想，心裏便立刻非凡高興；但這封信是他的父親從家鄉寄來的，里維諾夫拆開堅厚的蓋着家族紋章的漆印，正要開始讀它……一陣強烈的，愉快的，而又熱熱的香氣撲進他的鼻子

，他向四下望了望，看見窗櫺上，一杯清水裏插着一束新摘下來的金盞花。里維諾夫驚奇地俯身坐在它上面，碰觸它，聞聞它，……好像有什麼觸動他的記憶，一些什麼，遙遠的……但是些什麼呢，他又想不起來。他按鈴喊了侍僕進來，問他那兒來的花。僕人回答說是一位貴婦人送來的，沒有留下姓名，只是說 Herr Zhiteno。

（夾力登當夫先生）憑這花一定會猜到他是誰。於是又有什麼東西觸動里維諾夫的記憶。他問僕人這貴婦人是怎樣樣的人，僕人告訴他說她身材很高，服裝華美，臉上罩着面紗。

「大概是一個俄羅斯伯爵夫人，」僕人臨後添了一句。」「你怎知道她是伯爵夫人？」里維諾夫問。

「她給我兩枚盾，」僕人笑嘻嘻地說。

里維諾夫打發僕人出去，很久地站在窗前深深地思索，終於無奈地擺一擺手，重又開始讀從家鄉寄來的信。他的父親向他吐出照舊的苦訴，力說是現在即使不要錢也沒人要他們的穀粒。人們也完全和往常不同，不聽話了，也許，地球的末日真的要到了罷。『你想想看罷，』在許多事情中間他夾敘着，『我最後雇的馬車夫，那個小夥穆克人，你記得麼？他被鬼迷着了，眼見得這個人就要喪命，那末便沒有人替我趕車了，但是，謝天謝地，有幾個善心人提醒我，勸我把病人送到索黎，一個以治癩著名的教士那裏去：真的，病完全給治好了，爲了證實這檔事情，我把那好牧師的原信當作一種證件附寄給你。』里維諾夫懷着好奇心讀了一篇這證件。這裏面寫着：『貴价尼加諾。德密得里夫爲病魔所困，該病係妖人所致，非藥石所能療，然尼加諾本人實屬咎由自取，緣彼對某一女郎負心，不守信誓，伊乃籍巫者之力呪被起居不適，此際若我不加以授手，則彼必如虫豸死滅無疑，我今憑無所不見之慧眼，作彼保障，至於我如何能克奏膚功，則是一種天機不可泄漏也，敬祈台端切勿容縱以邪術祟人之女子，即或加以恐嚇，亦屬無妨，否則伊或仍將加害於彼也。』

里維諾夫反覆端詳着這證件，這給他帶來了一陣荒漠，原野的氣息，生命在那裏自生自滅的愚昧的黑暗，他好生詫異，竟會在巴登，這地方的地方，讀到這樣的一封信。時鐘早打過夜

半十二點了，里維諾夫吹熄了燈火，上床就睡。但是他不能合眼：他所看見的面孔，他所聽到的談話，不住地來回旋轉，在他發燒的，被雪茄烟薰得疼痛的頭腦中奇異地交織着糾纏着。一回兒他好像聽到谷柏廖夫的牛犢般的聲音，想起了他的魯鈍的、板滯的、老是盯在地上的一雙眼睛；突然間這雙眼睛發亮了，跳起來，這才又認識這是蘇亨威訶夫夫人的，遂又隱約聽到她的尖銳的聲音，不知不覺地跟着她幽幽地重複着，「她打了他的耳光，她打了他的耳光，」於是笨拙的敦陶蓋的姿形在他的面前掠過；他十遍二十遍地重複了他說過的每一個字；接着，好像紙匣裏的彈簧人兒，伏羅錫洛夫跳了出來，服裝齊挺，如同一襲新軍服套在他身上；還有比須察金莊重地聰穎地在點着他梳得光潔的真正懷着善意的頭腦；於是革達舍夫叫喊了，呢罵了，巴倍夫眼淚鼻涕地激動着……但是，凌駕這一切的，還香氣，這凝聚不散的芬芳的沉壓的香氣使他不能安止，並且在黑暗中愈來愈強有力地愈來愈固執地使他憶起了什麼，却又抓不住的什麼……里維諾夫忽然想起夜裏室內的花香也許是對身體有害的，他起身來，摸索到花東旁邊，把它拿到隣室去；但是就在那兒，這威壓的香氣仍舊在他的枕頭和褥單底下透上來，他苦惱地顛轉着。一種輕度的譫狂已經侵襲到他身上來了；那位教士，「治癒的名師，」化身成爲一隻有觸鬚有尾巴的極狡猾的兔子，在他的脚前溜過兩次，還有伏羅錫洛夫，坐在一頂巨大的

的插着羽毛的大將軍的高帽子裏面，好像躲在樹林裏的夜鷹，在他的面前啼叫……突然，他從
 座上跳了起來，握着雙手，喊，「難道是『她』麼？這是不可能的！」

要解釋里維諾夫的驚叫，我們得請寬容的讀者隨着我們退回幾個年頭。

裏維諾夫……

……里維諾夫……

五十年代初葉，莫斯科住着一家人口衆多的鄂西爾公爵的家族，境况非常拮据，差不多是艱難度日的。他們是真正的皇族——不是喬治亞·韃靼而是嫡派的盧黎克^②後裔。他們的姓字，自從統一俄羅斯的開國大公爵以來，在我們的史籍裏面是時常看到的。他們擁有着廣大的土地和許多世襲的采邑。很多次他們榮膺過爲「忠勤，流血，負傷」的褒獎。他們列席在鮑耶爾^③會議上。他們中間的一位甚至在名字的末尾寫上「維奇」^④的字樣。但是他們受了政敵的

① 喬治亞·韃靼 (Tatar-Georgian)：十三世紀初葉，俄羅斯全境曾被蒙古民族征服。喬治亞·韃靼便是由喬治亞侵入的統治階級。——譯者。

② 盧黎克 (Rurik)：斯干的那維亞語，意即「平和」。俄羅斯的開國祖師。他是應斯拉夫各部落之請，從波羅的海方面來的梵黎亞克族 (Varangians) 的大公。(參頁五章五八頁附註)——譯者。

③ 鮑耶爾 (Boyar)：古俄羅斯語意即「老爺」，古俄羅斯貴族。當時極有勢力。有一句俗諺說：「鮑耶爾裁可，沙皇執行。」直到恐怖伊凡及彼得大帝的御下，才把他們的實權運同名義取消。——譯者。

④ 名字後面加「維奇」，「從前貴族的一種簽名式」。——譯者。

陰謀識開，以一巫術和媚藥一失竊而被放逐，他們是一傷心不痛回首一地妻孥了。他們被放逐後，流放到遠方；那西甯乃一敗如灰，再也不能抬頭，再也不能當權了。過後這放逐令取消了，他們的莫斯科的房產和財產也給發還，但這已經無濟於事。他們的家族是貧窮了，一豆孰箕落一了；在大彼得御下不會復興，在加多林治下也沒有翻身；只是每況愈下地萎縮了低微了，現在，在他的支派中間，充當私人管家僕的，做酒排開掌櫃的和警長的，也屈指可數了。上文所述的鄂西甯家庭，共計一夫一婦和五個子女。他們住在狗場附近一坐木造的狹小的平房內，狹窄的門廊通向大街，大門上繪着綠獅和其他的貴族的空符號，雖則他們是饑寒不繼，老是欠着伙食店的賬，冬天沒有爐火也沒有蠟燭地呆在屋子裏。公爵本人是一個魯鈍而懶惰的人，從前他曾經是一個闊少爺，美男子，但是完全一豆孰箕落一了。他對他的姓字，還不如對他的妻子——也曾經是個宮廷命婦——敬重，所以他討得了一個薪俸很低的莫斯科老差使，名義蠻好聽，什麼責任也沒有。他從來不管閒事，一天到晚只是抽煙，沉重地唉聲歎氣，老是裹在一襲浴衣裏面。他的妻子是一個多病的性情焦急的女人，永遠耽心着家常瑣碎，耽心着怎樣把孩子們安置在政府設立的學校裏，怎樣維繫着和彼得堡親友來往；她始終不能安於目前的地步以及與宮廷的疏隔。

里維諾夫的父親在莫斯科作寓公的時候認識了鄂西露的一家人，曾有一次替他們幫了一點忙，還有一次借給他們三百盧布；碰巧他的寓所又離他們不遠，所以他的兒子在做大學生的時候便時常去他們那裏。但是他並不是因為他們是貼錢纜去的，也不是他們無歡的生活方式引起他的興趣。他是自從愛上了他們的大女兒蓋麗娜之後，纔常常到他們的家裏作客的。

那時她正滿了十七歲的年齡，剛剛離開學校。爲了她母親和女校長發生齟齬，所以中途退學。這不和的起因是這樣的：在學校舉行開學式的時候，爲了祝賀親學員，學校當局原定要蓋麗娜誦讀一篇法文詩詞，但是正在典禮開始之前，這席次被另一個女孩子——一個承包酒捐的富商的女兒——帶武叮叮武將夫大咽不下這口氣；真的，在惹麗娜自己，也永遠不會原諒這女校長不公平的行爲的；她曾事先夢想着，怎樣地她在衆目環視之下站了起來，吸引住觀衆的注意，從容不迫地誦她的詩詞，過後莫斯科會怎樣議論她，到這地步，真世當莫斯科過後誰乎談論到她。她是分個重要的苗條的女子，有幾分單薄的軀部和未達成年的狹小肩胛，膚肌是在她那樣年齡少有的雪白。光潔如細瓷的頭髮美麗繁密，淺色的髮束未加梳插進澁和着深色的絲線。她的姿態是極高貴的，她幾乎是本完美的大句稱了，她還沒有失去童年時代的天真的表情。她的美麗的頸項的柔和的前線和她的若許冷峻若許哀愁的笑顏，顯地裏透露出這環愛嬌的姑娘的脾

經質的氣質；而在那種懶的難得破顏微笑的禱拜和那細小的稍稍染了一點的駝駝形的鬚子的藍
條裏卻有着一些潑野的，熱情的，對她自己對別人都有點危險的什麼。驚異的，真的可驚異的
是她的眼睛，濃灰顏色，發着淡綠光輝，慵困的，像埃及女神般的杏仁樣，光彩奕奕的睫毛和
一勾濃抹的眉黛。這雙眼睛望得也奇異的；好像無盡含意地深邃地從什麼不可知的深處
和遠處望出來。在學校裏，她是著名的聰明能幹的高材生。但是性格不平常，好勝，強項。一
位女教師預言說她的熱情會毀了她。Miss Peckham says you will be ruined by your passion. 而在
在另一方面，另一位教師責難她的冷酷和缺乏情感。叫她，Miss Temple says you are cold. 而孩
心肝的小姑娘。(一) 達麗娜的女友則想作她是驕傲的，矜持的；她的男弟姊妹們有幾分怕她
。她的母親不信任他；她的父親呢，當他把她謎藏的眼睛落在他身上的時候便覺得有點厭
不安。但是她引起了她的父親和母親雙方的不由自主的尊敬，這並不是由於她的品質，而是由
於他們對她的一種特殊的空茫的期待。

「你將會看到，普拉斯斯阿夫娜，達尼洛夫，」一天，老公爵靈靈說：「從口裏抽出煙斗，
我們的毛丫頭達麗娜會使我們一家人起疑呢。」

公爵夫人生氣了，她對她的丈夫說他想了，*What a peevish, quarrelsome*，「不堪之語」

「可是，過後，她反覆推諱着他的話，她在牙齒縫裏說了又說：『也好……假使我們得超昇了，也是很好的事。』」

深奧那在她父母的家中享受着無限的自由；他們並沒嬌寵她，甚至於有點疏遠她，但是不去管束她，這就是她所需要的……有時候，在相當太過意不去的場面中，有什麼病影計來了，叫罵着，吵鬧着，弄得全院子人都聽見，說是爲了這幾個錢跑得累死了，或者是他們自己的僕人也開始當面侮辱他們的主人說：『像你們這樣漂亮的公爺學孫，當然哪；你們可以吹口哨當飯吃，空肚子上床。』」

深奧那和峯都不發；她只是一動不動地坐着，臉流的臉上露着惡意的微笑；單只這微笑，對於她的父母們是比任何責備還要尖刻，而他們覺得他們自身是有罪了。——有罪了，誰則是無罪的？——好像心裏有個婦兒，自從坐落地之後，便有天賜的權利享受人間富貴榮華，享受千萬人的禮敬的。

深奧那又說：『於文內一……』

里維諾夫自從見了她後便愛上了她。他比她只大三歲，但是一長段時間他沒有得到反應，簡直理睬都不理睬。他對他的態度裏好像有一種什麼類乎敵意的痕迹；事實上他傷了她的自尊心，她隱藏起這創傷，永遠也不寬恕。在那時候，他是年青太溫良外了解隱藏在這敵意的幾乎是輕薄的嚴肅底下是些什麼的了。時常地，忘了功課和習題，他坐着坐着在那西窗無聲

的客室裏，偷偷地望著惹麗那，他的心緩慢地痛苦地折磨着，沒息了他，而她好像生氣或無聊似的，站起來在室內走來走去，冷冷地睨他一眼，好像他是一張桌子，一把椅，抖一抖肩膀，交着手。或者，整個夜晚，就在她和畢羅譚夫說話的時候，他故意把眼光遮開他，好像這這點面都不給似的。或者，她終於拿起了「本書」，望着它，卻也不讀，只是翻幾頁，咬着嘴唇。或者是她突然高聲地問她的兄弟或父親：「德文的一忍耐」是怎樣唸的。」

他想把他自己從這靈感的圈兒中拖出來，在那兒他苦惱着，如同關在籠裏的鳥，無力地掙扎着；他離開莫斯科一個星期。他幾乎是爲了苦痛和懶愁發狂了；他瘦損了，病了，回到那西實的「家」……說也奇怪，在這幾天之內惹麗那也顯見得消損了；她的臉變得憔悴，雙頰蒼白。……她是她以更大的冷峻接見他，幾乎是帶着毒意的冷淡；好像他把曾經損害她的自尊心的創傷加深了；……她這樣地折磨了他兩個月。於是一天間一切轉變了。好像愛麗因了熱度爆發成災了，或者如密雲凝成風雨了。一天……他長記得那天下午他又坐在那西實的客室裏，靠近窗子，機械地凝視着街道。他心裏有一種苦惱和煩厭，他愛愛他自己，而他不能離開這個地方；……他想，倘使窗下流過一逆河，他便要投身進去，帶着一種恐懼的戰慄，但沒有懊悔。惹麗那坐得和他離開不遠，保持着一种奇異的紋靜，一動也不動。幾天來她簡直不和他說話，也不和

任何人說話；她儘坐着，靠着肘子，好像煩惱的樣子，很難得地慢慢地回過頭來向周圍望了望。這種冷淡的折騰終於使里維諾夫受不了了；他站起來，也不告別，開始找他的帽子。「再坐一坐罷，」突然的聲音，一種柔和的輕語。里維諾夫心悸了，他一時間辨不出這是蓋麗娜的聲音；在這句話裏好像含着什麼從來不會有過的震響。他抬起頭來，呆了；蓋麗娜愛撫地在望着

——是的，愛撫地望着他。「再坐一回兒罷，」她再說一遍，「不要走，我要你陪我。」她的聲音更低了。「不要走……我要。」不解是怎樣的一回事，也不完全明白他作了些甚麼，他跑近她，伸出他的兩隻手……她立刻也把她的雙手遞給她，微笑着，臉一直紅到耳朵根，於是回過頭去，可仍是微笑着，跑出這房間。在幾分鐘後她又回來，同着她的妹妹，又是以同樣久長的溫柔的凝視望着他，叫他坐在她身邊……開頭她什麼也沒有說；只是輕輕歎着，臉孔發紅；於是她開始，怯生生地，問他讀的是什麼料，這句話是從來不會問過的。當天晚上，她有好幾次求他的原諒，爲了從前不會好好地待他，保證他現在是完全不同了，還出乎意料地熱烈讚美共和主義，這可使他驚愕，（他這時候是絕對的羅伯斯比爾^①的崇拜者，卻並不敢高聲對馬拉^②下評

① 羅伯斯比爾 (Robespierre 1758-94) 馬拉 (Marat 1744-93) 俱爲法國大革命家。

② 一八一一年四月，對羅伯斯比爾說：「……」

語)在一星期之後他知道她是愛他。是的；他長記得這第一天……但是他也沒有志願以後的那
些日子——那些日子，依然不得不懷疑，怕敢相信，可是他狂喜的幾乎是懼怕的清清楚楚地看
見了不敢希望的幸福甦醒了，煥發地，沛然莫禦地帶來了一切，終於到他的跟前。於是接着是
初戀的光輝燦爛的時刻——在一生中只配有一次的而也不該有第二次的時刻。意麗娜一下子變
成羔羊般柔馴，絲般柔軟，和無邊的體貼；她開始給她的妹妹教課——不是教鋼琴，她不是音
樂家，而是教法語和英語；她和他們一起唸着學校的教本，也照料些家務；一切對她都是好玩
的，有趣的；有時候她話說個不停，有時候沉入無言的溫柔裏；她作了種種的計畫，對於無窮
的幻想，懸擬她給里維諾夫之後將做些什麼事(他們一點也不懷疑這婚事終要來到的)她們
結合在一起之後將……『工作』？里維諾夫鼓舞地說……『是的；工作』，意麗娜回答，『還有
讀書……但是第一樁要緊的是旅行。』她尤其是急於要離開莫斯科，愈早愈好，當里維諾夫提
問她說他大學裏的學程還沒有完畢的時候，她想了想總是這樣地回答，說他的學程也很可能在
柏林或者到什麼別的地方修完的。意麗娜一向對自己的感情的披露是很少隱匿的，所以她和里
維諾夫的關係不多久對公爵和公爵夫人便不再是一個秘密了。要他們高興是不會的；但從各方
面情形看起來，他們覺得沒有立刻加以反對的必要。里維諾夫的財產也很有可觀……

「但是他的門第，他的門第！」……公爵夫人抗議道。「是的，他的門第，當然，」公爵回答，「但是至少他也不是一個平民；而且，主要點在於，你知道，蓋麗娜不聽我們的話的。她可曾有一次不照她自己所選擇的去做法？*Vous connaissez sa violence!*（你知道她的倔強！）況乎，事情也一點還沒有確定呢」。公爵這樣論辯着，可是心裏卻暗暗想道：「里維諾夫夫人，這樣就完了麼？我希望是別的一些什麼的。」蓋麗娜完全佔有了她將來的未婚夫，真的，他也願意把自己交在她的手裏。好像他墮入急流，很快地便被淹沒了。他覺得又苦又甜，他什麼也不懊悔，什麼也不關心。要他想到結婚的意義和責任，或者是，像他這樣絕望地被奴役着的，能否做一個好丈夫，還有蓋麗娜將會做一個怎樣的妻子，以及他們中間的關係能否保持着應有的關係——這一些硬非他的思想所能勝任的了。他的血液燃燒着，他什麼都不能想，只是——跟着她，和她一起，直到無盡的將來，至於其他——由他去好了！

但是雖然里維諾夫對於蓋麗娜的富有衝動的柔情是千依百順的，他們的戀愛進行可並不是全然沒有誤會和爭執。有一天他從學校一直跑到她家來看她，穿一件舊外套和一雙沾滿墨漬的手。她以照常的喜愛的歡迎跑來接見他；突然間她停住了。

「你沒戴手套，」她率然說，接着又說：「呸！你是這樣的一個大學生！」

「你太講究了。惹麗娜，」里維諾夫說。

「你是一個平常的大學生，」她重說了一句。Vous n'etes pas distingué... (你不高貴)。

於是背朝着他，走出房裏。固然，在一點鐘之後她又回來求他的原諒……照例她很容易認罪。當着他面責備自己；但是說也奇怪，她老是眼淚汪汪地埋怨着她所沒有的壞脾氣，而聲言地否認真正的缺點。又有一次他看見她在流淚，頭捧在手裏，髮髮整亂；當他十分激動地問她為什麼悲傷的時候，她指着胸口一句話也不說。里維諾夫不禁打一個寒戰。『赫爾娜，這思想閃過他的腦際，他握住她的手。』

「你病了麼，惹麗娜？」他以震顫的聲音問。他們在緊要的時候已經開始彼此用敬名稱呼了。『讓我立刻去找醫生。』

但是惹麗娜不聽他說完；煩躁地跺着腳。

「我一點病也沒有……只是這衣服……你懂得麼？」

「什麼？……這衣服，」他茫然問。

「什麼？就是我沒有第二件，這一件是寶貴的，討厭的，而我不得不每天穿上……就是你。」
「格里夏，」格里哥利，你來的時候……你終會有一天不愛我了，看到我這般不整潔的，回

「天哪，惹麗娜，你說些什麼？這衣服很好……這於我很寶貴，因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便穿着這件，親愛的。」

惹麗娜臉紅了。

「請你不要提醒我好不好，格里哥利·密哈洛未奇，就在那時候我也沒有第三件。」

「但是我向你保證，這件衣服對你非常合適。」

「不，這是醜怪的，醜怪的，」她堅持着，神經質地拉着她的長而柔軟的髮辮。「呃，這霸酸，霸酸，和微賤！怎樣纔得脫離這霸酸！跳出這低賤！」

里維諾夫不曉得怎樣說才好，稍稍撇過頭去。

忽然惹麗娜從椅子上跳起來，雙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但是你愛我麼，格里夏！你愛我麼？」她喃喃地說，臉貼着他，她的眼睛，依然睜睜張張的，發出幸福的光輝，「就是穿着這樣醜惡的衣服，你仍愛我麼，親愛的？」

里維諾夫跪倒在她的面前。

「啊，愛我罷，愛我，我的寶貝，我的救主，」她俯在他的身上輕輕地說。

日子這樣過去了，幾星期過去了，雖則他們沒有正式的宣布，雖則里維諾夫仍舊遲延地沒有向她求婚，——當然，這不是他的意思。而是等待着蒼鷹那樣的指示，（有一次她說起「他們兩個是可笑地年輕，至少也得在他們的年齡上多添幾個星期，」）——一切仍然向著一個結局移動，他們的將來是愈來愈近，愈來愈明晰，突然間一樁事情發生了，把他們的一切夢想和計劃，像路邊的解壓似的吹散了。

里維諾夫不顧於手裏那本，當我漸漸讀生。

「不，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

「不，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

「不，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

「不，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

「不，這是不對的！」

「不，這是不對的！」

「不，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

「那年冬天，帝駕遊幸莫斯科。宴會不斷，舞舞相接；後來換到了貴族廳的宮式跳舞會。這跳舞會的消息，固然，只在政治公報上登的一條啓事，但也傳到了狗場場的小屋裏。公爵第一個便躍然心動了，他立刻打定主意，說是一定要帶着蓋蓮娜同去，說是讓這親見皇上的機會錯過是無可原諒的，說是以舊貴族的身份，這是一樁應盡的義務。他以一種特殊的熱情辯護着他的意見，這在他一向少有的；公爵夫人在某種程度內也贊同他的意見，只是唉聲歎氣擔憂這筆費用；但是意麗娜堅決地表示反對。『這沒有必要，我不去，』她這樣回答她父母的任何理由。她固執得不能理喻，使得公爵決定請里維諾夫試去說勸她，其列舉的種種理由之一，便是要提醒她，一個少女不宜閃避社交，應該一有這種經驗，一倘便照這樣下去，別人怎能認識她呢？里維諾夫把這些理由一鋪陳在她的面前，意麗娜目光堅定地注意地凝視着他，他嚴嚴定意般注意，簡直使得里維諾夫迷亂了，於是，拈弄着腰帶，沉靜地說：

「你要我去麼，你？」

「是的，……我這樣想，」里維諾夫頓然地回答，「我同意你的爸爸……真的，為什麼你

不……去見見世面，出出風頭呢？」他帶着短促的微笑添上一句。

「出出風頭，」她緩緩地重復着，「那末，很好，我去……只是記得，是你自己要去去的。」

「這是說，我——」里維諾夫想分辯。

「你自己要我去的，」她打岔道，「這裏還有一個條件：你要答應我不去赴跳舞會。」

「爲什麼？」

「我要這樣。」

里維諾夫兩手一攤。

「我遵命……但是我得明白我應該很高興看到你的體裝，目睹你無疑地會引起大家的喝采。」

「我多麼願做地有了你！」他帶着一聲歎息說。

「意麗娜笑了。」

「我全部的體裝只不過是一件白衫子，至於引起喝采……是的，不論怎樣，我希望……」

「意麗娜，親愛的，你好像生氣了？」

「意麗娜又笑了。她笑得很愉快。」

「取，不，我不生氣。只是，稍重夏，……（她眼睛盯住他，他覺得好像從來不曾看到它們有這種表情的）也許是，該得這樣，」她低聲地添上一句。

「但是，意麗娜，你愛我麼，親愛的？」

「我愛你，」她用一種近乎嚴肅的莊重回答，像一個男子似的握住他的手。

過後的幾天中意麗娜便忙於衣服和梳粧；跳舞會的請父她覺得有點不舒適，坐也坐不穩，好幾次獨自流淚了。當着墨維諾夫的面，則老是掛着幸福變幻的微笑……她和先前同樣溫柔地接待他，卻是隨隨便便的，時常對鏡顧盼。舉行跳舞會的那一天，她靜默着，臉色蒼白，但是鎮定的。夜晚九點鐘的時候墨維諾夫來望她。當她跑出來接見他的時候，她身上穿着一件白色薄紗的長袍，梳得微微高了一點的髮辮上插着一枝小小的藍花，他讚美不置地幾乎失聲叫了出來；在他的眼裏，意麗娜是這般可愛，和她的年齡不配稱地尊嚴模樣。「是的，今天一個早晨她便長成了！」他想，「真是俄態萬方，這便是貴族血統了！」意麗娜站在他面前，兩手懸垂，不笑也不聲，堅決地幾乎是勇敢地望着，不是望着墨維諾夫，而是望着一直伸展在她的前面的遼遠處所。

「你正像故事書裏的公主，」終於里維諾夫開口了。「哦，不，你像一個可操必勝的臨陣戰士，……你不允許我參加跳舞會，」他繼續說，這時候她仍然和剛纔一樣站着一動也不動，不是因為她沒有聽到他的話，而是因為她在傾聽着一種自己內心發出來的聲音，「但是你不拒絕接受我這幾朵花，把他一起帶去麼？」

他獻給她一束金罌花。她很快地看了里維諾夫一眼，突然伸出手來去抓那插在頭髮裏的花朵，說：

「你願意麼，格里夏！只要一句話，我立刻可以撕毀這一切，留在家裏。」

里維諾夫的心臟好像要爆破了。惹麗娜的手已經抓住那花朵……

「不，不，爲什麼？」他趕忙阻止她，心裏湧起了一種寬大的高貴的感情，「我不是一個自私者……爲什麼我要限制你的自由呢……當我知道你的心——」

「那末，不要靠近我，你把我的衣服弄纏了，」她猝然說。

里維諾夫不安了。

「但是你願意接受這束花麼？」他問。

「當然，它很美，我愛它的香氣。Merci（謝謝），——我將把它保存在記憶裏面——」

爾。」「絕念依舊一次聯進船會，」畢維諾夫說，「你的第一次勝利。」

「意麗娜略略俯身，在鏡子裏望了望自己的肩膀。」

「我真的很美麗？你沒有徧袒麼？」

於是畢維諾夫滔滔不絕地傾出讚美的話。意麗娜已經不在聽他了，她把花拿到臉前，又以她奇異的罩着一層陰影的瞳仁很大的眸子望着遠處。微弱的輕颺拂起了她的細緻的頸帶的端末，飄在肩上好像羽翼。

公爵出現了。他的頭髮梳得很講究，白領帶，古舊的黑色晚禮服，襟鈕上掛着弗拉狄米綬帶的貴族勳章。在他的後面出來了公爵夫人，穿着古式的中國絲綢衣服，帶着一種不安的嚴峻，這裏面隱隱着凡是做母親的焦灼的心，她跟在她的女兒後面，替她抖拂着，這就是說，完全不必要地拉扯她的長袍的繡褶。一輛古式的四座位的出租馬車，由兩匹粗毛馬曳着，輪子碾過未掃的凍結了的雪堆，走近墻滑來，一位穿着怪相的號衣的瘦老的僕人奔進大門，用一種吃力的調子喊報馬車預備好了……公爵和公爵夫人給留在家裏的孩子們做過睡前的祝福之後，各人把自己裹在皮衣裏面，走出階滑；意麗娜披一件小外套，太單薄也太短。這時她多麼恨這件小外套啊！

畢維諾夫送他們到門邊，希望能得到她臨別的一次盼

駛，但是她坐進車廂，頭也不回。……里維諾夫氣憤門門馬，奇靈維特哇無語的……
入學在半時分他在貴族廳的窗下走過。數不盡的高鐵守上燭炬輝煌，透過紅色的帷幕；傲岸的
，歡樂的誘惑的斯德勞茲的華爾茲旋律，響徹整個擠滿馬車的廣場。……
第二天下午一點鐘，里維諾夫到那西寧的家裏去。除了老公爵之外他沒有看見別的人，公
爵立刻告訴他說惹羅娜頭痛，睡在床上，要到天晨起身，說是在第一次跳舞之後，這種微微的
不適一點也不足為奇的。

C'est très naturel, vous savez, dans les jeunes filles. (『在年青的姑娘，你知道，這是很平
常的，』) 他用法語添了一句，這使里維諾夫驚訝；里維諾夫同時注意到他不似往常穿着寢衣
，而是穿着一件外套。『再則』，那西寧繼續說，『經過昨晚的事故之後，怎能不發生一點擾
亂！』

「事故？」里維諾夫喃喃說。

「是的，是的，事故，事故，de vrais événements, (真正事故，) 你想不到，格里哥利
·密哈洛維奇，quel succès elle a eu! (她真『鳴驚人！』) 皇室全體都注意到她了！亞歷克山得
爾·費陀羅維奇親王說她的位置是不該在這兒的，說她使他想起了黛芳西斯公爵夫人。你知道

……這位……著名的……還有老卜刺寧略蘭帕夫在衆耳共聞之下宣稱薩羅娜是 la reine du bal (跳舞會的皇后)，願意把自己介紹給她；他也向我介紹，這就是說，他對我說他記得我好像是一個輕騎校尉，問起我現在那部裏服務。預知謎的是那位伯爵，是這樣的一位 «doux seigneur Beau sexe!» (女性崇拜者!) 但還不止此，我的公爵夫人……他們也不給她安靜：娜泰雅·尼基蒂須娜親身和她談過話……我們還要些什麼呢？惹羅娜和所有的最漂亮的貴公子們跳舞，*avec tous les meilleurs Cavaliers*；他們不斷地來謁見我……我簡直數也數不清了。你相信麼，他們前後左右地擁住我們；在瑪蘇加舞的時候他們單是找她。一個外國外交家，聽說她是一位莫斯科小姐，便對沙皇說……*Sire,* (「陛下，」) 他說，*«devidement chez Moscou qu'est le centre de votre empire!»* (「莫斯科無疑地是貴國的中心。」) 另一位外交家說……*«C'est une vraie revolution, Sire — —»* (「這真正是一種革命，陛下」) *revolution* (顯示) 或是 *revolution* (革命。①)……類乎這些的話。是的，是的，是這樣說。我告訴你這是不平常的

① 雙關語。莫斯科是俄羅斯舊都。當時的京城是彼得堡。譯者。

② *Revelation* (顯示) *Revolution* (革命) 二字語音近似，也是一句雙關語。——譯者。

事情。」

「那末，惹爾娜自己呢？」里維諾夫聽對公爵的話，手腳都冰了，「她快樂麼？她覺得高興麼？」

當然快樂；爲什麼不歡喜呢？但是，你知道，她不是一眼看得透的；昨天誰都對我說：『真是驚異！ jamais on ne dirait que mademoiselle votre fille est a son premier bal.（誰都不信說令媛小姐是第一次出來跳舞。）萊森巴赫伯爵也是其中之一，……想來你認識他的罷。』

「不，我一點兒也不認識他，從來不曾聽見過他。」

「他是我妻子的表兄弟。」

「我不認識他。」

「一個富翁，住在彼得堡，通曉時勢的御前大臣，在里窩尼亞，什麼人都在他的掌中。直到現在他和我們疏遠……但是，當然，我並不會因此對他懷惡意。」 *ai l'humeur facile, comme vous savez*（我脾氣頂好，你知道，）總之，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坐在惹爾娜旁邊，和她談了一刻鐘——不多不少剛好一刻鐘——的話，隨後對我的公爵夫人說…… *Ma cousine*（「我的表妹，」）他說， *Votre fille est une perle, c'est une perfection*,（「令媛是一顆明珠，一個才

貌兼備的女孩子，人人都祝賀我有這樣的一位外甥女……」這之後我回頭望見——他跑到一位很重要的女員面前，和他說話，一面望着意麗娜……那大員也望着意麗娜……」

「那末意麗娜今天一天是不起身了？」里維諾夫又問。

「對：她頭痛得厲害。她告訴我叫我替她接見你，並且謝謝你的花，*qu'on a trouve chat-
trous*，那是可愛的。」她需要休息……公爵夫人出外拜客去了……我，我已呢……你看……

公爵嘆了一下，兩足蹣跚不安地好像忘了還要想說些什麼似的。里維諾夫拿起帽子說公爵有事請便罷，過一會兒再來開候她的健康，他走了。

離開鄂西寧家沒幾步遠，他看到一輛漂亮的雙座馬車停在警察守望崗前面。一個漂亮的穿制服的僕人從車廂裏怠慢地探出半截身子來，問那位芬蘭巡長說巴樊·華西葉維奇·鄂西寧公爵住在那裏？里維諾夫瞥一眼這輛馬車，裏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皮色蠟黃，高傲而多皺紋的面孔，希臘式鼻子，形相奸刁的嘴，裹在一件黑貂大篷裏面，外表上確是一位大人物。

原书空白页

九

里維諾夫並沒有如約等一會兒再去；他想把這會見接到第二天也許更好些。當她翌日十二點左右走進道於他太熟悉了的客室的時候，看見只有維克多林加和克麗奧佩特林加兩位小公主在家。他先向她們道好，然後問她們惹麗娜病好了些沒有，他能不能見她？

「惹麗諾契加○和媽媽一道吹（出）去了，」維克多林加回答；她的口齒有點不清，但比起她的妹妹來要大膽些。

「怎樣，……她出去了？」里維諾夫重複着，他的心底裏起了一陣無聲的震顫。「這時候她不……不……不來照顧你們，教你們讀書麼？」

「惹麗諾契加現在再也不靠（教）我們塗朱（讀書）了，」維克多林加回答。「現在再也不靠（教）了，」克麗奧佩特林加跟着她說。

「你們的爸爸在家麼？」里維諾夫問。

○惹麗諾契加：惹麗娜的愛稱。譯者。

「爸爸也不在家，」維克多林加強說，意圖讓哭加身子不熟悉舒齊；（鎮夜她苦（哭）

苦（哭）着……」

「哭著？……」

「是的，苦（哭）着……葉哥羅夫娜（）告訴我的，而且她的眼是那樣的紅，完全中（腫）了

……」

維諾夫在客室裏來回踱了兩趟。好像着了涼似的發顫，跑回自己的寓所。他經驗到如同登上了高塔，從頂端向下俯視的一種暈眩感覺。一切都在他內部寂滅了，他的頭顱眩地在慢慢旋轉。模稜的錯愕，像耗子竄過似的思想，朦朧的驚懼，麻木的期待，和奇異的，幾乎是惡意的好奇心，以及擠不出來的眼淚的苦楚充填了他重荷的心，在嘴唇上却浮着勉強的虛空的微笑，作着無意義的祈禱——不同誰人的祈禱……哦，這一切多澀苦，多可恥的墮落！「惹麗娜不肯見我了。」他腦裏不住迴轉地想，「這很明白，但是為什麼呢？在這不吉的跳舞會裏碰到了什麼事情？怎樣一下子就會變了卦呢？這樣突然……」人們常常看到「死」突如其來，但是從來不

① 葉哥羅夫娜：女僕的名字。——譯者。

能習知它的兀突，他們覺得漠無感覺。」「她不給我稍個信兒，不想親自對我解釋……」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一個亢奮的聲音在他身邊叫喚。

里維諾夫一驚，看見前面站着他的家僕，手裏拿着一封信。他認出這是惹靈娜的筆跡……在他未折開這封漆之前，他預感一種不幸要降臨了，他頭沉到胸際，肩胛又起，好像準備來抵擋這打擊似的。

終於他鼓起勇氣，一下子扯開信封。在一張便箋上寫着以下的數行：

「饒恕我罷，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們中間的一切都完了；我要去彼得堡。我非常不幸，但是事情已定，無可挽回。這好像是我的命運……不，我不想辯解我自己。我的預感現實了。原諒我罷，忘却我；我是配不上你的。寬宏些，不要來找我。」

惹靈娜

里維諾夫讀了這簡短的三行字，慢慢地倒在沙發裏，好像誰給他兜胸打了一拳似的。他讓這信紙從手中滑落到地上，復檢拾起來，重讀一遍，輕輕地自言自語：『去彼得堡，』復讓它掉下，完了。接着又來了平靜的感覺；他甚至於把手伸過腦後，把墊在頭底下的枕頭弄得平平

直直。』男子們受傷至死也不願仆的，『他想，『怎樣來，便怎樣去。一切都自然；我早就料到了……』』（他對自己說謊了，他是從來不會料到這一回事。）『哭了，……她哭了？……哭點什麼？爲什麼哭，既然她不愛我！但是這也很容易懂的，這符合她本來的性格。她——她配不上我……對了！』（他苦笑了。）『她不知道她自己身上潛藏着多少魅力——在跳舞會中得到的效果使她有了這種自信，那末還肯和我這樣無足輕重的窮學生一起麼？——這一切都容易明白的。』

但是他記起了她溫柔的話，她的微笑，記起了她那雙永遠也忘不了永遠也看不到的，當落在他身上和他的眼光相值的時候照亮了他。融化了他的眼睛；記起了一個飛速的，虛性的，火熱的吻——於是突然噤咽了，瘦癯地，怒不可遏地，湧着復仇之念地噤咽了；他翻臉向下，好像渴想把自己和他的周圍撕成片片似地以瘋狂的快意窺閱自己，扼塞自己，把發熱的面頰放進沙發的墊子中間，用牙齒咬着它。

唉！里維諾夫前天看到的坐在馬車裏的那位男子並非別人，正是鄂西寧公爵夫人的表兄弟，豪富的御前大臣，萊森巴赫伯爵。他注意到了蘇麗娜在若干高級大員身上所引起的垂青，馬上想到從這樁事實上，*Minerals Accurate*（有幾分把握地）可以得到什麼好處，他立

刻就定下計劃，正如一個處事果斷的男子，手腕靈活的廷臣。他決定火速進行，拿破崙式的。

『我要把這絕世的女孩子接到我家裏，』他這樣默想着，『接到彼得堡家裏；我把她立做我的繼嗣，想得個好主意哪，天！我甚至於把全部財產都遺留給她；好在我沒有孩子。她是我的外甥女，我的伯爵夫人又寂寞又冷清……客廳裏有一個俊俏臉兒總要愉快得多……是的，是的，這就是，』

serena Ideas jar eine Idee!（這是一個主意，這是一個主意！）但他可得要

勸誘，眩惑，打動她的父母才行。『他們伙食都不夠門銷，』當伯爵坐在馬車裏到狗廣場去的路，路上他繼續反復地想，『所以，我擔保，他們是不會固執的。他們也不是偏重感情的人。我可以給他們一批錢。她呢？她一定答應的。蜜總是甜的——昨晚她聽到過了。這是我單方面的非非想，該得承認；卻讓他們占了便宜……便宜了老傢伙們。我可以對他們如此這般地說……那末你們必得要決定啦，——否則我另找一個承繼的——一個孤女——這也許更適合些。肯呢不肯——我派定二十四個鐘頭給你們考慮——*und dankt Euch!*（這樣就算說定。）』

伯爵邊帶着這一批話，伯爵來求見公爵，後者在前天晚上跳舞會中早就預料到了他的拜訪了。這拜訪的結果好像值不得鋪敘，所以這裏從略了。伯爵的預料也沒有錯；事實上公爵和伯爵夫人一點也不固執，接受了這批錢；惹麗娜也在限期滿前之前答應了。要她和里維諾夫斷絕關係

這是不容易的；她愛他；在把給他的信送出之後，她直睡在床上不起身，不住地哭，消瘦了，蒼白了。但是不管這些，一個月後公爵夫人把她帶到彼得堡，安置在伯爵的家裏；把她交給伯爵夫人照管。伯爵夫人是一個心地很好的婦人，但是頭腦笨得像母雞，外表也有點像母雞。里維諾夫離開了大學，跑回鄉下父親的老家。漸漸地他的創傷平復了。起先他一點也不知道蕭娜的消息，真的他避開了彼得堡的以及和彼得堡上流社會有關的談話。過後，逐步地關於她的風傳——的確不是惡意的，只是好奇地——流布了；關於她的閒話也忙起來了。這位光輝燦爛的接着特殊烙印的年青鄂西寧小姐的名字在鄉僻社會中也愈來愈頻繁地掛在人們的嘴角上了。好像從前有一個時候，男子們提起伏羅廷斯基夫人的名字一樣，說起她來總有一番驚奇，一番尊敬，和一番妬羨。終於她結婚的消息來了。但是里維諾夫對這最後的新聞簡直不會注意；那時候他已經和泰雅娜訂了婚了。

現在，讀者無疑地可以明瞭當里維諾夫喊着「難道是她麼」的時候他所記起的是什麼人了，那末讓我們再回到巴登，重新續起被打斷了的故事的線索罷。

里維諾夫很遲纔睡着，睡得也不久；他起床來的時候太陽剛剛上來。從窗口遠望，灰暗的山尖襯着明淨無塵的天穹，在雲霧中浮起。「那樹林底下該是多麼涼爽！」他想；於是趕快穿好衣服，忽然瞥了一眼夜來開放得更豔麗的瓶花；拿起手杖，動身向著名的「絕壁」上的一古堡」走去。清新的朝氣頗有力地愛撫地圍裹了他。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勇敢地踏開步子；青春的生氣蓬勃的健康在他每一根脈管裏躍動；大地好像在他輕捷的步履底下彈回來。每步都使他更心曠，更幸福；他在朝霞璨然的樹蔭底下，一條鋪着粗砂的小徑上走，沿着一排枝頭茁着春芽，給濃蔭籠上一道新綠邊緣的杉木行列。「多愉快！」他不住地自言自語。突然他聽到了一陣熟悉的聲音；他朝前望去，只見伏羅希洛夫和巴倍夫迎面走來。這使他着慌了；好像小學坐躲避教師一樣，他連忙跑去躲在一簇樹叢後面……「救主哪！」他祈求着，「慈悲地遣走我的同胞們罷！」他覺得這時候只要不被他們瞧見，就是化幾個錢也在所不惜……幸而他們沒有瞧見他，主意慈悲的。他聽見伏羅希洛夫，以自信的軍人叮嚀，向巴倍夫大談其哥底式建築的種種演變，巴倍夫只唯唯地應着，顯然伏羅希洛夫把這一演變」已經拉扯得很久，連這位脾

氣頂好的熱情家也開始不耐煩起來了。里維諾夫咬緊嘴唇，伸長頸項，細聽他們腳步聲漸漸走遠，着實過了好些時光；隔了很久，這訓話式的談話的聲音——一會兒喉音的，一會兒鼻音的——還繼續地傳入他的耳鼓；終於，一切復歸靜寂了，里維諾夫好像心裏放下了一塊石頭，自由自在地呻吟着，從藏匿的所在跑出來，再走。……

他在山裏遊了三個鐘頭。有時他離開正路，從一塊岩石跳到另一塊岩石，蒼苔溜滑，不只一次地跌倒了；於是他揀一片岩崗坐下，在橡樹或白楊樹的蔭裏，諦聽着長滿了鳳尾草的小澗的晝夜不息的潺湲，和令人忘憂的蕭蕭林葉的聲音，與夫孤寂的山鳥滑越的啼鳴，作着許多愉快的幻想。一種輕微的愉快的陶醉暗暗地襲來，愛撫地臨近，他癡癡就要睡着了……突然他微笑了，回首瞻顧，林木金青交錯，移動着的枝葉輕柔地映入他的眼簾，——他又微笑了又闔上了眼睛。他開始想吃一點早餐，於是擇路向古堡走去，在那兒，只要化幾個「克盧士」^①便可以得到一杯可口的牛奶和咖啡。但是當他正在古堡前平台上一張白漆小桌子邊沿坐下來的時候，他聽見一陣雜沓的馬蹄聲，三輛無蓬馬車停下來，車中走下一大羣貴婦人和漂亮男子……

① 克盧士 Krauterei：古德奧小銅幣，值半分錢。——譯者。

維諾夫立刻認得他們是俄國人，雖則滿口說着法蘭語……也正因他們說着法蘭語。貴婦人們的服裝是出人頭地的高尙文雅；男子穿着式樣時新的腰身窄小緊貼着身體的外套，——現在這種樣式是不常見了——頂上等質料的灰色褲，和有光澤的都市人愛用的帽子。婦人的頸上都打着一條黑色的，窄小的，抽得緊緊的領結，他們的渾身態度舉止都有點軍人氣派。實際上；他們的確是軍人；里維諾夫湊巧碰得一班年青將官們——社會地位最高，最有權勢最重要的人物——的野妻了。他們的官腔到處都清楚地表現出來；在他們的譚談瀟灑的態度上，和講謙卑的微笑上，全然不動聲色的表情上，女性化地動一動肩胛，搖一搖胴體，彎一彎膝節的動作上；……這種官腔也在他們的說話聲音中表示出來，這聲音，好像是非常客氣而又求全責備地在答謝着他們部下。全體軍官們都洗刷得挺乾淨，臉刮剃得挺光，渾身飽和着真正老牌的貴族和禁衛軍的香氣。上等雪茄煙和最名貴的印度香料的氣息。他們全都有着貴族的手——又白又大，指甲緻密，光潔如象牙；他們的口鬚發亮，牙齒射光，細嫩的皮色在兩頰上作玫瑰紅，下巴則微帶青色；是挺標緻挺美麗。年青將官們中間有幾個挑揀些，有幾個正經；但是全體都具備着敦養良好的表徵。他們每個人都深自知道他本人的身價和他在帝國的將來地位上的重要性，所以處身接物，嚴肅而大方，略微帶點滿不在乎的樣子，那種「管他媽」的神氣，尤其是在國外談

行的當兒，還出落得更自然了。這羣人一陣譁然你推我讓地坐下，喊着笑臉迎人的侍僕。里維諾夫趕忙喝完他的牛奶，付了賬，戴上帽子，正從將官們身邊擦過的時候……

「格里哥利，密塔利奇，」他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你不認識我麼？」

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來。這聲音……這在往時太多次使得他心悸的聲音……他回過頭來，看

到了麗麗娜。她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兩手交疊着靠在一把移得很近的椅背上；頭偏在一邊，臉上堆笑，

親熱地望着他，似乎非常歡喜。

里維諾夫立即認得是她，雖則別後十年間她形貌改變了，她從一個姑娘成了婦人了。她苗

條的腰肢發育得臻於完美，從前狹小的肩胛的線條，現在卻令人憶起意大利古宮殿承廳上站着

的女神。但是她的眼睛依然沒有改變，在里維諾夫看來，好懷和在莫斯科小屋中那時候一樣地

在望着他。

「麗麗娜，」他預地吐出一聲來。這中人要重溫舊夢。有人由殿上落下來

「你認得我麼？我多快活！多快活！」

她忽然停止了。臉微微一紅，挺一挺身子。……

「這是很愉快的會見」，她用法語繼續說。「讓我給你介紹我的丈夫。Léonard, Monsieur Léonard, mon ami d'enfance; (傑萊黎，里維諾夫先生，兒時的朋友) 傑萊黎·弗拉米米羅維奇。賴米羅夫，我的丈夫。」

青年將官們中間的一個，差不多是頂漂亮的一個，從椅子上站起，以十分恭敬的禮貌向里維諾夫鞠躬，同時其餘的友人們微微地燈一燈眉頭，或者寧可說是各人擺出一副凜不可犯的神氣，好像相禮度宜來應付這不速而來的平民俾的，參加野宴的貴婦人們則以為謎一謎眼晴笑一笑是挺合適，甚至於裝出為難的臉色。

「你在——在——巴登住得好了麼？」賴米羅夫將軍帶着一種全然非俄羅斯式的貴介子弟派頭問。顯然他不知道對他妻子的兒時朋友說些什麼才好。

「不，不久！」里維諾夫回答。

「你想久住麼？」彬彬有禮的將軍繼續。

「我還沒有打定主意。」

「啊！這是很愉快的……很。」

將軍住口了。里維諾夫也沒話說。大家帽子拿在手裏，上身朝前弓，咧開牙齒微笑着，各

人望着對方的頭頂。

「Doux gendarmes et beau dimanche,」(「一個晴天，一雙警察」，(一位鸚鵡眼黃臉面的將軍哼唧着，——當然唱得不大合拍，我從來不會聽得過一個俄羅斯紳士唱得合拍的——)他的臉上的表情總是生氣樣子，好像他自己不能原諒他自己那副尊顏似的。在全體的伴友中間，只他沒有玫瑰紅的皮色。

「但是你爲什麼不坐下來？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蕭蕭終於說。

里羅諾夫依了她的話坐下來。

「I Say, Valerian, Give me some fire,」(「喂，徒萊黎，給我火」，(另一位將軍用英語

說，他也很年青，但是已經很肥碩，一動不動的眼睛老是望着天，一部絲絨絨的八字鬚，時常用他雪白的手指揆着。顧米羅夫遞給他一個銀火柴盒。

「Avez-Vous Des?」(紙烟)(「你有紙烟沒有?」)一個貴婦人問，聲音有點含糊。

「De vrais papillos, comtesse,」(「真正老牌紙烟，伯爵夫人。」)

「Doux gendarmes un beau dimanche,」鸚鵡眼將軍又說了，很吃力地。

「你一定要來探望我們，」這其間，蕭蕭對里羅諾夫說：「我們住在歐羅巴旅館。下午

四點至六點我總在家。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

里維諾夫望着惹麗娜；她也沒有低下眼睛避他。

「是的，惹麗娜·巴夫洛夫娜，很久了——自從莫斯科。」

「自從莫斯科，是的，自從莫斯科，」她率然重複着。「來望望我，我們談一談，回憶一下過去。你知道麼，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沒有多大改變。」

「真的？但是你改變了，惹麗娜·巴夫洛夫娜。」

「我老了些。」

「不，我的意思不是。」

「Treny (惹麗娜?)」一位黃頭髮黃帽的貴婦人，在和坐在她身邊的軍官交頭接耳絮絮地說了些什麼之後，帶着若有所問的腔調喊，「Treny?」

「我老了些，」惹麗娜繼續說，沒理睬那婦人，「但是我沒有改變。不，不，我一點也沒

有改變。」

「Deuy, gendarmenn beau diman hai!」又唱了。這位易怒的將軍只記得這名歌的頭一句。

「還有一點點刺身，閣下，」八字鬍的肩將軍說，帶着一陣高聲的粗野的朗笑。顯然這句

話是從一個什麼有趣的而爲這 Deo cruce (上流社會) 所熟知的故事中所引來的，接着再是
厚短促的乾澀的笑，於是又睜眼望天。這集團中其餘的人都笑了。

「你真是掃興的東西， Boris！波里斯！」賴米羅夫低聲地說。他說的是英語，把 Boris 這

名字讀得簡直像一個英國字。

「Hence? 黃帽貴婦人說過第三遍了。意麗娜突然回頭朝着她。」

「Eh bien? quoi? que me voulez-vous?」(「聽着什麼？你要什麼？」) 貴婦人交銀幣上緊翠的

「Je vous dirai plus tard,」(「停一會告訴你，」) 貴婦回答，裝俏地。她外表很不動人，

可老是裝俏，賣俏。有人挖苦地說她「Vinaudait dans le vide」(「向空中賣俏。」)

意麗娜不耐煩地皺皺眉頭，聳一聳肩。巴夫夫夫。

「Mais que fait donc Monsieur Verrier? Pourquoi ne vient-il pas?」(「梵爾提先生幹些什麼

呢？爲什麼他不來？」) 一位貴婦人拖着大俄羅斯民族所特有的長腔喊道，這音調在法國人

耳朵中聽來怪不入耳的。

「啊，佛，啊，佛，摩舍梵爾諦？摩舍梵爾諦？」另一個貴婦喚聲歡氣地說，她的誕生地

是阿爾卑斯。

兩週至六週好戲王家。幾門財人新亦見面了。

「請你們放心，太太們，」賴米羅夫插嘴道：「Monseigneur le Duc a promis de venir se mettre a vos pieds。」（「梵蘭提先生答應過我要來跪倒在你們腳前的。」）

「噫，嘻，嘻！」貴婦人們搖着扇子。

侍者奉上幾杯啤酒。

「Baltisch-Bier？」（「拜耳啤酒？」）八字鬚將軍問，故意很低聲，裝做驚訝樣子——

«Guten Morgen»（「早上好。」）

「那末？巴凡伯爵還在那兒麼？」一個年青將軍冷冷地沒精打采地問另一個將軍。

「在的，」那個將軍同樣冷冷地回答，「Mais c'est provisoire。」（但這是臨時差使。）他們說

們說，倘若要來接他的任。」

「啊哈！」第一個說話的將軍在牙齒縫裏透出一聲。

她想說的是一句話

Ab, vous, ah vous, monsieur Verdier, monsieur Verdier, monsieur Verdier

譯者

「啊，是的，」第二個答話的將軍牙縫裏透出一聲。

「我不懂，」剛纔哼着歌的將軍開始了，「我不懂波耶爲什麼要舉出種種的理由來辯解自己——當然哪，他把那商人打得正好，*il l'a fait rendre gorge*……（他打得他嘔吐起來……）

哪，打甚麼緊？他也許還有他私下的理由。」

「他怕……給報紙揭發開來，」有人喃喃說。

易怒的將軍發火了。

「好，這欺人太甚了！報紙！揭發！假使由我作主的話，我要叫報紙除開登載肉價麵包價和賣靴子賣皮料的廣告之外什麼都不准登載。」

「還有敗落戶拍賣地產的廣告，」賴米羅夫添了一句。

「在目前情況中，也許……但這是何等樣的談話呀，在巴登，*au Vieux Château*（在古堡。）」

「*Mais pas du tout! pas du tout!*」（但這不打緊！不打緊！）帶帽子的婦人回答道，

「*J'adore les questions politiques*。」（「我愛談政治問題。」）

「*Madame a raison*。」（「夫人說得對，」）另一位有一副非常可愛的女人相貌的將軍驕入

「句。」「爲什麼我們要避開這些問題不談……在巴登又何妨？」

說了這句話，他和藹地望一眼里諾維夫，謙遜地微笑。

「一個正直不阿的男子不應該在任何情形之下否認他的信仰。你們想這可對？」

「當然對，」易怒的將軍接腔說，「眼一眼里諾維夫，好像間接攻擊他似的，「但是我覺得沒有……這必要。」

「不，不，」謙恭的將軍以同樣的和婉說，「剛纔我們的朋友樊萊瑟·弗拉茲米羅維奇提到官產拍賣地產。那不是一樁事實麼？」

「但是現在地產賣不出去，沒有人要！」易怒的將軍喊道。

「也許是的，……也許是的。爲了這理由所以我們應該大聲疾呼地宣示這事實……這危機四伏的可悲的事實……。我們是破產了……很好；我們窮了……這毋庸爭辯；但是，我們，大

地主們，我們仍舊代表一種原則…… un principe. (一種原則。)保存這原則是我們的義務。

Cardon, indame, (對不起，太太，)我想你掉了手絹了，當某種 就這樣說罷——黑瞎的

潮流甚至於影響到我們的最卓越的頭腦的時候，我們是義不容辭地要用手指 (他伸出他的手指) 給公民們指出道趨於滅亡的深淵。我們應當鄭重堅決地警告他們「回頭罷，回頭罷……」這

就是我們所要說的。

「可是，並不能統統回過來。」賴米羅夫快快地說。

「請聽的將軍只是露齒笑了笑。」

「是的，統統，統統，mon tres cher，（我最親愛的，）回得愈後愈好。」

這位將軍又禮貌地望了里維諾夫一眼。里維諾夫覺得受不了了。

「難道我們要回到「七鮑耶爾」的時代去麼，閣下？」

「爲什麼不？我是毫不躊躇地表示我的意見的；我們得把……是的……把既成的……一律

取消。」

「連那二月十九？」

「連那二月十九……能取消儘取消。On est patriote ou on ne l'est pas.（要末做一個愛國者

一六二〇年，波蘭與俄構兵，俄兵大敗。莫斯科貴族起叛爲內應，囚俄皇法西里。許

斯基，由貴族推代表七人代理行政。是爲「七鮑耶爾」政治時代。譯者。

一 亞歷山大二世宣佈農奴解放的日子——新曆一八六一年三月三日。——Herford 英

譯本註。

否則便做一個不愛國者。」——還有自由，要否取消呢？」他們問。你們想自由是民衆所寶貴的麼？問問他們看——」

「試一試罷，」里維諾夫插嘴了，「試去到奪還自由着。」

「Comment nommez-vous ce monsieur?」（這位先生叫什麼名字？）將軍輕輕問賴米羅夫。

「你們在討論點什麼啊？」昨將軍突然開始說。顯然他是這團體中的搗亂分子。——儘是談那新聞紙麼？談那一個銅子一行字的文巧麼？讓我來告訴你們一個小小的故事，關於我和一個吃筆桿的傢伙的——這故事很有趣。有人告訴我他製造了我的語言。當然哪，我立刻便把他傳到我的面前來了。他們替我把那文巧帶上來。「怎麼啦？」我說，「我的好傢伙，你造了我的語言？是你的愛國感情過剩麼？」是的，多了一點，」我說。「那末，」我問，「你愛不愛錢？」「愛的，」他說。於是我把手杖的柄鎖給他聞一聞，「你喜歡這個麼？我的安琪兒？」「不，」他說，「我不喜歡它。」「但是你得聞一聞，」我說，「我的手很乾淨，」——「我不愛它，」他說，「這樣便够了。」——「但是我倒非常愛它，我的安琪兒，」我說，「雖則不預備給我自己的，你懂得這比喻麼，我的寶寶？」「是的，」他說。「那末記住，以後好好做個乖孩

子，這一個金盧布給你；去罷，該得日夜感謝我。」於是那吃等桿飯的傢伙跑開了。」

將軍軒然大笑，其餘的人，也跟樣大笑——只除了蕙麗娜，她，陰沉地望了望說話的人，連一絲笑意都沒有。

謙遜的將軍拍一拍波里斯的肩膊。

「這都是你的捏造，哦，我親愛的朋友……你用你的手杖嚇人……你可是連一根手杖也沒有。C'est pour faire rire ces dadas.（這是說給太太們笑笑的。）只爲了一個好笑話。但這不是要討論的要點。剛纔我說過我們一定要完全向後轉。請懂得我的意思。我並不是敵視所謂「進步」的，只是所有的那些大學，神學院，民衆學校，那些大學生們，牧師兒女們，平民子弟們，和那些小鬼頭們，tout ce fond du sac, la petite propriété, pire que le proletariat.（所有的從兜兒底裏的寶貝，那些小地主，比普羅列塔利亞還要壞。）——他說到這兒，氣力不加，幾乎是微弱的聲音——voilà ce que m'étraine……（這就是嚇壞了我的……）這就是我們應該制止而必得制止的。」（於是又和藹地望了望維諾夫一眼。）「是的，應該加以制止。不要忘記了在我們中間誰都沒有作過任何請願，誰都沒有要求過什麼。比方說——地方自治，誰要求的？你要求過麼，還是你，或你，或是你們，Mesdames?（太太們？）你不單作法自斃地束縛了自己，

也束縛了我們了，你知道。」（將軍的豐采的面孔爲一種喜悅的微笑而煥發了。）「我親愛的朋友們，爲什麼你們要討好取悅羣衆。你們歡喜德謨克拉西，這說來中聽，樂了你，薰得你香噴噴的，你也可以借此遂你的私圖……但是你知道這是一柄兩面刀。還不如老樣子來得好，和從前一樣……着實靠得住些。不要讓羣衆講理，信任貴族政治，只有「它」是權力……真的這樣一定更好些。至於進步……我當然不反對進步的。只是不要給我那些律師，陪審員，民選官吏等等……只要不侵犯統治權，——統治權高於一切——你可以造橋，築碼頭，辦醫院，用煤炭燈把大街點得通亮，有何不可呢？」

「彼得堡四面火勢燎天了，你去談你的進步罷！」易怒的將軍嚇唬地說。

「是的，你是個懷着惡意的傢伙，我看得出來，」胖將軍說，頭洋洋地搖搖頭；「你可以做一個首席檢察官，但是在我的意見，*avec Orpheus aux enfers le progres a dit son dernier mot.*

（在地獄裏的奧斐斯，進步是已經決定的了。）

● 這句話在這里沒有特殊意義，不過加重語氣。希臘神話，奧斐斯是 Apollo 和 Calliope 之子，詩人和音樂家。他的七弦琴奏時，能使木石感動。當他的愛妻 Eurydice 死後，他竊入冥府，以琴聲感動 Pluto。尤其借返人間，但囑其不得回顧，彼偶一回顧，愛妻之影即消失矣。——譯者。

「vous dites tout jours des bêtises,」（「你老是說傻話，」）亞爾樂麥茲的貴婦人微笑着說。

胖將軍裝出尊嚴的樣子。

「Je ne suis jamais plus sérieux,」adams, que quand j'ai dit des bêtises.」（「我說傻話時候

，太太們，便是最正經不過的。）」

「這句話埃爾批先生說了好幾遍了，」亞麗娜低聲說。

「Où la pègne et des farces」（腕力和禮貌。）」胖將軍喊，「hé la poigne surtout,」（尤其是

腕力。）」或者照我們俄國人的說法，便是：「要有禮貌，可是莫藏起你的拳頭。）」

「哦，你是個壞蛋，無可挽救的壞蛋，」謙遜的將軍插口罵。Meadames,（太太們，）不要聽他。會叫的狗不咬人的。他除了和女人調情之外別無所愛。」

「不作興這樣，波里斯，」賴米羅夫和他的夫人交換了一個限花之後說，「取笑只管取笑，但是太過分了點。我們不該忘記，進步是一種社會現象；這是一種假候。我們應該睜開眼睛

觀察牠。」

「不錯，」胖將軍皺一皺鼻子說，「我們知道你要做政治家。」

「不見得……一點也不想做政治家！但是一個人不應該拒絕認識真理。」

「波里斯又把他的手指摸到八字鬚上，瞪眼望天。」

「社會生活是很重要的，因為民族的發展，和國家——就這樣說罷——的命運——」

「波里斯帶責備的口吻說，"Il y a des dames ici."（這兒有許多太太，）想不到你會說這些話。你想做委員麼？」

「謝謝天，委員會現在都停止——活動了，」易怒的將軍插進一句，他又開始哼着："*Denk gendarms, uw beer drink!*"

「渾蛋！但是波里斯却轉身朝着「向空中賣俏」的婦人，沒有放低聲音，也沒有改變他臉上的表情，用許多問話強她回答什麼時候「答報他的虛誠，」好像他是無可挽救地愛上了她，為她受盡苦惱的一樣。」

「在這談話中，每一刻工夫都使里維諾夫愈覺得不舒服。他的驕傲，他的率真的平民的驕傲，幾乎是反激起來了。」

「在他面前，一個小官吏的兒子，和這些彼得堡掌握軍權的貴族們中間有什麼共通的地方？他愛他們所恨的一切；他恨一切他們所愛的；這樁事實他認識得太清楚：整個身心都感覺到。在他

們中間，謝爾西奧斯基和波里斯，雖然都受過教育，但他們不但不受教育，而且還受着教育。

「謝爾西奧斯基和波里斯，雖然都受過教育，但他們不但不受教育，而且還受着教育。」

「謝爾西奧斯基和波里斯，雖然都受過教育，但他們不但不受教育，而且還受着教育。」

「謝爾西奧斯基和波里斯，雖然都受過教育，但他們不但不受教育，而且還受着教育。」

「謝爾西奧斯基和波里斯，雖然都受過教育，但他們不但不受教育，而且還受着教育。」

「謝爾西奧斯基和波里斯，雖然都受過教育，但他們不但不受教育，而且還受着教育。」

「謝爾西奧斯基和波里斯，雖然都受過教育，但他們不但不受教育，而且還受着教育。」

「謝爾西奧斯基和波里斯，雖然都受過教育，但他們不但不受教育，而且還受着教育。」

看來，他們的笑話是乏味的，他們的腔調是難受的，他們的動作本態是虛偽的：在他們流暢的言詞中他覺得有一種可憎的可輕蔑的調子。但是他，卻在他們的面前低頭羞怯，在這些東西，這些敵人面前低頭。「呸！多討厭！我厭了他們，我在他們面前成爲可笑的了，」他腦中不住迴轉地想着，「爲什麼我留在這裏？走罷。立刻走罷。」蓋麗娜的在場也留不住他，她引起了她憂鬱的情緒。他從椅子上站起，開始告辭。

「你就要走了麼？」蓋麗娜說，但是想了一想之後，也不強留他，只是求他答應說一定來看她。賴米諾夫將軍以同樣的禮文雜的禮貌同他告別，和他握一握手，送他走到平台的盡頭，但是里維諾夫迴繞過那條路的第一個轉彎，他聽見他的背後起了一陣全體驟然的大笑，這笑聲和他無關，是爲了那位等待好久了的斐爾提先生，忽然騎一匹驢子，穿一條藍褲，戴一頂俄羅斯製造的帽子在平台上出現而發的，但是血湧上了里維諾夫的兩頰，他覺得強烈的酸苦：他的緊閉的嘴唇好像「上了」苦艾。可憎的俗物，他喃喃道，沒想到他和他們相處僅幾分鐘是沒有充分根據下這樣苛刻的評語的。而這就是蓋麗娜落入的社會，蓋麗娜，曾有一個時候是他的意羅娜！在這社會裏，她動着，生活着，統治着；爲了這社會，她犧牲了她個人的尊嚴，她心的最高貴的感情。……很明顯地是命該如此，她不配有更好的命運！幸而她不會問

起他現在的志趣，這多高興！否則他也許會在一他們一的面前打開自己的心來的……「絕不！再也不！」里維諾夫喃喃自語着，深深吸了一口清涼的空氣，幾乎是快跑地往山下朝巴登奔去。他想到他的未婚妻，他的親愛的，溫良的，聖潔的泰雅娜，在他眼中，她是多純潔，多高貴，多真實。他以極真純的溫柔記起了她的面貌，她的話，她的一舉一動的必要……他多麼焦急地盼望着她回來。

急劇的激動平靜了他的腦筋。回寓後他坐在桌邊，拿起一本書；突然這本書從他手中溜脫了，簡直打了一個寒戰……什麼事啦？什麼也沒有，只是意識……泰雅娜……突然他覺得他和她的會見是有點不可思議的，奇異的，不平常。這可能麼？他碰到了她，和從前那位譚麗娜談話了……為什麼在她身上沒有那種判斷在那些人身上的可怕的俗氣？為什麼他好像覺得她是厭倦，悲哀，憐惡她的處境？她是在他門的營壘裏，但是她不是一個敵人。什麼理由逼得她這樣快快地接待他，要請他去望望呢？

里維諾夫暗自驚奇了。「哦泰雅，泰雅！」他熱情地喊，「你是我護身的天使，只有你，我的溫良的保命神。我只愛你，永遠愛你。它決不去看「她」。完全忘了「她」，讓她和她的將軍們好閉心吧。」里維諾夫又拿紙捲來。

原书空白页

里維諾夫又拿起書本，但是讀不下去。他走出屋子，散一會步，聽一下書樂，溜一眼賭場，再回到房裏，試想再讀——還是不行。時間好像特別暗淡，不緊不慢地挨着過。比須察金，那位善於的，心平氣和的農事調停局局員跑進來，坐了三個鐘頭。他談着，辯駁着，提出許多疑問，間歇地一下子談論到高尚的，一下子又談到實際的問題，他把周圍的氣氛弄得遙遠着沈鬱的氣象，這使里維諾夫毫無，差點兒要癡起來了。說到散佈沈鬱——困人的，冰冷的，無可告助的絕望的沈鬱——的技巧，比須察金是無出其右的，就是長於散佈憂鬱的最嚴正的道學家，也絕對比他不上。只要看到他的剪得整整齊齊梳得光光的腦袋，奄奄無生氣的眼睛，端端正正的鼻子，便不由得令人倒吃一口涼氣；他的吞吞吐吐的，打瞌睡似的，懶洋洋的說話談調，好像天生就專爲了說些——堅信地，明晰地——「三得四，不是三，也不是五，」或者「水是濕的，」或者「樂善好施是可嘉的」那種千古不易的真理；或者是一個人無異於國家，國家無異於個人，爲了金融周轉，債務往來，對不能避免的「那一些話似的。然而儘有了這一套，他還是一個頂好不過的人！這是俄國的命運，在我們中間，好人便是沈鬱乏味的。比須察金

終於走了；卻來了個笨達舍夫，他，也不探探主人的口氣，便毫無廉恥地開口，向里維諾夫借一百盾，里維諾夫照數給了他，雖則事實上笨達舍夫並不討人歡喜，甚至於在他看來是有幾分討厭的，里維諾夫雖則的確知道這筆錢永也不會歸還；並且他自己正需要錢，然而他借給了他。爲什麼借給他呢，讀者也許要問。誰能解說！這又是俄羅斯人的一個弱點。該讀者把手們在資己的心頭，想一想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有多少次做事是絕對沒有理由的罷。笨達舍夫簡直謝絕沒謝一聲；要了一杯阿本泰勒，（巴黎的紅酒，）嘴唇也不抹，大膽地可憎地踉蹌踉蹌地擱着腿跟走了。里維諾夫望着那漸漸走遠的這賭鬼發紅的頸背，他多討厭自己！在天黑之前他收到泰雅偶寄來的信，信中告訴他姑母身體不大舒適，她在五六天之內不能來巴黎。這消息更使他陰鬱；增添了他的煩惱，他很早便心情不快地上床睡了。第二天，即使不能比頭一天壞，也不見得更好些。一大清早里維諾夫的房間裏便擠滿了他的同胞們；巴倍夫，伏羅希洛夫，比須察金，兩位官吏，兩位漢德登的學生，都一齊擁進來，直到午飯時節還不走，雖則他們話頭講完了也顯然說得厭倦了。他們只是不知道怎樣安排自己，偶然跑到里維諾夫的房裏，便——借他們自己的話來說——便「黏」在那兒了。開頭他們談着魯柏廖夫回漢德堡去了，他們要跟他一起去；接着在科學問題上發揮了一些意見，又略及波薩問題；繼之論到賭博，妓女，於是歸來歸

去又講了許多中傷別人的故事；最後談話落到各種各樣的一好漢，「一大胖子」和「婆娑者」上面。起先，他們把陳腐的故事都搬出來，說到盧金，說到一個教會執事和別人打賭，吃了三十三條餅魚，說到著名的大胖子，烏爾地方的雷齊耶亭諾夫上校，說到一個兵士把自己的腿骨放在自己的額上碰斷；這之後接着的便是乾乾脆脆的撒謊了。比須察金打着呵欠說他的識一個小俄羅斯的農婦，臨死的時候會被證明有二十七布特[○]零幾磅重，還有一個地主，一頓點心吃了三隻鵝一條鱈魚；巴倍夫突然樂起來，喊着說他可吃一隻全羊，當然哪，少不得「油鹽醬醋」；伏羅希洛夫不知怎的和一個同伴，一個強壯結實的見習軍官吵起來，來得這樣奇突，大家都給噤住，鴉雀無聲了，他們彼此望了一眼，各人拿起帽子，散了。在他們散後只賸下里維諾夫獨自個兒的時候，他想做點什麼事，但是他覺得好像腦子裏裝滿了冒烟的煤炭；什麼事都不能做，這夜晚又虛度了。第二天早晨他正預備吃早點的時候，聽見有人敲門響。「天哪，」里維諾夫想，「又是昨天的好朋友，」他心驚膽戰地喊：

「Приветини! (請進來——)」

● 俄國權量，約三十六磅餘。——譯者

門慢慢開了，坡圖葉走進來。只見是他，里維諾夫非常高興了。

「好極了！」他說，親切地和這料想不到的客人握手，「你來得正好！我正想來找你，但是沒有告訴我你住在什麼地方。請坐，放下帽子。請坐。」

坡圖葉並沒有回答里維諾夫親熱的歡迎，仍舊站在房間的中央，雙膝着盤脚，微微笑着搖搖頭。里維諾夫熱烈的招呼顯然感動了他，但是他的表情上有幾分拘束似的。

「這中間有一點……小小的誤解；」他開口說，略帶躊躇。「當然，我總是非常高興……但是我……但是這着是別人請我來……特地來拜望你的。」

「這就是說，你的意思是，」里維諾夫帶着感傷受傷的腔調下註釋道，「你不是自己想來的？」

「哦，不，……真的，但是我……我，倘使不是別人要我來，我今天也許不會想起闖到你這裏來。簡言之，我給你捎個信。」

「誰的，容許我問麼？」

「一個你熟識的人的，惹麗娜·巴夫洛夫娜·賴米羅夫。你在三天前答應去看她，可是你沒有去。」

『你認識賴米羅夫太太麼？』

『正是。』

『你很熟識她麼？』

『到某種程度我是她的一個朋友。』

里維諾夫靜默了一會兒。

『容我問，』他終於又說了，『你知道惹麗娜·巴夫洛夫娜爲什麼要見我麼？』

披圖草跑近窗邊。

『到某種程度我知道了一點。她是，據我的判斷，很高興見到你——換一句話說——她要

恢復和你從前的關係。』

『恢復，』里維諾夫接着說一句。『請原諒我的鹵莽，容許我再問一聲，你知道這關係是

什麼性質的麼？』

『嚴格地說……不，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披圖草突然回過頭來，和藹地望着他說，『

我想這關係相當深。惹麗娜·巴夫洛夫娜極口推崇你，逼得我答應她把你請到。你去麼？』

『什麼時候？』

「現在……立刻。」

里維諾夫搖一搖手。

「惹麗娜·巴夫洛夫娜，」坡圖寧往下說，「當中以為——我怎樣說呢——那批人，——姑且這樣說罷——三天前你碰到她的時候所見的那批人也許不怎麼特別地引起你的愛好，但她託我轉告你「魔鬼實際並不如畫得那般醜怪。」」

「噢……這是專指那批人說的麼？」

「是的……也指一般而言。」

「噢……那末，索尚·伊凡尼奇，你對於魔鬼的意見怎樣？」

「我想，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它無論如何並不如畫得那般的醜怪。」

「比較好點麼？」

「較好或較醜，這難說，無疑地不是像畫得那模樣。喂，我們去麼？」

「先坐一回兒。我得承認我總好像覺得有點奇怪。」

「奇怪什麼？容我問麼？」

「你怎樣和惹麗娜·巴夫洛夫娜做起朋友來的？」

披羅董把自己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

『以我的外表，以我的社會地位而言，當然看來不像；但是你知道，莎士比亞說過，「天地之間還有許多事夢想不到的東西哪，荷拉提，」類此的話。生命不能貌相。這裏有一個比喻：你面前長着一顆樹，這時候沒有風；低樑枝的樹要怎樣能和高枝的樹葉接觸呢？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當暴風雨來時，一切都改變了……這兩片葉子接觸了。』

『啊！那末是有過暴風雨麼？』

『我這樣想！我們的』生怎能不經過暴風雨呢？但是有理談得夠了。這是該去的時候。』

里維諾夫仍猶豫着。

『哦，天哪！』披羅董裝作滑稽相說，『現在的青年人多古怪！一位頂可愛的貴婦人請他去見她，特地派人來請他，而他推三阻四的。你應該慚愧，我親愛的先生，你應該慚愧。這裏是你的帽子，戴上，「Vorwärts，」（向前走，）正如我們那些熱情的德國朋友所說的。』

里維諾夫又猶豫了一刻工夫，終於戴上帽子，和披羅董一同走出房間。

原书空白页

他們一同走進巴登一家頂漂亮的旅館，求見親米羅夫夫人。管門的僕人先請教了他們的名姓，便立刻回答說，"die Frau Fustian ist zu Hause."（「伯爵夫人在家，」）親自引他們上了樓梯，在房門上叩了幾下，替他們通報。Der Herr Fustian（伯爵夫人）立刻接見他們，房中只有她一個人，她的丈夫到卡爾斯盧安去拜見一位大員，一位路過該處的「要人」去了。

當坡圖董和里維諾夫跨進門檻的時候，惹麗娜正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在一塊繡布上繡花。她立刻便把刺繡拋在一旁，推開小桌子站起來；一種真誠的快樂的表情掠過她的臉。她穿着早晨便服，領頭很高；她的肩膀的美麗的線條在單薄的衣料底下隱隱顯出；她的未加梳束的髮辮鬆散開來，披在纖柔的項項上。惹麗娜向坡圖董按了一個迅速的眼花，輕輕說一句："Hallo!"（「謝謝，」）把手伸給里維諾夫，溫和地責備他的健忘。

「這樣算老朋友麼！」她段尾說了一句。

里維諾夫開始道歉。"Gestehen, Gestehen!"（「好啦，好啦，」）她連忙答應着，從他手裏接過帽子，以友愛的強制，請他坐下。坡圖董也落坐下來，但是不一會兒又站起，說他還

有個推脫不了的應酬，說他晚飯後再來，便開始告辭了。惹慶娜又投給他一個迅速的眼花，親熱地點點頭，但沒有留他，看他從門邊隱去之後，便立刻回過頭來以一種躁切的不安望着里維諾夫。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以柔軟的音樂般的聲音用俄國話說，

「現在我們面對面只有兩口兒了，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多麼高興與我們的會見，因為這……這給我一個機會……」（惹慶娜直望他的臉）「來要求你的寬恕。」

里維諾夫不由得一驚。他沒料到這樣迅疾的突擊。他想不到她自己會先開口把談話轉到過去的事情上面去的。

「寬恕……寬恕什麼？……」他喃喃說。

惹慶娜臉一紅。

「寬恕什麼？……你知道的，」她說，頭微微地偏過一邊。「我曾經期待過你，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蘇則，無疑的，這是我的命運，」（里維諾夫記起了她的信，）「然而我不後悔……無論如何已來不及了；但是，無意中碰到了你，於是我自己對自己說，我們務必再做朋友，務必……假使這做不到，我將深深感到痛苦的……爲了這，所以我想我們應該有一個解

「不能遲延，一次爲止的解釋，這樣以後便不至於有……」
（憤憤，）不自然，一次爲止，格利哥利·蒂哈里奇：你得告訴我你寬恕我，否則我將以爲你對我憤着……
（怨恨。）
（便是這一點！）也許這是我單方面的一片癡想，因爲說不定你早就把一切都忘了，早忘了，但是不管這些，告訴我，你寬恕我。」

「意麗娜氣都不停地說了這全篇話，里維諾夫可以看到她的眼睛裏閃爍着眼淚……是的，真的眼淚。」

「真的，意麗娜·巴夫洛夫娜，」他連忙說，「怎好說是你求我的原諒，我的寬恕呢？……一切過去的都埋葬了，我只是覺得奇怪，在這些圍繞着你的富貴榮華當中，你仍然保留着對你寡年伴侶的古暗的記憶。……」

「這使你奇怪麼？」意麗娜輕輕地說。

「這使我感動，」里維諾夫接着，「因爲我永也不想……」

「可是，你沒有告訴我你寬恕了我，」意麗娜插口道。

「我誠意誠心地爲你的幸福而快樂，意麗娜·巴夫洛夫娜。我以我的全心祝世界上一切美好的都歸你……」

「你不記我的境處麼？」

「我只記得從前你所給予我的幸福的時刻。」

惹麗娜把雙手伸給他，里維諾夫熱情地握住牠們，並不立刻放開……有什麼很久很久的時間，暗暗感動了他的心，在這滑軟的接觸上。惹麗娜仍直望着他的臉；但是這一回她是微笑着的……他，也是第一次有意地逼視她……於是他又認得了這會有一時於他是那般寶貴的形姿，那有着奇異的睫毛的深湛的眼，那頰上的小痣，那前額上長得特別的髮根，和她的帶幾分甜蜜面又打趣的掀一掀眉頭動一動嘴唇的習慣……這一切，一切都熟識……但是她長成得多美！這年青的女人身體是多誘惑多有魅力！滾滾口紅，沒鬢眉，沒髻粉，這妍嬈的臉沒有一絲修飾……是的，這是美麗的女人。一種鑲實的心情佔據了里維諾夫……他仍在望着她，但是他的思想卻跑得很遠很遠的……惹麗娜看出來了。

「那末，好極，」她高聲地說：「現在我的良心可以安了，我可以滿足我的好奇心了。」

「好奇心，」里維諾夫跟她說了一句，迷惑地。

「是的，是的……第一樁事情我想先要知道你現在做些什麼事，你有些什麼計劃；我統統要知道，如何，何事，何時……統統，統統。可是你要說真話，我警告你，我是暗中跟着

你，沒有失去……聽我的……儘我所能。」

「你暗中跟着我，你……在那兒……在彼得堡？」

「在環繞我的富貴榮華中，一如你剛纔所說的。確實地，是的，我眼睜睜。至於那富貴榮華，我們以後再談；現在你一定要我告訴你，一定要告訴我很多，很長，不會有人來打擾我們。啊，這將多麼愉快，」惹麗娜接着說，快樂地坐在一把椅裏，把自己安排得很舒適。「說啊，開始。」

「在我說我的故事之前，我先得謝謝你，」里維諾夫開始說。

「爲什麼？」

「爲那束花，在我頂上發現的花。」

「什麼花？我一點也不知情。」

「什麼。」

「我告訴你一點也不知情……但是我等着……我等着你的故事……啊，披圖裏是多麼個好人，把你請過來了！」

里維諾夫尖起耳朵聽。

「你認識這位波圖董先生很久了麼？」他問。

「是的，很久了……但是告訴我你的故事。」

「你十分熟悉他麼？」

「哦，是的！」惹麗娜輕歎了一聲。「這中間有特殊原因……你，當然，聽到過艾莉莎·稱耳斯基的罷……她，在前年，死得多慘？……啊，真的，我忘了你是不知道我們中間的亂史的……不知道是幸福的，真真幸福的。O quelle Chance!（哦，多難得！）終於，終於，有一個人，一個活在現世的人，他不知道我們的私事！並且還可以和他談談俄國話，當然不是道地俄國話，可仍得是俄國話，不是那永遠裝腔作勢的彼得堡法國西官話。」

「那末，你說，波圖董是和她有關係——」

「提起這樁事我心裏便十分難過，」惹麗娜插口道。「艾莉莎是我女塾裏的預知已的朋友；離開學校後在彼得堡也繼續見面。她把她一切的祕密都吐露給我，她很不幸，她受了很多苦。波圖董在這樁事情上做得非常漂亮，以真正的俠義。他犧牲了自己。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才認識他尊重他的！但是我們話又岔得遠了。我等著你的故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

「但是我的故事一點也引不起你的興趣，惹麗娜·巴夫洛夫娜！」

「還不關你事。」

「想一想，惹羅娜·巴夫洛夫娜，我們十年不見了，整整十個年頭。這其間逝去的流水該有多少！」

「何只流水！何只流水啊！」袖帶着異常酸苦的表情複述他的話；「正惟這門緣故，我要聽你……」

「還有，我真的不知道應該從哪裏說起？」

「從頭說起。從頂早的時候，當你……當我跑到彼得堡去的時候。你離開莫斯科了……你知道自從那時候起我便再也沒有回到莫斯科！」

「真的麼？」

「起先是不能去；過後，我結婚了——」

「你結婚很久了麼？」

「四年了。」

「有孩子麼？」

「沒有，」她乾澀地回答。

里維諾夫靜默了一回兒。

「那末你就一直住在他——他叫什麼名字？——萊森伯爵伯爵的家裏，直到你結婚麼？」

意麗娜直視着他，好像她想思索一下他爲什麼要問這話似的。

「沒有……」終於她回答。

「我的意思是，你的父母們……啊，我還沒有給他們問安，他們——」

「他們都康健。」

「仍舊和從前一樣住在莫斯科麼？」

「和從前一樣住在莫斯科。」

「你的弟妹們？」

「他們都很好；我都有照顧的。」

「啊！」里維諾夫斜睨了意麗娜一眼。「真的，意麗娜，巴夫洛夫那，不該要我說我的故

事，倒應該是你，單只爲了——」他突然覺得說不出口，停止了。

意麗娜把手提到面前，將手指上的結婚戒指轉來撥去。

「你這樣想麼？我不拒絕，」她終於答應了。「有一天……也許……但是你先……因爲，

你知道，我雖則想暗暗跟蹤着你，仍然知道得很少；至於我……至於我，你一定聽得够了。對麼？我想你聽到過一些的，告訴我？」

「你，惹麗娜，巴夫洛夫娜，你所處的地位是太顯著了，莫想不成爲別人談話的資料；尤其是我居住的鄉下，在那兒，什麼流言都相信的。」

「你也相信這些流言麼？怎樣的流言？」

「說老實話，惹麗娜，巴夫洛夫娜，這種流言很少進我的耳朵裏。我過着很孤獨的生活。」

「怎樣過？你豈不是去克里米，在軍隊裏麼？」

「連這你也知道麼？」

「正是，我告訴你，你是被監視着的。」

里維諾夫又迷惑了。

「爲什麼還要我告訴你就是我不說你也知道的事情呢？」他低聲說。

「爲什麼……做我所要求的事。我要，格里哥利·密哈利奇。」

里維諾夫低下頭，於是開始……相當沒頭緒地把他的沒趣味的經歷給惹麗娜說一個粗略的

大概。她時常停住，詢問地望一望意麗娜，好像在問她說得够不够的樣子。但是她堅執地要她繼續說下去，她把頭髮掠到耳朵後，肘子支在椅子靠手上，好像以極緊張的注意聽取他的每一字句似的。但是這時候倘使有誰從一旁看，觀察她臉上的表情，誰都可以猜到她的並沒有在聽里維諾夫的話，只是在深深冥想著……但她冥想的不是里維諾夫，（雖然這時候他在她注視之下耳紅面熱地慌亂了。）一個整段的生活湧起在她的眼前，一個截然不同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她自己的。

里維諾夫沒有說完他的故事，但是受了逐漸加增的內心的不安和不愉快的感覺的影響，突然停止了。這番意麗娜沒說什麼，也不逼他說下去，只是把攤開的手掌掩住自己的眼睛，好像疲倦了似的，慢慢地靠在椅背上，一動也不動。里維諾夫等待了一會，於是想到他的會晤已經過了兩個多鐘頭了，正伸手去拿帽子，突然隔壁房間裏發着一陣急速的軟皮鞋吱吱嘎嘎的聲音，空氣中飄來了一陣珍貴的貴族香氣，撲來黎·弗拉瑟米羅未奇。賴米羅夫進來。

里維諾夫站起來，和漂亮的將軍交換了一個鞠躬禮，這時候，意麗娜一點也不着忙，把桌上的手移開，冷冷地望了她丈夫一眼，用法國話說，「啊！你回來了！幾點鐘了！」

「快要四點，」*M. de France*（親愛的）你還沒有梳洗……公爵夫人等着我們呢，」將軍

「同時將他的纏得很緊的身子朝里推諸夫方面轉一轉，用着他特有的幾乎是女性的調
玩笑的的口吻添了一句：『這很簡單，愉快的貴賓使妳忘了時間了。』」

「在這裏，請讀者容許我把我所知的關於顧不羅夫將軍的履歷略述一下。他的父親是個私生子……你們怎樣想？你們猜得不錯，他便是我的曾祖不是這麼說……他的父親是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的一個著名的太官和一個漂亮的法國女戲子的私生子。這位著名的大官把兒子生出來，但是沒有遺留給他什麼遺產，這位兒子（這就是我們的故事中主人的父親）自己也沒有時間掙得份好家業；他只弄到十幾萬盧布，這錢是死於流刑他死於西伯利亞，他和一個愛他保護的漂亮的青年寡婦結婚，這寡婦的兒子，叫樊絮黎，那拉斐亞羅夫查，這天幫忙進了貴族士官學校，想他那副漂亮的儀容，清亮的學問和端方的品行，雖然他也經歷過從前皇家軍官學校子弟無可避免地做過的種種行為）受了上司的賞識，倒不是爲了他獨科成績優良（畢業後便進入禁衛軍。他的前程是光明的，這得感謝他的謹慎快樂的氣概，跳舞的技巧，和他的在大檢閱中做傳令官時騎在馬背上，大都是別人的馬匹）的趕趕的武藝，最後，還有那種對上司的謙恭親熱的特別手段，溫柔的，察言觀色的，幾乎是貼心的慫恿，帶着點零泛的類似奴才的自由主義的氣息……這種奴才主義可並沒容阻止他去派他去鎮壓什慶亂子的白俄羅斯村莊中，他帶了五十個兵。

他的相貌是挺惹人歡喜，看來怪年青；臉龐滑膩，兩頰緋紅，又柔軟又有彈性，他結交女人是驚人地剝到功成；到了成熟年齡的上流貴婦人簡直爲他顛倒了。由於習慣的感價，爲了利害打算的沈默寡言，賴米羅夫將軍經常地在高等社會中走動，好像勤勞的蜜蜂，就是頂不好看的花架兒也要採點兒蜜——他沒有什麼品性，沒有什麼學問，但是有著精明能幹的名譽；有知人之明，還有着風轉舵曉察大勢的本領，而最要緊的是他對自身利益絕對不放鬆，不讓步，他終於看到在他面前展開的平坦的道路了……

「那末，」她用同樣冷冷的聲調，「你看到那伯爵麼？」
「當然看到，他請我替他向你問好。」
「啊！他仍舊是那麽謙虛？你的恩師？」

賴米羅夫將軍沒有回答。他只是笑一笑，好像對一個婦人的過於粗率的判斷很寬大似的。這微笑，正是一個居心和善的成年人對待一個不諳理的孩子鬧彘趾的微笑。

「是囉，」葛露娜只顧自己說，「你的朋友伯爵的臉是顯得不可言了，難則我見過不少的

同類……

「你自己要我去看他的，」將軍喃喃道，於是回頭向里維諾夫用俄國話問他「巴登的礦泉對他有什麼益處沒有？」

「我得感謝地說，我的身體非常康健，」里維諾夫回答。

「這是頂好的福氣，」將軍滿面笑容接着說；「真的，人們也不一定爲了礦泉來巴登的；不過這礦泉功效很好，*Je vous dirai, officiers*；（我是想說，非常見效；）倘使誰有病，比方我，神經性咳嗽——」

惹爾娜急速地站起來。「再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希望不久再見，」她用法語說，輕

輕地打斷了她丈夫的話，「但是現在我要梳妝去了。那位老公爵夫人，老是那一套 *White*。

Paris（娛樂會）真受不了，沒有別的，只叫人受累。」

「你今天對誰都很苛刻，」他的丈夫咕噥道，悄悄地走到隔壁房間去。

里維諾夫正轉身朝門走去……惹爾娜止住他。

「你把什麼都告訴了我，」她說，「但是你瞞着一樁主要的事情。」

「什麼事情？」

「別人告訴我你要結婚了？」

「嘿，誰說我紅到裏邊去了？真的，他是故意沒提起秦雅；但是他覺得非常惱了，第一點，秦雅知道他要結婚，第二點，她相信他是有意瞞着她的。他完全不曉得說些什麼才好，前幾那的眼睛町住他不放。」

「是的，我要結婚了。」終於他說出來，立刻轉身走了。

「顧米羅夫回到這房間。」他的丈夫說，「前幾說去睡，顧米羅夫問去。」

「你還沒有梳妝。」他問的，只叫人受累。」

「你獨自個去好了，我頭痛。」他要結婚去了。張於芬公爵夫人，法曼雅一妻 *Madame de*

「但是公爵夫人來。」再見，帶里貴族，齊合畢希，奧希並不入再見，「顧米羅夫結婚，聽

聽顧米羅夫把他的丈夫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轉過背，走到梳妝室去。

不假飾詞，以做身談，*Jealousie, sub play of* (發身談，非常真感。) 顧米羅夫，出衣穿

「我身而而而而，」顧米羅夫而而而而而而，「顧米羅夫，人而而不一家了，聽米羅夫而而而而而而，

「我身而而而而，」顧米羅夫而而而而而而，「顧米羅夫而而而而而而，」

「我身而而而而，」

「我身而而而而，」顧米羅夫而而而而而而，「顧米羅夫而而而而而而，」

里維諾夫……
里維諾夫走了。「費維諾夫，氣憤極了。曰夫奇夫……」

里維諾夫覺得非凡厭惡自己，好像他在賭盤上輸了錢，或者是破了自己的約言一樣。一種內在的聲音告訴他：「他在結婚的前夕，一個清醒的有理智的男子，不是一個孩子，他不應當受好奇心的驅使，也不應被舊情蠱惑。」去得真有十分必要呢！」他想。「在她的方面只是輕薄勾挑，一時異想，朝三暮四……她無聊起來了，她厭倦了，於是來抓我……正如一個鑿子於山珍海錯的大忽然想吃黑麵包一樣……這原屬自然……但是我爲什麼要去呢？我對她豈不是只有輕蔑麼？」這最後的一句話，幾閃爍在腦中想着沒說出來，可是顯費了很大的力氣……

「當然哪，危險是沒有的，決不會有危險的。」他繼續想下去。「我知道我在和誰糾纏。但是長久纏住玩不得白在我的腳再也不踏上她的門了。」里維諾夫可不敢也不能承認這危險在他眼中是多麼美，在他的感情上是多麼有魅力……

白夫又懶懶之味地過去了。午餐時候，他湊巧坐在一個口氣柔美的風采堂堂的……

「美男子」旁邊，那位男子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喘息着，翻滾着眼睛……但是，忽然打個盹，就證明他又是一個同胞了，因爲他立刻便用俄國話說：「啊！我說過不該吃甜瓜的！」

「天黑了，也沒有碰到什麼差強人意的事情，來抵償白天損失的光陰；笨達舍夫，當里維諾夫的面，贏了一注比他借給他的多過四倍的錢，但是，非但不償還他，倒反帶着恐嚇的神氣睜眼直在他面上盯了一會，好像正惟因為里維諾夫當場目睹他贏了錢，預備再來向他借點賭本似的。第二天早晨又是一批同胞們光臨到里維諾夫家裏；他頗費了一些手脚把他們調遣開，然後動身到山上去，出門第一步便碰到惹麗娜——他假裝不認識她，急急地跑過去——接着又碰到坡圖董。他正想和坡圖董談話，坡圖董却好像不大願意理睬他似的。他手裏牽了一個衣服華麗的女孩子，蓬鬆的，黃得幾乎帶白的鬢髮，大的黑眼睛，蒼白的病態的小臉上有着一副嬌寵的孩子所特有的喜怒無常的不耐煩的表情。里維諾夫在山裏玩了兩個鐘頭，於是沿着歷暉頓泰勒林蔭道走回家去……一位貴婦人，臉上罩着藍色面紗，坐在一條長椅上的，急速地站起，向他走來……他認得是惹麗娜。」

「你爲什麼避開我，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說，她的按捺不住感情的聲音，好像內心是在煎沸着似的。」

里維諾夫笑了。「我避開你，惹麗娜·巴夫洛夫娜！」

「是的，你……你——」

惹麗娜好像是興奮的，幾乎是發怒的。

「你誤會了，我向你保證。」

「不，我沒有誤會。你以為今天早晨——我是說，我們碰到的時候——你以為我看不出來你是認得我的麼？你以為你可以說你不認得我麼？告訴我。」

「真的我……惹麗娜·巴夫洛夫娜——」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是一個爽直的男子，你總是說真話的；告訴我，告訴我，你認得我，認得我麼？你是不是故意避開我？」

里維諾夫瞥一眼惹麗娜。她的眼睛射着奇異的光，她的兩頰和嘴唇在細密的面網底下蒼白得像死灰。在她面臉的表情上，在她的按捺不住的幽微的聲音中，是有點什麼無奈的怨懟和哀求……里維諾夫不能再裝癡裝呆了。

「是的……我認得你，」他化了大力氣地說。

惹麗娜徐徐地顫戰了，徐徐地放下手。

「爲什麼你不跑過來？」她輕輕地說。

「爲什麼……爲什麼！」里維諾夫離開大路走在一旁，惹麗娜默默地跟着他。「爲什麼？」

「他又重複了一句，突然他的臉發白了，他覺得胸口和喉頭好像被一種類似仇恨的激流擊中了。」
「你什麼你開這玩笑，在我中間，經過了這種種之後？不是現在，當然，不是現在的時候了，只曉得在那時，在……」

「但是，你難道，我們聯定了？你難道真你答應過的——」意麗娜開始說。

「……」
「我對這都沒有答應，原諒我語氣的粗暴，但是你要我說真話——那末你自己想一想：假使不是你朝三暮四的心變（我稱呼這對我不可解），假使不是想試試我在我幾許還有多少能力的一顆發達，我將拿什麼來解脫你對我的苦苦的……我不知用什麼符咒才好，但總算我們的路是離開得這樣遠！我把一切都忘懷了，我在很久之前歷盡苦痛，總算活了過來，我變成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你嫁了一個幸福的人，至少，在表面上——在世界止處訂了冷人婚儀的地位；恢復我們的友誼，有什麼目的，什麼用呢？我對你有什麼好處，你對我有什麼好處呢？現在我們中間甚至於了解也不可能；我們中間沒有共通的地方，不論在過去或現在！尤其是，……尤其是在過去！」

「不，我沒有機會。我只當今天早晨——真是的，我門前睡向朝前——我只當我聽不出來——」
「黑維諾沃急促地磨擦地說了這番話，頭也不回。意麗娜動也不動，只是時時幾乎覺察不出來地向他伸手。好像懇求他停下來聽她說似的，在聽到他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她微微咬一咬嘴。」

聲，好像要抑制住這尖銳，急驟的傷害一樣。到了舞會時，這話以長音迴響着，真幽，音樂。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終於她說了，聲音較鎮靜地，她避開這條時常有人來往的大路，

退得更深一點。舞會許多幸福，舞會許多不幸……舞會許多……舞會許多……

「這番是里維諾夫跟着她。」——「舞會，舞會，舞會，舞會，舞會……舞會……」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請相信我，假使我能够想像我對你還有絲毫的魔力遺留，那末我就會先離開你。我之所以不這樣做，我所以打定主義，不管我……從前怎樣錯待了你，要和你

恢復舊交，這是因為……因為——」

「因為什麼？」里維諾夫幾乎是粗暴地問。舞會中，舞會中，舞會中，舞會中，舞會中……

「因為，」惹麗娜突然用力地說：「在這上流社會中，這令人妬羨的地位中——像你所

說的——於我是太難受，太難堪，太鬱悶了；因為，在和這些木頭人——你看到過這些典型的

三天前，在阿·維克·查爾斯（在古堡）——接觸太久了之後，碰到你，一個活潑有生氣的

人，我歡喜得如同在沙漠中喜愛一地綠洲，而你，因為我錯待過你，——真的我錯待過你，相

是我更錯待我自己，——疑心我在勾挑你，看輕我，拒絕我。」——惹麗娜終於說，舞會舞會

不回，你自己選定你的命運的，惹麗娜·巴夫洛娜，」里維諾夫悻悻然接着說，和剛才一樣頭也

不回，自己……

「我自己選定的，是的……我並不埋怨，我沒有權利埋怨，」意麗娜急促地說，好像從里維諾夫的粗暴口氣得到一點秘密的安慰似的。「我知道你瞧我不起，我不想辯解我自己；我只想把我的感情向你解釋，我要你相信我現在並不輕薄勾挑……我，對你勾挑！啊，一點兒意思都沒有……當我看到你的時候，我身中一切美好的，年青的，……那些當我還沒有選定我的命運之前的日子，那十個年頭背後鋪展在燦爛的光明底下的一切……都復活了……」

「算了罷，真的，意麗娜·巴夫洛夫娜！就我所知，你生命中的光明是恰正在我們分離之後才開始的。」因……

意麗娜把手帕拿到唇邊。

「你說的很殘酷，格里哥利·密哈里命；但是我不能對你生氣。哦，不，那不是光明的時間，我離開了莫斯科並不是爲了幸福；我沒有嘗到一刻的幸福，一刻那的幸福……相信我吧，不管別人對你怎樣說。假如我是幸福，我還像現在這樣和你說話麼？……我再告訴你，你不知道那批人是怎麼樣……呵，他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能感受；他們沒有一點頭腦……」

「Ingratitude, 沒有聰明，沒有靈性，」除了機智和狡獪以外什麼都沒有；真的，音樂，

詩和繪畫同樣是和他們格格不相入……你要說我對這一切也是相當淡漠的；但淡漠的程度不同，格里哥利·密哈里奇，……程度不同！現在在你面前的不是一個高貴的婦人，你只要望一望我——不是交際界的皇后——他們是這樣稱呼我的——我相信……我只是一个可憐的，可憐的動物，真值得憐憫的。不要奇怪我的話……現在我再也沒有驕傲了！我如同一個乞丐樣向你伸手，你懂得麼，正如一個乞丐……我求你布施，」她突然以一種不自主的情不自禁的激動添了一句，「我求你布施，而你——」

她的聲音嘶啞了。里維諾夫抬起頭來望了惹麗娜；她的呼吸急促了，她的嘴唇顫抖着。突然他的心加緊地跳起來，他的憎恨渾然冰消了。

「你說我們的路是離開得那麼遠，」惹麗娜繼續往下說。「我知道你是由戀愛快要結婚了，你替你全部的生命籌好了計畫；是的，即使這樣，我們也不會變成陌生人啊，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們彼此仍能了解。你想我完全長得蠢了——完全墮落到泥淖裏了麼？啊，不，請你不要這樣想！讓我打開我的心來罷，我求你——就是——就是爲了往日——假如你不願意忘了它——的情面。讓我們的會面不要無結果而散；這是太痛苦了；這次會面也不會久長的……我不知道怎樣說才合適，但是懂得我，因爲我只向你要求小小的一點，這樣小小的一點……只是

一點點的刺痛，只要你拒絕我，只要你讓我用刑戮的心刺痛你，每絲小心的……只是
「意重那停在不說了」她的聲音沖帶有啜泣。她輕輕地歎了，畏怯地用一種偷偷地探險的眼
「沈沈着里維諾夫，伸手給他……」
會里 里維諾夫徐徐地握了她的手腕輕輕地壓着牠。
「讓我們做個朋友罷，」蓋麗娜輕輕地說。她，她再也不會變如兩年前，替里哥時。當

「朋友，」里維諾夫夢般複述着。

「是的，朋友……倘使以為這要求過份了一點，那末至少讓我們朋友地……好像我們中間

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過的一樣。」

「好像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過的一樣……」里維諾夫重複着。「你剛纔說過，蓋麗娜。巴

次洛夫那，我是不情願忘記那些往日的……倘然忘不了便又怎樣？」

「一個幸福的微笑掠過蓋麗娜的臉，但是立刻又消失了，換上了一個苦難的，幾乎是詭詐的

表情。不身交額界尚是示……

「林」也像我這樣，格里哥利，密哈里命，單記着愉快的夢境，但是最要緊的，給我一句話……

「你的金睛……」

「什麼？」

「不要避開我……不要無緣無故傷我的心。你答應麼？告訴我！」

「可以。」

「你把你心裏對我的惡感都除去麼？」

「可以……但是說了解你——我不敢說。」

「這也沒有必要……過一會，你會了解的。但是你答應麼？」

「我已經說過了。」

「謝謝你。你看我老是信任你的。請上我家裏來，我等你，今天，明天，我不出去。現在

我要離開你了。大公爵夫人朝這條大街跑來了……她已看到了我，我不能避開她和她說話：

……等回見……給我手， vite, nice (快，快。) 再見。」

熱情地壓了壓里維諾夫的手，意麗娜朝一位尊嚴模樣的中年貴婦人走去。這位貴婦人正慢慢地沿着石子路過來，身後跟着兩位貴婦和一個穿制服的非常漂亮的僕人。

«En partant, Chère Mademoiselle, j'ai vu sur votre visage une expression qui me dit que vous n'êtes pas satisfaite de moi. Comment allez-vous aujourd'hui? Tenez un peu avec moi.»

麗娜向這位最敬的屈膝禮。

「你今天好麼？請過來點。」

「Votre Altesse a trop de bonté.' (殿下太極厚了，) 意蘆那泰順婉轉的 answering 聲。

「動身！你日子還難求，幸好是在兩對岸站這一陣，別說非當的，內行人。」

「外行別談，那星期損失的拜，馬道說服一對對好對好國中才許個人去去，你那安人玉對」

「卷回頁……命實年，aus'nie. (好，好。) 再見。」

「拜禮謝回去了。大公制夫人陪送太太出來了……融日請走了，我不願做個不叫說請事！」

「真懶惰。那再說些話請到，腳上錢家起來，就那治，不久，自去，知不廿日，那五」

「白日請我走了！」

「那拜謝有甚麼……融一言，我會了請到，可多請到那題？」

「那……再是領了那治——與不拉槍。」

「你這心到轉轉的這別聽過文字。」

「可只。」

「不要到到問……不要到到問……不要到到問……」

「什麼？」

畢維諾夫待大公爵夫人和她的隨從走遠得看不見之後，然後走出大街。他弄不清楚究有何種感覺；他覺得又慚愧，又驚恐，同時他的虛榮心卻因為受了恭維暗地裏沾沾自喜……蕭麗德的意思料不到的解釋乘他不備地施以突擊，她的急速的熱烈的講詞好像狂風暴雨般疾掃過來。『這些社交界的婦人是多麼奇怪的動物，』他想起，『表裏不一致的……她們如何爲自己的生活環境弄得是非顛倒，而她們知道那是醜惡的！』……實際上他並不在那裏想，只是機械地反覆着這些說了又說的話，好像拿它來抵擋別的更痛苦的思想似的。他覺得他現在不應當想得太認真，否則也許會責備自己的，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着，幾乎是強逼自己把路上碰到的一切都注視一下……忽然他發現他來到一條長椅的跟前，看見長椅前頭擺着一雙腳，從這雙腳倒看下去，……這雙腳是屬與一個男子的，這男子坐在椅上，讀着報紙，再看這男子，乃是坡圖重。畢維諾夫輕輕地吐出一聲驚訝。坡圖重把報紙放在膝蓋上，無意地，沒有笑聲地望望畢維諾夫；畢維諾夫也沒有笑聲地望望坡圖重。

「我可以在你的旁邊坐坐麼？」他終於問。

「當然，我很高興。只是我先警告你，倘使你娶和我談話，你不要生我的氣。」現在我區

區入槍入棍的脾氣中，什麼事情都用極度嫌惡的眼光看。

「這沒關係，索尚·伊凡尼奇，」里維諾夫回答，坐了下來，「真的有時候也特別叫人生

氣的……但是什麼弄成你這副心情？」

「照理我不該生氣，」彼圖重開始說，「我剛才在報上讀到一篇改良俄羅斯司法的計劃，

我帶着由衷的欣喜，想到我們終於有點兒道理了，這並不如一般的掛着獨立民族主義，或

獨創的招牌，想把我們自己的國粹附增在單純明白的歐洲的邏輯上面，而是從外國原封不動地

採取他們的長處。只要對農民的環境稍加適應便得了……不用廢除土地村有制度……當然，

當然，我不應該生氣的；但是我不幸碰到了一個俄羅斯的「天然金剛石」，和他談了二回，這

一批天然金剛石，這些只想自修成功的天才，使我討厭得要鑽進墳墓裏面去了。

「你說的天然金剛石是什麼意思？」里維諾夫問。

「哪，有一位先生在這裏東跑西跑，他自以為是音樂天才，」我是算不得什麼，當然，」

他會對你說，「我是一個笨，因為我沒有受過訓練，但是我肚皮裏的旋律和意匠，比梅耶貝爾

●要多得多，比都不能比。」第一點，我得要說：爲什麼你沒有受過訓練？第二點，就是，不消說梅爾貝爾，就是最末流的吹笛子的德國佬，規規矩矩地在最末流的德國音樂隊裏吹他的笛子的，比起我們的無師自通的天才，意匠總也多過二十倍；只是那位吹笛者把他的意匠藏在肚子裏，並不大吹大擂地擠到莫札爾特^①和海登^②的淘兒裏去顯本領；而我們的一天然金剛石朋友，只會亂彈幾只華爾茲或什麼歌，立刻你可以看到他兩手插在褲袋裏磨磨着磨磨的說笑說：「我是天才。」在繪畫方面也正一樣，一切都如此。哦，這些天生的才子，我多恨他們！誰不知道，只是在真實科學尚未同化成血肉與肉的地方，沒有真藝術的地方，才有他們這種虛飾作態。真的，現在正是時候，來掃除這種虛飾，這種鄙陋的妄語，連同那些陳腐的老套，比如

● 梅耶貝爾 (Jacob Meyer Beer, 1791—1794) 德國猶太籍作曲家。其人譯者與德文天音

● 莫札爾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奧地利極有天才作曲家。不學無

死。作品有 Les Noce de Figaro, Don Juan 等。譯者：...

● 海登 (Joseph Haydn, 1732—1809) 德國作曲家。與孟特爾遜齊名，爲管絃交響樂及

提琴四部合奏的始祖。有一管絃樂之父之稱。譯者：...

「在俄羅斯沒有餓死的人」，「沒有一個地方旅行比俄羅斯更迅速方便的」，「我們俄羅斯人用帽子便可以壓死全體敵人」，這類的話。我老是聽見人說俄羅斯人稟賦豐厚、天資聰穎、以及庫里平之流……但是說到完來，這種豐厚，有什麼用處呢，先生？這是半醒半睡的囈語或當是半開化的聰明。天資，好一個漂亮的虛誇。試在森林裏捉得個螞蟻，把他放在離開螞蟻一維爾斯特的地方，牠會找回家去；人可是做不到；但這有什麼呢？你以為人不如螞蟻？天資，無論你多麼聰穎，在人是無足輕重的；常識，簡單的明白可靠的常識——這是我們真正的遺孽，我們的驕傲；常識不會變什麼把戲，但是一切都建築在它上面。至於那個「驕」也沒有機械常識卻造成了一隻非常壞的奴的庫里平，那末，我要把他的虛當衆出醜，說言即看哪，真聰明的人們，不要學他的樣。——這並非庫里平之過，但是他的作品一文不值。爲了爬上了海軍司令部的尖頂而讚歎德盧希金的勇敢和敏捷的，原是很對，爲什麼不可以稱讚他幾句呢？但是用不

● 庫里平 (Karl Min) 奧斯得羅夫斯基 (Ostrovsky) 1823—1886) 著名戲劇大官中的無賴
自適的鐘錶匠。——The Good 英譯大註。

● 維爾斯特 (Verst) 俄里，約等二華里——譯者

着大聲疾呼說德國的建築師們和他比起來便相形見細，除了賺錢以外便一無所長了……他們一點也不會相形見細；他們可以在尖塔的四周搭起棚架來，同平常一樣的做修理工作。修修功編罷，千萬不要鼓勵俄羅斯人說凡事可以不用學習便能做得的。不；你可以有一個所羅門的頭腦，但是你得要學習，從頭學起。否則請你閉嘴，安安穩穩地坐着，虛心些！呸呸！我簡直冒火了！」

披圖重除下帽子，拿手帕扇着自己。『俄羅斯的藝術，』他又開始：『俄羅斯的藝術，真納！……俄羅斯人的無恥和自負，我知道，俄羅斯人的孱弱無力，我也知道，但是俄羅斯的藝術！我請你原諒！我卻從來沒遇見過。二十年來他們拜倒在一個只會吹牛而一無所長的布習洛夫腳前，以為我們自成一派地樹立了二派，並且都比別派更好呢，……俄羅斯藝術，哈哈！呵呵！』

● 所羅門 (Solomon) 禱約聖經，所羅門是猶太人的王，頂聰明的人。故事中說他判斷兩個母親爭一個孩子，他說要把孩子劈成兩半，各人平分，只消幾句話便把爭案解決了

● 譯者。

「原諒我，可是，索尚·伊凡尼奇，」里維諾夫說，「那末你也不認格林加的價值麼？」

「坡圖董搔搔頭。」

「例外，你知道，只是證明了通則的正確，但是就在這場合我們還是免不了吹噓一番。此方我們說，格林加是一個真的卓越的音樂家，只是限於環境——內的和外的——以致不能成爲

俄羅斯歌劇的祖師，這話大概不會有人來爭辯；但是，不，莫想！他們立刻便把他捧成個樂壇的總司令，大元帥的地位，把其他各國的音樂家壓抑下去；「他們不能和他相比的。」他們宣言說，於是給你提出幾個本國的天才的名字，這些天才們的作品只是「一些外國第二流作家的拙劣的摹仿，是的，第二流作曲家，因爲他們比較容易摹仿些。」和他不能比的？「哦，可憐的愚昧的半開化的人們啊，對他們，藝術的標準是不存在的，藝術家也只是大力士拉波的一流人物；外國有一個奇人，他們說，一隻手可以提起六布特，但是我們的大力士可以提起十二布特！什麼都不能和我們比，真的！讓我深告訴你一個我記得甚故事罷，這故事在俄國

● 格林加·(Michail Ivanovich Glinka, 1804—1857) 俄國作曲家。被稱爲俄國的「音樂之父」。他在歌劇「爲沙皇捐靈柩」中開始引用了民話的旋律。

筋幾挖都挖不去。去年春天我到倫敦附近的一水晶宮去參觀，在這宮裏，你知道，陳列着各色各樣的都是竭盡心巧地設計出來的作品。——可以說是一部人類文明的百科全書。却說，我在那些機器，工具，和偉人的塑像中間走來走去，忽然我想到，倘便有一個法令頒布說某民族要從地面上消除，那一個民族所發明的一切東西，都要從水晶宮裏消除，那末，我們親愛的祖國，信奉正教的俄羅斯，將會退落到十八層地獄，而那邊就是一枚銀針都不會移動。一切留在原地方一些也不會動亂；因為說是茶炊，樹皮織的拖鞋，馬頸圈，和鞭子——我們著名的出品——都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這同樣的試驗可不行諸於檀香山羣島[○]的居民，因為這些島居者也有他們自己發明的特殊的獨木舟和標槍；這兩種物品不見於陳列所，參觀者們一定會注意的。這是一種誹謗！這太刻毒了，你也許會說。……但是我說，第一點，我不知道怎樣學靴鵝般吐圖地叫；第二點，很明顯地人民不惟不敢對惡魔正視一眼，就是對他自已也不敢正視，不僅小孩子們歡喜別人哄拍他入睡，大人們也歡喜自己哄騙自己。我們的舊的發明是從東方來的，我們新的發明是鷄零狗碎地摹仿西方的，而我們却堅持着大談其俄羅斯藝術的獨立性！有

幾個勇敢的靈魂甚至於發見了俄羅斯固有的科學：二乘二等於四，和別處一樣，但是好像自己
的是格外聰明些似的。」

「但是停一停，索尚·伊凡尼奇，」里維諾夫喊道。「且慢！你知道我們也送些什麼東西
到國際展覽會裏去麼，歐洲也不是從我們這兒輸入一些東西去麼？」

「有的，原料，未加製造的原料。請注意，我親愛的先生：我們的原料之所以佳美，正因
別的情形特別壞；比如說，我們的豬鬃，又粗又硬，因為我們的豬瘦；我們的皮革又厚又粗，
因為我們的牛老；我們的獸脂豐腴，因為薄肉的一半都熬到油裏去了……但是我為什麼絮絮地
告訴你這一些，你是讀工科的學生，當然，你知道的比我要多得多。他們還和我談起我們的發
明能力！俄羅斯人的發明能力！為什麼我們可敬愛的地主們在那裏運聲叫苦，忍受一種損失，
因為目前沒有一架滿意的烘麥機器來代替盧里克時代的舊法，把麥捆放在焙灶裏；這種焙灶是
可怕的浪費——正如我們的樹皮鞋和俄羅斯草蓆一樣——時常着火燒起來。地主們叫苦着，但
是仍舊不見烘麥板的影子。為什麼沒有呢？因為德國的農民不需要它，他們可以把麥割下來就
打，所以不高興麻煩來發明這套機器……而我們……我們却做不來！做不來——一句話說完了
！試試看罷！從今天起我要宣稱倘使我不以後再碰到那些天然金剛石們，那些無師自通的天才們

，我要說，「等一等，我敬愛的朋友！烘麥機在那裏？讓我們來一架罷！」但這却超乎他們的能
力！檢起一隻多年前聖西門^①或傅里葉^②丟了的破皮鞋，頂在額角上把它當作一個神聖的紀念
物——這是他們所能做得到的；或者寫一篇關於法蘭西主要都市中普羅列塔利亞底過去與現在
的重要性，這也是他們做得到的；但是我有一次，試叫一個作家兼政治經濟學家——像你的朋友
友狄羅希洛夫那^③一類人物，舉出二十個法國都市的名稱來，你想結果怎樣？這位經濟學家在
絕望中，終於舉出蒙得·法爾美也^④算一個法國城市，也許是從波爾·達·惹克^⑤的小說中看來
的罷。這格哥又使我記起下面的故事。一天，我帶了狗攜着獵鎗走過一個森林——
「你會打獵的麼？」里維諾夫問。

① 聖西門 (Gérard 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 法國社會主義者。——譯者

② 傅里葉 (Franç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法國社會主義者。——譯者

③ 波爾·達·惹克 (Charles Paul de Kock, 1794—1871) 法國小說家及戲劇作家。他的作

品是被稱作 Poemas des jolies 的這就是說，他所描寫的都是布爾喬的荒唐事，供人消遣

的。會風行一時。——譯者

④ 蒙得·法爾美也 (Monsieur de Falmes) 法國小說家。——譯者

⑤ 里維諾夫 (Rivino) 法國小說家。——譯者

是我想一個好主意！」讓我提供給你一個問題，」我開始說，「對這些「新青年」們說話總要
很客氣的——我真的很對你非常驚異，我親愛的先生：你是研究自然科學的，而你直到現在還
不會注意到這樁事實：所有的食肉的劫掠的動物——猛獸和鷲鳥——都得要出去尋覓獵物，費
很大的力氣替牠們自己和牠們的幼兒掠取食物……我猜想你把人也歸入這類動物裏面罷？」
當然，我把他歸入……，」這位「新青年」說，「人就是肉食動物。」「掠奪的？」我補問一句
，「掠奪的，」他宣稱說。「那末，」我說，「那末我很奇怪你為何不會注意到這類動物都是一
雌一雄同居的。」這位「新青年」驚了。「怎樣？」「沒別的，便是獅子，試想獅子，狼，狐
狸，禿鶯，鳶都這樣；並且，真的，你肯否指示我，牠們不這樣便怎樣。雌雄協力合作，養活
牠們的幼兒，已經是很艱苦的工作了。」我的「新青年」若有所思了。「不，」他說，「在這種
種情形之下是不能拿獸類來比人的。」於是我叫他理想主義者。這話好不傷了他！他差不多要
哭了。我不得不去慰他答應他不把這話告訴他的朋友。理想主義者的頭銜，是輕易取笑得的麼
？我們的現代青年所忽略的就在於這一點。他們想，古老的，黑暗的，地層底下的工作是過去
了，讓他們的舊頭腦的父輩們像鼯鼠般在那裏開掘聯合式，但是這種工作之於他們，是太辱沒
他們了，他們要在白天陽光底下行動，他們要行動……可憐的親愛的啊！就是等到你們的孩子

的一代也不會行動；那末你也高興回頭去做地下工作，踏着先人的足跡去開掘麼？」

接着一個短短的沉默。

「在我的意見，我親愛的先生，」波蘭董又開始說，「我們不但要把科學，藝術，法律，功於文化，就是美和詩的情感，也是在文化的潛移默化之下，發揚昇厲的。所謂通俗，簡易，無意識的創造天才，是妄言，是廢話。就是荷馬史詩裏也有雕琢過的潤色過的文化的痕跡。愛本身也因文化而更高貴了。斯拉夫主義者將會爲了我的異端邪說，很高興把我絞死，假使他們不是那樣軟心腸的人的話；但是我仍然固持我的意見，無論你們怎樣逼我去讀到等諾夫斯諾夫夫人的一靜止的蜂羣，「我受不住那種 triple extrait de moules Russes（三重蒸溜的俄羅斯蝦）的氣味，好在我屬於上流社會的一羣，覺得有時糾正自己不要太法國西化了的絕對的需要，這門 *l'art de Russie*（蒙着俄羅斯皮的）文學是專爲他寫的。試把「蜂羣」中的最精采通俗的幾段讀給一位普通農民——真正的農民——聽聽看；他以爲你對他唸些驅癩病或酒醉的新符咒哩。我再說一遍，沒有文化便沒有詩。你想知道未開化的俄羅斯的非詩的詩章的實例麼？你可以翻一翻我們的史詩，我們的傳說。我不想說起那些事實，比如說戀愛總是被描寫成是妖法，巫術，或者吃了什麼媚藥的結果，稱之謂「受那」，「中魔」；我不想說起我們所謂

「史詩文獻」是全歐羅巴全重神話文學作品中唯一的——請你注意「唯一」這兩個字——英國沒有一對典型的戀人的一部。除非你把樊加泰耶也作同樣的戀人；還有神聖的俄羅斯的武士，第一次碰到他的宿緣註定的新娘，總是「毫無憐憫地」在她雪白的肌膚上痛打一頓，因為一婦女們傲慢起來了，「這些我都不說；但是我想請你注意一下我們的原始的未開化的斯拉夫想像中所描寫的少年英雄，Jeanne Penner（青年公子）的藝術的形象。只要想一想：這位 Jeanne Penner 進來了；他穿着一件自己縫的黑貂大氅，每條線縫都打倒針的，緊靠他的腋下圍着一條七褶的絲腰帶，他的手指隱縮在懸垂着的馬蹄袖裏面，大氅的領子高過他的頭，從前面看瞧不見他玫瑰絲的臉，從後面也望不見他小小的雪白的頸項；他的帽子壓在一隻耳朵上，腳上穿的是摩洛哥皮鞋，靴尖突得像皮匠師傅的錐子，後跟高得像寶塔。靴頂上可以滾雞蛋，高跟底下一隻麻雀飛得過。這位年青的英雄走起路來是一種特別的婀娜的姿勢，憑着這種「美的姿勢，我們的阿爾西比亞底斯，●朱維洛·普倫珂未奇便會對老婦和少女們發生一種顯著的幾乎能

●阿爾西比亞底斯 (Alcibiades 1450—404 B. C.) 希臘將軍，政治家，少年時代以豪華放浪著名。故事中說他化了七千特拉克瑪 (drachmae) 銀幣，購一愛犬，雅典城都傳遍了，他却砍了他的尾巴——譯者。

濟災却病的效果，這種姿勢，習傳到現在我們在波緊流慢的旅館堂信身上還可以看到，這種寶貝，這俄羅斯體冷之花，這種 *no B. Usaita* (無以復加) 的俄羅斯風味樣子學都學不會的。我說了這些並不是開玩笑；布袋般的風尚，這是藝術家的理想。你對它作何感想？這典型美麼？這裏有很多供繪畫，和雕刻的題材麼？還有這位少年英雄茫迷的美人，她的臉紅得像兔子的血一樣？……但是我覺得你似乎不在聽我的話了？」

里維諾夫一驚。真的，他沒有聽見披圖重在說什麼，他只是想着，固執地想着意圖，想

「我請你原諒，索尚·伊凡尼奇，」他說，「但是我再來問你我以前問過的老問題，關於……關於賴米羅夫夫人的。」

披圖重把報紙摺起，捧進衣袋裏，「……只要點一點，這新 *no B. Usaita*，你又想要知道我怎樣和她認識的罷？」

「不，不是這個。我高興聽聽你的意見……關於她在彼得堡扮演什麼角色的意見。她究竟是什麼角色？」

「我真不知道對你怎樣說才好，格羅哥利·密哈利奇；我和賴米羅夫夫人相處親切地接近

「……但完全是偶然的，他不久就……我從來不會對他的社會作進一步的窺探，亦裏面發生些什麼事情，我仍舊不明白。有人告訴我一些閒話，但是你知道，這謠言謬也並不單只在我們德諷克拉約的社會中聞才盛行着的。並且我不喜刺探的。我看出，」他靜默了一回又說，「她引起你興趣了。」

「是的，我們曾經有兩次坦白地談過了。可是我仍然自己問自己，她誠實麼？」

「披圖莖眼睛望着她。」「當她激於感情的時候，她是誠實的，像所有的熱情的女人一樣。驕傲，也有時不容她說謊。」

「她驕傲麼？我倒以為他是反覆無常的。」

「惡魔般驕傲；但是還沒有害處。」

「我覺得她有時誇張了點……」

「這也沒關係，一樣地她還是誠實的。雖則，說完了一句，你怎能希望真實呢？那些社會界婦女中最優良的份子也腐化到骨髓裏了。」

「但是，索尚。伊凡尼奇，假使你還記得，你自己已說你是她的朋友。豈不是你簡直是硬要與我看她的麼？」

「這有什麼呢？她要求我來找你；我想，爲什麼不？真的，我是她的朋友。她有她的好處；她很仁慈，這就是說，慷慨寬宏，也就是說她肯把自己不需要的東西施給別人。但是當然你至少和我一樣地熟悉她的。」

「我在十年前曾經認識意哥娜·巴夫洛夫婦，但是自從那時之後——」

「啊，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你以爲人的性格會改變的麼？在搖籃裏怎樣，在墳墓裏也是怎樣。或者也許（說到這裏坡圖董把頭垂得更低一點）也許是你怕落入她的掌中麼？可是……當然一個人總逃不了要落到什麼女人的掌裏去的。」

里維諾夫勉強地笑一笑。「你這樣想麼？」

「這是無可倖免的。男子弱，女子強，是非機緣多難弄。要打定主意過沒有歡樂的生活是難的，要全然忘却自己是不可能……一雙眼是美，同情，溫暖和光明——怎能抗拒呢？啊，人總向他如同嬰兒之趨向保姆。當然，這之後，來了寒冷，黑暗和空虛……這是理之當然。到頭來你對萬事生疎，對一切失去了解。起先你不知道怎樣生愛；隨後你不知道怎樣生活的了。」

里維諾夫望着坡圖董，他覺得他從來不會遇到過一個更寂寞更孤獨……更不幸的人。這回他不畏怯，不拘泥，汨淚而蒼白的，臉垂到胸前，手放在膝上，坐着一動也不動，只是憂鬱地

微笑着。里維諾夫覺得替這位窘苦的，處受辛酸的，怪脾氣的人可憐。

「怎麼呢？」巴夫洛夫娜在談話之際對我說：「他開始低聲說，『她的二個最親密的女朋友，她名叫，假使我還記得，舊耳斯基夫人或陶斯基……』」

一個畫圖畫給了他驚鬱的談話聲着里維諾夫。

「啊！」他含糊地說：「她說起她……唔，這又有什麼呢？啊！時候不早了，」他打了一個不自覺的呵欠接着說，「我要回家吃晚飯了。少陪。」

他從椅子上跳起來，很快就走開了，里維諾夫要說一句話都來不及……他的同情變成了討厭。討厭他自己，當然。任何尖酸點的事情在他是不大有的；他想對皮圖畫表示同情，結果話端紆迴得非常笨拙。他心裏暗暗不滿意，回到旅館裏去了。

「腐化到骨髓裏了，」過一會後他想：「但是驕傲得像惡魔！她，差不多跪在他的女人面前，驕傲？而不反覆無常？」

里維諾夫試想把惹羅娜的影像從腦海中飄出，但是不成。爲了這緣故他不能同時想到他的未婚妻；他覺得今天這作祟的影像再也不肯遷讓了。他打定主意不再苦惱自己，等待着這「奇事」的全盤分曉；這分曉不久就要來的，里維諾夫也毫不懷疑分曉將是最坦白最自然的。他

如是幻想着，這時候不但惹露娜的後影像在他的腦中時隱時現，——她所說的每一字句都在他的思想中反復縈迴着。

侍者送進來一封信；這是惹露娜的：

「假使你今晚有空，請來我這裏。我將不單只一個人，我有許多客，你可以對我們的集羣，我們的社會作一個比較密近的觀察。我很希望你見見他們；我想他們一定會把他們的全般本領顯出來的。你應當知道我所呼吸的是怎樣的氛圍。來罷；我將高興地看到你，你不無聊。（惹露娜在這裏把俄文拼錯了，她想說，你不會無聊。）給我證明我們今天的辨釋把我們中間的誤會永遠消除了。——你的蠻誠的，惹。」

畢維諾夫披上外套，打一條白領結，動身到惹露娜寓所去。「這沒關係，」一路上他想，「瞧瞧他們……爲什麼不去瞧瞧他們呢？這一定有趣的。」在幾天之前，那批人對他引起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他們引起他的憤怒。

他以急速的腳步走着，帽子扳到眼沿，嘴唇上露着勉強的微笑，這時候，坐在魏佩爾咖啡館前面的巴倍夫，老嫗地用手指着他，對伏羅希洛夫和比須察金齊興地喊道：「你們看到這個人麼？他是一塊石頭，一另岩，一片燧石！！」

畢維諾夫在惹癢癢的寓所發見了不少客人。露角，一張打牌桌子的旁邊坐著野妻裏見過的三位將軍：牌將軍，容易生氣的將軍和謙恭的將軍，他們打著「威士忌」，「夾一個」連梅，「他們分牌，數點子，打「葵花」。打「方塊」的時候那種嚴肅樣子是沒有會語可以形容的……煞是政治家模樣！那種平常打牌時慣用的俚詞俗語，留給平民們罷，*Anchor bolts*，（留給布爾喬亞們罷，）這些漂亮的將軍們是只說些滅無可滅的幾個字限見的。可是牌將軍也不免在兩次分牌中間漏出了這樣的一句，並且說得又清楚又響亮：*Over the head*。（「這葵花的」愛詞「鬼子」）在這些客人中間畢維諾夫認得幾位野妻中的貴婦人；但是也有幾個以前從未見過面的。有一位是衰老得好像隨時都要倒坍下來的樣子。她發扭著她裸赤的，醜怪的，暗灰

● 威斯特 (Whist) 一種紙牌戲的名稱。二人合局，四人對打。三個人也可以打的，

把空缺位置的紙牌攤在桌上。這樣叫做達尼 (dummy)。

● 都是牌花的名稱。譯者。

色的肩膀，把簾子掩住情色，用她死灰般無光的眼睛凝視着額米羅夫，他對她非常
惡感；她是加得林女皇的教後的一位女官，在上流社會中非常受尊敬。雅爾，穿粉得像個牧羊
女，坐籬籬號一胡蜂皇后二一的伯爵夫人內一為青年入圍住她，在這批青年人中，那位著名
的百萬富翁美男子芬尼珂夫是挺出來。他的驕傲的態度，扁平的腦壳，和他的沒有靈魂的獸性
的殘忍，賽過布克赫拉酋長。或者羅馬的哈里希迪伯魯斯。另一位貴婦人，也是一位伯爵
夫人，暱名叫做麗絲，正和一個長頭髮的，俊俏臉兒，面色蒼白的一神媒一說話。在她們旁邊
站着一個男子，也是長髮而蒼白，不住地會意地笑着。這位男子也相信降神術的，但是對預言
才感興趣，他根據默示錄和泰穆特經，老愛預言各種各樣的奇事。這種奇事從沒有一樣應

的……

① 布克赫拉 (Buchard) 南俄部落，俗稱勇義職。譯者。譯于……

② 哈里·迪伯魯斯 (Haldobrus 204-224) 原名 Valrus Artus Bagarbus 以放蕩出名
名。享年僅十八歲。倭附神權，做了四年皇帝。……

默示錄是基督教約聖經最後一部，裏面充滿着預言。泰穆特經是猶太的法規集，包
括猶太民法及教會法。——譯者。

聽過，可是他決不因此撓節，還是和從前一樣地說他的預言。在鋼琴旁邊，安頓着那位天才音樂家，天然金剛石，曾經使波圖萬生那麼濺天的氣的；他毫不注意地用手指亂敲着鍵盤，*de main gauche*（以心不在焉的手）不住地茫然向四周望。惹麗娜坐在一張長椅上，夾在科可公爵和瓦夫人的中間。這位瓦夫人曾有一時是著名的美人和智慧，兼享着聖人和罪徒的名譽，很久來便成爲一個一望生厭的乾癯多皺的老媪了，惹麗娜一看到里維諾夫，臉一陣紅，站起來，當他跑上前來的時候，她溫熱地緊握他的手。她穿着一件黑色綉紗長袍，襯着幾樣幾乎看不出來的金飾；她的肩胛白得像紙灰，同時她的臉，也一樣蒼白，在一瞬間漲上來的紅暈裏，微出了美的勝利，也不僅是美；一種隱隱着的，近乎飄飄的歡迎在她半垂的眸中閃耀着，微微的顫戰掠過她的嘴唇和鼻翼。

賴米羅夫走近里維諾夫，和他交換了幾句常例的客套，這番可沒有帶着他那種慣常的嬉皮態度。——之後，他替他介紹給兩位貴婦人；那位老朽，胡蜂皇派和羅莎伯爵夫人，她們都給他一個相當客氣的答覆。里維諾夫是不屬於她們隊裏的；但是他樣子好看，真的，可說是相當漂亮，他的年青的臉龐上的富有表情的姿顏，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只是他不知道如何把這興趣變爲己有；他不習慣於交際，覺得有點惴惴不安，加之那位伯爵將電眼睜緊盯住他。——

哈！狂野的平民！自由思想者！」這固定的重壓的眼光好像這樣說：「跪倒在我面前罷；俯躬着吻我們的手罷！」惹起那解救了他。她顧度得面面圓到，把他弄到一只靠門的角落裏，稍稍離開點坐在她的身後。她每一次和他說話，總要回過頭來，而當他每一次鑑賞她的美麗的項項的高貴的曲線時，便甜軟着她頭髮的幽微的芬香。一種深而靜的知遇的表情從沒離開她的臉；他不能不承認這流露在她的眼光中和微笑裏的純是知遇而不是別的，他也突然燃起同樣的情緒了，他覺得慚愧，歉疚，而立刻又覺得可怕……同時當這羣人中間有誰說了俗不堪耐的話或做了粗鄙的動作的時候，她好像不住地問，「喂？你對他們作何感想？」這句話雖則未曾出口，在里維諾夫聽來却常明瞭，這種情形在當晚不只碰到一次。有一回她簡直藏不住她的情感，高聲地笑了。

馬莎伯爵夫人，一個迷信的婦人，總愛些什麼不平常的事物的，在她和那長頭髮的頭樣談到荷穆，不推自翻的桌子，不拉自奏的手風琴等等，談得個暢之後，話端纏到動物上面，問起動物中有沒有受催眠的。

「至少，有一種動物。」科可公爵老還在接腔：「你認識梅凡諾夫斯基麼？他們把他催眠倒在我的面前，他還打鼾呢，嘻嘻！」

「你真刁尖， Mon Kline (我的公爵……) 我是說真的動物， je parle des bêtes. (我是說畜牲。)」

「Mais moi aussi, madame, je parle d'une bête…… (『但是我也是說，夫人，我是說一個傻瓜……』)」

「有這種動物的，」神傑插口道：「比方說——龍蝦；他們是很神經過質的，容易把牠弄成癱厥狀態。」

伯爵夫人驚異了。「什麼？龍蝦！真的麼？噢，這怪有趣的！我倒想見識見識，路莘先生，」她對一個臉孔石硬活像一個新雕的木偶人兒硬領也石硬的青年（他很驕傲於這副硬臉和硬領，說是會說耐亞嘎拉大瀑布和勞比亞尼羅河的霧沫瀆濕過來，雖則他的遊程一點也記不得，他只更說幾句俄羅斯的雙關隱語……）說，「路莘先生，勞駕你替我們弄一隻龍蝦來，快。」路莘先生裝着笑，「活的，還是鮮的？」他問。

伯爵夫人不懂他的意志。「Mais oui。」（『是的啊，』）她重複道，「une escargotte。」

● 一句雙關語。法語的 *bee* (畜生，) 又作「呆子，」傻瓜解。——譯者。

（「一隻龍蝦。」）

「喂，什麼？龍蝦是什麼東西？」伯爵夫人粗聲粗氣地插進來。今晚梵爾提先生沒到場，使她老六不開心；她猜不透意。娜爲何不把這位頂有趣的法國佬請來。那位老朽，很久以來便什麼事情都不會懂了的——加之她是完全聾了——只是搖搖頭。

「Oui, oui, vous allez voir.」是的，是的，等會兒你就會看到。」路華先生，請你……」這位青年旅行家打個躬，走出去，很快又回來了。他後面跟着一個旅館侍者，嘴巴咧開到耳朵根，捧進一只盤子，盤子裏一隻大龍蝦。

「Voilà, mesdames.」〔「龍蝦在這兒，太太，」〕路華說；「現在可以動手做 l'opération de cœur 了。哈哈！」（俄羅斯人說了句什麼俏皮話，總是自己先笑。）

「噲，噲，噲！」科耳伯爵是個愛國者，一切國粹的保護人，也謙遜地盡他笑的義務。

（我請讀者不要覺得驚奇，也不要生氣；誰能够替他自己保證說，坐在亞歷山大戲院花園

● 可作「給靈癡開刀」解。但奇癡的原字 *bagas* 又有巨靈宮星座的意思。路華先生的得意雙關語。——譯者。

裏，受着四周空氣的感染，而不對於甚至比這裏所說的更無聊的變調戲語去發呢？)

「Merci, merci...」(「謝謝，謝謝。」)伯爵夫人說。「Allons, allons, Monsieur Eyz, montrez nous ça...」(「來，來，福克斯先生，敬給我們看。」)

侍者把盤子放到小圓桌上，賓客中間有一陣小小的移動；有幾個人伸着頸額，只有牌桌上的將享們仍舊保持着他們的安然如堵的莊嚴的姿態。神媒亂着，一頓頭髮，皺一皺眉頭，走近桌子，開始用手在空中揮扇，蝦蟆挺起來，倒退兩步，豎起一雙盔。神媒着被搖手，加快動作；蝦仍和先前一樣地挺着。

「Quelle que doit être le danger?...」(「但是牠到底該怎樣做?」)伯爵夫人問。

「Belle idée ce ser immobile et se dresser sur sa queue...」(「牠應該留着不動，捏緊起來死死在屁股上。」)福克斯先生帶着生硬的美利堅腔回答，在盤子上面極穩地用力揮舞着手指；但是這極穩的術不生效力，蝦繼續爬動。神媒宣言說他沒有辦法了，帶着不高興的臉色從桌子旁邊走開。伯爵夫人開始安慰他，他說這是荷絲先生自己有時也難免失敗的...科可公爵引中了證實了她的話。默示錄和泰穆特經的權威者偷偷地跑到桌邊，迅速地用手揮朝着蝦靈力地一指；他也儘試試他的運氣，但是沒有成功；一點也沒有痼疾的徵候。於是他們把侍者喊了來，吩咐把蝦拿

出去，侍者照樣做了，和剛纔一樣，嘴吧啼到耳朵根；門外，可以聽見他的忍俊不禁的笑聲；過後，在廚房裏可以聽到嘩然大笑 *uber diese Reue*（對這批俄羅斯人而發的。）那位無師自通的天才，在蝦的實驗中一直在敲着憂鬱的短音階調子的，因為無從知道這音樂會有什麼效果——於是又彈起他的千篇一律的華爾茲來了，當然，受了極恭維的喝采。被好勝心的驅使，我們的天下無雙的多才多藝的H伯爵（見第一章）也來奏一首他自己作的短歌，可是原原本本抄襲莫芬伯爵的。這短歌中兩個打趣的應句……*Quel ben? quel boen?*（「什麼蛋，什麼牛，」）幾乎使我們全體太太裏的頭腦都樂得左顧右環；有一位甚至於輕輕地哼起這調兒來，*“Charmant! Charmant!”*（「妙極！妙極！」）這按捺不住的無厭不易的字句從各人的唇邊飛出來。意魔佛和里維諾夫交換了一個眼花，於是又是那種神祕的譏諷的表情，掠過她嘴唇；但是，過後一回兒富貴階級權益的代表和雜護者科可公爵，想起把他的意見對神媒闡明一下的時候，這表情來得更明顯，甚至於有幾分惡意的影子了，當然哪，科可公爵說不了幾句之

● 奧芬巴赫 (*Offenbach*, 1819—1880) 德國音樂家，所作 (*Opera Comique*) 不下百餘種。——譯者。

後，他的「財產的原則是連根動搖的了」的口頭禪便又搬出來，緊接着又對德謨克拉西攻擊了一番。神媒的阿美利堅血液被激動了；他開始爭辯。這位公爵，照他往常的習慣立刻便竭力尖銳嘆子大聲地喊：「C'est absurde! cela n'a pas lieu sans combat!」（「荒謬絕倫，沒有常識！」）來代替各種辯論的理由。百萬富翁芬尼珂夫開始說些侮辱人的話，卻都是無的放矢，泰穆特廷專家打着口哨子，連S伯爵夫人也咕噪着……總之一句話，這裏的喧鬧和谷柏廖夫家裏那種不協調的叫罵並無二致；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這裏沒有啤酒，也沒有雪茄的煙霧，以及每個人服裝穿得比較漂亮點而已。賴米羅夫試想把他們平靜下來（將軍們顯見得不高興了，其中可以聽見波里斯的叫聲，「Encore cette saine politique!」（「又是這一套政治的鬼話！」）但是他的努力終歸無效，在這時候，一個「貌柔而內剛」的典型的高級官員，試想說出 *le résumé de la question au peu de nos*（這問題的寥寥數語的結論）來，同樣遭受失敗；事實上他只斷斷續續地重複着自己的話，顯然他不能聽取也不能作答，無疑地他看不透這問題究竟是什麼，不知道 *la question*（問題），根本是得不到什麼結論的。惹慮娜也狡猾地挑撥那些辯論者叫他們彼此互相攻擊，時常和先前一樣地同里維諾夫交換一個眼花或會心地點點頭……但是他好像着了魔似地坐着，什麼也沒聽見，專待着那雙美麗的眼睛再閃耀一回，那蒼白的，溫柔的，寧然人

的標緻的臉再照臨他的身上……終於太太們吵得不安起來了，要求停止爭論……假米羅夫請多才多藝的公爵再唱他的短歌，無師自通的天才又奏起他的華爾茲……

——里維諾夫直習到夜間，比別人都走得遲。這夜間的談話牽涉到很多很多的問題，小心在當地避開了任何稍有趣味的題材；那三位將軍們，在莊嚴的牌局完了之後，也莊嚴地加入了談話；這批政治家們的影響立刻便非常明顯。談話轉到巴黎放界的金花，（她們的名字和才藝，每大好像都十分熟識，）薩杜①最近的戲劇，亞蒲②的小說，托拉維亞泰歌劇中的葩提。③一位將軍提議說來一個「秘書」的遊戲，*au secretaire*，但是成績很壞。一些答語都沒有趣味的

① 薩爾杜·(Victorien, Sardou 1831—1908) 法國戲劇作家。一八七七年被選為法國

翰林院會員。亞蒲·(Edmond-François-Victorin About, 1835—1885) 法國作家，

一八八四年被選為翰林院會員。譯者：……

② 葩提 Adèle Juana Maria Patti, 1843—1889) 意大利歌女，以歌喉圓潤及美態著名。一

八六二至一八七〇年間，每逢夏季，往來英法，表演歌劇，聲譽一時。托拉維亞泰歌

劇的拿手演出之一。譯者：……

時常不負有文法上的錯誤；昨將軍說起他有一次回答過這樣的問題：「*Qu'est-ce que l'amour ?*」
（愛情是什麼？）他回答說，*Une collique renouée au cœur*，（一種逆心的痲痛。）於是立即便起了皎潔的狂笑；那位老婦氣力用扇柄打他的背，因為用力過猛，額角上一塊白粉掉下來了。嬌媚的老婦開始說到斯拉夫的王侯領土和在多瑙河流域宣傳正教的必要，只見沒人回答，便嚇嚇了一下不作了。真的，他們談話荷穆比什麼都談得多；連那位「胡蜂皇后」也來插進一下怎樣一次有幾只手摸到她的身邊，又怎樣地她看見了牠們，把自己的戒指套到一隻手上。當然啦，蓋麗娜是勝利了；因為即使里維諾夫盡力注意他的周圍，他仍然不能從這斷斷續續無連輪無生氣的空談中檢取一句真實的話，一窺聰明的心眼和一樁新鮮的典故。就是在他們的嗚呼和警戒裏，也沒有真的感情，真的熱。只是聽得存幾次在假裝的愛國的義憤和假裝的輕蔑與冷淡的面具底下，爲了懼怕降來的損失，可以聽到幾聲惡怒的愁泣般的聲音，有幾個後世也忘不了的人的名字，是咬牙切齒地被說了出來……在這喧鬧騷擾的當中竟沒有一點鮮活的源泉！在他們的腦海和心中所耽想着的是何等陳腐無用的荒唐和何等鄙劣的瑣屑，可不是僅僅在今天晚上，在社交場中才這樣想，而是在家裏，每點鐘，每天，在他們全部的生活都這樣想着的！說完了一句，何等的惡毒！何等缺少對於構成人類生命使生命增添美麗的一切的

悟性啊！

蓋歷娜和里維諾夫告別的時候，又緊壓着他的手，輕輕地語氣深愛地說，「嗯？你怎麼說？你滿意麼？你看夠了麼？你歡喜麼？」他沒有回答，只是一聲不響地鞠一個躬。

只剩下她和她的丈夫兩人的時候，蓋歷娜正要到寢室裏去……他喚住了她。

Je vous ai beaucoup admiré et serti, madame... (「今晚我對你敬佩之至，太太。」) 他

說，抽着根紙煙，身子斜靠在鐵爐架上，*«Vous vous en allez par là-dessus, madame, n'est-ce pas?»*

(「你把我們大家都取笑得十二分。」)

«Par là-dessus, vous n'avez rien dit...» (「這一次並不比其餘的幾次可笑得厲害。」) 她

漠然不介意地回答。

「你叫我怎樣來了解你？」賴米羅夫問。

「隨便你高興。」

「*«C'est clair.»* (這很明白。)」賴米羅夫貓蹩地小心翼翼地問，用他小手的長指甲

彈去一段煙灰。「哦，順便說一句！你的新朋友——他叫什麼名字？」里維諾夫先生？

無疑地是有聰明人之譽罷。」

聽到里維諾夫的名字，惹摩娜急速地回過頭來。

「你說的什麼意思？」

將軍笑了。

「他一聲都不響……可以看得出來怕是自貶身分。」

惹摩娜也笑了；這笑，和她丈夫的笑是全然不同的。

「正如人們所說……不說話倒比說話好些……」

「Attrape! (對了一)」賴米羅夫裝做很和順的樣子回答。「不說笑話，他的臉非常有趣。這樣……專注的表情……還有他的一副儀表……是的……」將軍把領結理一理平直，低下頭去望着自己的鬍鬚。「我想，他是一個共和黨，和你另外一個朋友披圖董是一流人物；那位先生也是你的一個聰明人。」

惹摩娜的眉毛在她的一雙睜大的明澈的眼睛上面慢慢地豎起，同時她的嘴唇緊閉着，微微擡着。

「你說這話有什麼目的，樊葉婁，弗拉達米羅夫奇？」她說，好像同情似的。「你向半空敢冷箭了……我們不是在俄羅斯，這裏沒有人聽信你的話。」

「這不僅是我的意見，」蓋麗娜·巴夫洛夫娜，向他忽然帶着嘆息說：「別人也注意到這位

先生有點叛黨的神氣。」

「真的麼？『別人』是誰？」

「『吧』，波里斯·比方。」

「什麼？他也有表示他的意見的必要麼？」

「蓋麗娜好像受了涼一樣，聳了聳肩膀，於是慢慢地用手指撫過它們。」

「他，……是的，他。讓我再說一句，蓋麗娜·巴夫洛夫娜，你好像生氣似的；你知道一

個人有生氣的時候……」

「我在生氣麼？哦，爲什麼？」

「我不知道；也許我的話使你不高興，我是說到……」

「懶米羅夫訥訥地說不出口。」

「說到誰？」蓋麗娜以疑問的口氣着他的話。「啊，請你不要暗諷，快點說，我疲倦了

想睡了。」

她從桌上拿起燭台。「說到誰？」

「這是，說到那位恩維諾夫先生；因為現在我無疑地知道你非常關心他。」

意麗娜把拿燭台的手提高，直到燭餘和她丈夫的臉齊平，於是注意她，幾乎是終身地。她觀察他的面，忽然高聲大笑了。

「笑什麼？」賴米羅夫拂然問。

意麗娜還是笑。

「喂，笑什麼？」他重複了一句，跺着腳。

他覺得受侮辱了，受傷了，同時悻乎他的意志的他又被這位如此輕盈如此勇敢地站在他面前的女子的美所蠱惑……她在磨折他。他什麼都看到，她全部的嬌媚——就是那緊握蒼古暗色的沈重的青銅燭臺的纖纖手指尖上的美麗指甲上的粉紅色返光，也沒有逃過他的眼睛……同時這侮辱愈來愈深地刺進他的心。意麗娜仍舊笑着。

「什麼？你？你吃醋麼？」她終於說出來，轉過身來背朝着她丈夫，走出房間。「他吃醋！」他在門外聽見這句話，於是又是一陣笑。

賴米羅夫悻悻然目送着他的妻子；就是在這時候仍不能不注意到她的身材動作的迷人的美。

，他猛然一推，把紙團在壁檯架的大理石鏡片上壓碎，丟得它老遠。他的頰頰然變青了，一羣寒蟬掠過他的下巴，濕帥的獸性的眼光掃過地板，好像尋找什麼似的……一切溫文爾雅的形象都從臉上消失了。在他揮打着白俄羅斯農民的時候，一定是帶着這副表情的。

里維諾夫回到自己的房間，靠桌邊坐下，頭埋在手裏，很久默着不動。終於他站起來，打開一隻箱子，拿出一個手夾，在夾子裏邊的袋裏抽出一張泰雅娜的像片。她的臉好像又老又皺，看——像片總是這樣的——在哀愁地凝視着他。里維諾夫的未婚妻是一個大俄羅斯血統的姑娘，黃金頭髮，相當肥胖，臉頰頗有幾分拙笨，但是在她的聰明湛淨的棕色眼睛裏有幾異常靈敏良善的表情，她的清秀白淨的額角，好像有陽光常住照臨着似的。很久很久地里維諾夫眼盯着這像片，於是輕輕地把它推開，又用雙手捧住頭。「一切都完了！」他輕輕地說，「惹這娜！惹這娜！」

只是現在，只是在這一剎，他方纔明白他是無可挽回地無可理喻的愛上了她，自從在古堡第一次和她碰見的時候便愛上了她，他從來沒有停止愛她。可是，倘若在機器鐘之前拿這話告訴他，他會多麼地驚奇，多麼地不相信，一定會發笑的！

「但是泰雅，泰雅，我的上帝！泰雅！泰雅！」他痛悔地反複喊着；同時在他的眼前懸着

靜的形態悄然浮現，她穿著一件黑色的喪服似的長袍，大理石般白皙的臉放著靜穆的勝利的
光輝。

原书空白页

里維諾夫整晚沒睡，也沒有脫衣服。他很可憐。他是一個正直坦白的男子，他知道責任的重大，義務的神聖，應該憐憫於他自己的矛盾，他的軟弱，他的過失。最先他茫然無所感覺，隔了好久纔掙脫了那種兩執的半知半不知的模糊的感覺的憂鬱的重壓；於是一種恐懼攫住了他，想到他的將來，他的差不多已經把握住的將來，又溜走到黑暗裏面去了，想到他的家，剛剛建築起來的穩定的家，突然在他的身邊搖搖欲墜了……

他開始毫不寬貸地責備自己，但是立刻又制止住自己的激動。「何等軟弱！」他想。「還不是責備自己的時候；現在我一定要決定取舍。泰雅是我的未婚妻，她信賴我的愛，信賴我的真誠，我們是終身結合了的，不能，無論如何也不能分離的。」他逼真地描繪着泰雅所有的品質，心裏暗暗把它逐項舉出來，計數着它；他試想引起自己的愛念和柔情。「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他又想，「逃開，立刻逃開，不等泰雅的來到，便搶先去迎接她，縱使我痛苦，縱使我拿泰雅來折磨自己——這大概不會的——但是無論如何用不着想到這一層，打算到這一層，我一定要履行我的義務，雖死不辭！」——但是你沒有權利驅逐她啦，」另外一聲聲音在他的心

中輕輕地說：「你沒有權利向她隱瞞住你的感情的變化啦；也許當她知道了你愛上了另一個女人之後，不願意做你的妻子啦！」「廢話！廢話！」他回答：「這些都是謠言，可惡的矛盾，自欺的意識；我沒有權利不守自己的信約，就是這婚約啊。好，就這樣的……那末我離開這裏了，不等和她見面……」

但是想到這裏里維諾夫的心苦楚地傷透了，他冷了，肉體的冰冷，一陣倏忽的寒顫掠過他的周身，他牙齒輕輕打戰。他伸一伸腰，打個呵欠，好像發癢病一樣。他的思想並不停留在最後的一句話上面，反而壓住它避開它，復開始習慣地驚奇詭異着，怎樣他能够再愛！一再愛上了這僵化的庸俗的女人，她的環境全是可憎可恨的。他試問自己：「多無謂，你愛的愛她麼？」而只有失望地絞扭着雙手。他兀自驚奇着，詫異着，看哪，在他的眼前，好像從輕柔頹郁的薄霧中浮現，那誘惑的模樣，光禿的眉黛掀起，奇異的眼光溫柔地不可抵禦地刺入他的心坎，柔和對策的聲音好像在他耳朵邊唱，那晶瑩的肩膀，這青年皇后的肩膀，發出晶瑩的清新與暖氣……

黎明時分，在里維諾夫的心中終於醞釀了個主意。他決定當天動身去迎接泰維，並且最後一次去看蓋麗娜，如果沒辦法，便把全盤真情告訴她，——永遠地離開她。

他把行李都整理好包裝好，等到十二點鐘去煮她。但是一望見她的垂宿半掩的窗戶，里維諾夫的心便崩潰了……他提不起勇氣走進那旅館。他在歷羅頓泰勒爾林蔭道來回走了一陣兩趟。『里維諾夫先生，天氣好！』忽然聽到一個諷刺似的聲音，從一輛疾馳而過的單馬雙輪車上招呼他。里維諾夫抬起眼睛來，望見賴米羅夫將軍，坐在副公爵——一位著名的獵手和英國式馬車和駒馬的愛好者——的旁邊。公爵趕着車子，將軍靠在一旁，露齒笑着，帽子高高地提在手裏。里維諾夫向他鞠躬，同時，好像聽從了一個祕密的囑咐，急急跑到意摩娜那裏去。

她在家。里維諾夫通報進去，她立刻便接見他。當他進去的時候，她站在房間的中央。她穿着一件袖口很寬的早晨便服；她的臉，和頭一天一樣蒼白，但是沒有那時的新鮮，顯露着勞倦；她用來歡迎來客的乏力的微笑，更足以清楚地表明這表情。她和滿地伸手給他，但是好像失魂失魄似的。

『謝謝你來的好意，』她開始用一種幽怨的聲音說，沉到一隻低椅子裏去。『今天早晨我不大舒服；昨晚沒睡好。怎樣，你對昨晚的事情怎樣說？我對麼？』

里維諾夫坐下來。

『我到這裏來，意摩娜·巴夫洛夫娜，』他開始說。

她立刻坐起來轉過身子；她的眼緊盯着里維諾夫。

「怎麼啦，」她喊道。「你白得像死人一樣，你病了？什麼事啦？」

里維諾夫迷亂了。

「我？惹麗娜，巴夫洛夫娜？」

「你得到什麼惡消息麼？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不是？告訴我，告訴我——」

里維諾夫反過來望着惹麗娜。

「我沒有得到惡消息，」他費力地說，「但無疑地是碰着了一樁不幸的事，一樁大不幸……」

「就是這不幸驅使我來你這裏的。」

「一樁不幸？什麼不幸？」

「啊，……就是——」

里維諾夫想說下去……可是不能。他只是把兩隻手捻得很緊，弄得骨節格格地響。惹麗娜身子俯向前面，好像變成石塊。

「哦！我愛你！」終於從里維諾夫的胸中吐出一聲低低的呻吟，他把頭轉過去，好像要藏住他的臉似的。

「什麼，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惹麗娜也說不完她的話，把背靠到椅子上去，用雙手蒙住眼睛。「你……愛我。」

「是的……是的……是的，」他痛苦地重複着。頭更加轉開去。

房間裏一切都闐然無聲；一隻誤飛進來的蝴蝶夾在窗簾和玻璃中間，掙扎着，拍着翅翼。還是里維諾夫先開口。

「這就是，惹麗娜·巴夫洛夫娜，」他開始說，「這就是降臨到我身上的不幸……我應該早就看到事先趨避的。假如我此次沒有像在莫斯科時候那樣也立刻被捲入了漩渦。好像命運要假你的手強迫我再受一次磨折，這照理不該再有了的磨折……我掙扎着……我試想掙扎，但是當然一個人是逃不開命運的。我來告訴你這一些，是要把這……這悲喜劇立刻加以結束，」他以一種新的羞慚和痛苦的激動說。

里維諾夫又靜默了，蝴蝶仍同剛纔一樣地在掙扎。惹麗娜的手沒有從臉上移開。

「你不會弄錯麼？」從無血色的潔白的手底下漏出來的低微聲音。

「我沒有弄錯，」里維諾夫以重濁的聲音回答。「我愛你，因為除了你我沒愛過誰。我不是來責備你的；這是去罷了，我也不來告訴你說假使你用另一種態度對待我，也許這種事情不

會發生……當然，我自己才該埋怨，我的自信毀了我，我固有應受，而你是預料不到的。當然你沒有想到假使你痛切感到你自己對我的過錯，——假想的過錯——想把它加以補償，這於我也許更少危險……但是做錯了的事收不回的，我只想把我的情景對你說個清楚：像這樣已够苦了……但是至少，如你所說，我們中間沒有什麼誤解，我希望我的自白的坦真，可以略為減輕你憤怒的感情，這感情在你無疑地是免不了的。」

包維諾夫眼也不抬地說了這些話，但是即使他望着意慮，他也看不見她臉上起什麼變化，因為她和先前一樣地拿手遮住。此際，她臉上的表情也許會使他驚異的，這上面交集着又驚又喜，一種幸福的無奈和激動；她的眼，在低垂的臉皮底下，發着幽輝；徐緩的斷續的呼吸吹涼了她的好像乾渴似的微微翕開的嘴唇。

包維諾夫靜默了，等待着回答，有什麼聲音響？……沒有！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他再往下說，「閉閉去；我是來和你對行的。」

「但是我記得，格里福利·密哈里奇，」她開始說，「那……那位你對我說起過的女人，她不是要來這兒麼？你不是在等她麼？」

「是的，但是我要寫信給她……要她在半路上停留，比方在漢德傑那地方。」

「啊！漢德傑……是的，那兒很美……但是預謀你的全部計劃打斷了。格里普利·密哈里奇，你的確沒有想得太誇張麼？(道不是虛言麼？)」

意齊娜柔和地，幾乎是冷淡地，略略停歇地說，眼望回窗口。里維諾夫沒有回答她最後的問句。

「只是，爲什麼你要提起『憤怒？』」她繼續說下去，「我並不憤怒……哦，不！假使我們中間有誰該責備的，無論如何也不是你；不是單只你一個人……記着我們上次的談話，你可以相信應該責備的不是你。」

「我從來不懷疑你的寬宏。」里維諾夫在牙齒縫裏喃喃地說，「但是我很想知道，你實同我的意見麼。」

「離開？」

「是的。」

意齊娜仍朝窗看。

「最初一下子，你的意見必爲看來是早熟了一點……但是現在我把你說的話想了一遍……」

原书缺页

「還不能和我告辭，」惹麗娜再說一遍。「我一定要再見你一次……又是一個莫斯科式熱情的分別——不，我不要。你現在可以回去，但是你一定要答應我。給我一句話，你還來會再度見我之前不離開。」

「你要這樣？」

「我一定要，假使你不同而行，我永遠都不原諒你，你聽見麼？永遠都不！」——「奇極呢！」她又好像在對自己說，「我不相信我是在巴登……我仍然感覺到我是在莫斯科……現在走罷。」

畢維諾夫站起來。

「惹麗娜。巴夫洛夫娜，」他說，「給我手。」

惹麗娜搖頭。

「我告訴過你不要和你告辭……」

「並不是爲告別而要求的。」

惹麗娜正想伸手給他，但是望一眼畢維諾夫——自從他說這番自白之後，她還是第一次離他——又縮回去。

「不，不，」他低聲說，「我不給你手。不……不。現在走。」

墨維諾夫一鞠躬離開了。他不知道爲什麼蓋麗娜拒絕他最後的友誼的握手……他不知道她害怕的是什麼。

他走開了，蓋麗娜又沉到圈椅裏，把手蒙住眼睛。

里維諾夫並不回家；他跑去山裏，走進叢密的樹叢中，臉孔朝下撲倒在地下，在那兒躺了一個鐘頭左右。他不感覺到苦楚，沒有哭；他陷入一種重壓的騷擾的陣陣中。他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經驗；這難受的刺痛和蟲嚼般的空虛，他本身的空虛，周圍一切的空虛，到處的空虛；他沒有想意處挪，也沒有想泰維挪。他只覺得：一個打擊落下來了，生命好像繩子一樣鬆散成兩股，他的一切落入了一個冰冷的不熟識的抓握中，被牽着走。有時候會第一陣旋風掃到他身邊，他感覺到它的迅速的渦旋和它的黑色的翅翼不規則的撲打。但連他的決心並沒有動。離開巴登……這簡直不用提。想像中他已經走了，已經坐在盧隆轟隆噴着煙的火車裏，動向極闊的死寂的遠處。他終於站直來，頭靠在一株樹上，默着一動也不動；只有一隻手完全無意識地抓住一莖鳳尾草的葉尖，顛倒地垂着。一陣走近的脚步聲使他從睡夢中醒過來。兩個精壯人，肩負着巨袋，走下峻斜的小路。「這是時候了！」里維諾夫恍然大悟，眼光熒熒的走回城裏，折到火車站，打一個電報給泰維挪的姑母塔比多里娜·瑪蘭珂夫娜。在這電報裏他對她說：他馬上要離開，指定漢德堡雪麗賓旅館作會晤的地方。

「要結束，便趕快結束，」他想；「用不着挨到明天。」於是跑到陪廳裏去，以索然無味的好奇心凝視着兩三對旅客的臉，老遠地望一望華達舍夫醜陋的頭部的背影，注意一下比銀鑲金的無可指摘的面相，復在走廊上等了一會兒，他不懂不忙地動身到惹麗娜家裏去。他並不是受了不克自持的偶然衝動的影嚮去的；當他打定主意要離開，他也打定主意要實踐他的諾言，再去看他一次。他在看門人不留心的當兒走進旅館，跑上樓梯，什麼人都沒碰到，他也不在房門上敲一下，機械地推開它來，走進房裏。

房裏，在同樣的圍椅上，穿着同樣的衣服，和三個鐘頭之前完全同樣的姿勢，坐着惹麗娜……顯然她坐在那裏不會換過位置，這許久工夫中不會動彈。她慢慢地抬起頭來，只見是里維諾夫，周身打一陣寒顫，用手抓住椅圈，輕輕說：「你嚇了我！」

里維諾夫以無言的迷惑望着她。她臉上的表情，黯然無光的眼睛，使他驚異了。

惹麗娜裝出一個勉強的笑，理一理她蓬鬆的髮髮。「沒關係，……我真的不知道……我坐在這裏睡着了。」

「我請求你原諒，惹麗娜，巴夫洛夫娜，」里維諾夫開口說。「我沒有通報一聲便走進來……我要履行你認為合式的要求。我今天要走了——」

「今天，假是我記得你對我說過你要先寫一個信。」

「我已打去一個電報。」

「啊！你覺得你必得趕緊才行。你什麼時候走呢？我的意思是，幾點鐘？」

「晚上正七點。」

「啊！七點鐘！那末你是來辦行的麼？」

「是的，惹麗娜。巴夫洛夫娜，來談聲再會。」

惹麗娜靜默了一下。

「我應該感謝你，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來這裏也許不容易。」

「是的，惹麗娜。巴夫洛夫娜，確乎不容易。」

「就一般而言，生活都是不容易的，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怎樣說？」

「這要看什麼人……惹麗娜。巴夫洛夫娜。」

惹麗娜又靜默了一會兒。她好像沈入思索中。

「你來了，證明了你對我的愛，」終於她說，「我謝謝你。我也完全贊成你要把一個意單

愈詳細地加以結束的決心……因為任何的延誤……因為……因為……我，就是你會經過她是一

個反覆無常者，一個女賊了……是個，我想，你叫我什麼呢？……

惹麗娜急速地站起來，坐到另一把椅子裏，頭伏下來把臉和手藏在桌子的邊緣。

「因為我愛你……」她在緊握的手指縫中喃喃地吐出來。

里維諾夫倒退了幾步，好像有人兜胸打了他一拳似的。惹麗娜沮喪地把頭轉過去，好像這一次是她要躲開他，藏起她的臉來似的，於是又藏在桌上。

「是的，我愛你……我愛你……你知道的。」

「我？我知道的？」里維諾夫終於說；「我？」

「現在你總可以知道了，」惹麗娜往下說，「你當然一定要離開了，慢一步都不行……對於你我雙方，都不能延遲，這是危險的，這是可怕的……再見罷！」她接着說，激動地從椅子上站起，「再見！」

她朝她的梳粧室的方向走了幾步，把手伸向背後，在空中作了一下急速的動作，好像在摸索里維諾夫的手，和他握別似的；但是他如同一段木頭站在老遠，……她又說了一次，「再見，忘了我罷，」於是頭也不回跑開了。

房中單留下里維諾夫一個人，但是他仍然回不過意識來。終於他清醒了，急速地跑到梳粧

豪家的門邊，喚着惹惹嬌嬌的名字，一週，兩週，三週……他的手已經按在門上……

那邊傳來賴米羅夫宏亮的聲音。

里維諾夫把帽子扳到眼沿，走到樓梯跟前。溫文爾雅的將軍正站在瑞士管門人的小屋前面，用拙劣的德語向他解釋說他明天要租一輛馬車，租一整天。將軍望見里維諾夫，又把他的帽子舉得不自然地的高，又想和他說一句「天氣好；」他顯然是取笑他，但是里維諾夫無心管這些。他勉強向賴米羅夫回了一個禮；跑回自己的寓居，一動不動地站在包裹好的上了鎖的鐵箱裏的後面。他的腦在轉着轉着，心好像琴絃在振動。現在該怎麼辦？他也曾預料到達一層麼？

是的，他曾預料到它，●雖則粗看不近情理。它好像雷霆般地砸了他，可是他會料到他，●雖則不敢承認它。再者，現在他什麼都不能確實知道。他心裏一切都錯亂混亂了；他失去了思想裏想的線索。他記起了莫斯科，他記了起來，那時候「它」也是這樣像暴風雨般地襲擊了他。他自吞吐都閉塞住了。喜悅，一種莫能慰籍的絕望的喜悅，磨折撕毀他的心。地上的一切換不了這

「它」指意塵塵的自白，「她愛他」的自白。——譯者。

在這種確實不該說謊了說出來的話……可是，這話卻換不了他所下的決心。和先前一樣，這決心沒有搖動；好像鐵錘般堅定。里維諾夫又失去他思想的線索了……是的；但是他仍然把握着自己的意志的，他擺佈自己好像擺佈一個由他作主的別人。他按鈴喊了旅館侍者叫他開門；裏來，吩咐替他在傍晚的行李馬車上定一個位置；他是有計畫地把一切後退的路都割斷了。「雖死不辭！」他喊，如同上一個不寐的夜晚所說的一樣；這句話好像將別合他的口味。當雖死不辭！他重複着，在房間裏慢慢地踱來踱去，只是很難得有幾次，他無意識閉上眼睛，屏住呼吸，於是那些話，惹蘆娜的話又潛入他的靈魂，使他燃燒。「顯然一個人不會愛兩次的，」他想；「另一個生命來就你，你也接受了它，而你不能澈底淨除那些毒素，你永遠是藕斷絲連！恰是這樣；但是這證明點什麼？幸福……這可能麼？你愛她，姑且這樣假定；而她……她也愛你……」

但是想到這裏他又不得不振作自己。猶如一個黑夜的旅人，看見眼前有一點火光，生怕迷路，眼睛便一刻都不移開它！里維諾夫正是這般情形，他繼續地把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單獨的一點，單獨的目標上。跑到他未婚妻的身邊，也不一定要到他未婚妻的身邊（他試想無法離開），只要跑到漢堡旅館的一個房間裏，這就是站在他面前的確定不移的引路的光。

以後怎樣，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一樁事是決不庸疑慮的，他不再回來。「雖死不辭！」他說了第十次，於是看一看時鐘。

六點一刻！還有多久的等待！他又走來走去。太陽快要西沉了，樹林上面的天色一片絳紅，黃昏的紅輝照在漸漸黑暗的房間的長窗上。突然，里維諾夫好像聽見在他身後門輕輕地急速地開了，復急速地關上……他回過頭來；靠門邊，裏在一襲黑色長袍裏，站着一個女人。

「蘇麗娜，」他喊，驚訝地握着手……她抬起頭來，撲跌在他的胸頭。

兩點鐘後他坐在房間中的長椅上，他的箱子放在一只角落，打開了，裏面空的，桌上，在亂七八糟地堆着的東西中間，放着一封泰雅娜寄來的信，他剛收到的。她在信中告訴他說她決定趕快離開德萊斯頓，因為她的姑母的健康完全恢復了，又說似沒有什麼事情多耽擱，她們再見。他在第二天十二點鐘便可以到巴登，希望他到火車站來接她們。里維諾夫已經替她們在自己住處的旅館裏定好了房間。他，神祕地要函詢，並要封鎖門一週，還將門鎖開。門開那天，手對面當夜他寄了一個信給蘇麗娜，第二天早晨他接到她的回信。信草邊，「她信中寫着，「一

定得這樣。我再把昨晚說過的話向你講一遍：我的生命在你的手裏，你高興怎樣就怎樣。我不
想阻止你的自由，但是讓我說，假使必要的話，我可以拋開一切，跟你到地角天涯。我們明天
再見，不麼？——你的意癡娜。」

信中最後這兩個字筆迹寫得很大，很粗，很堅定。

八月十八日正午十二時，火車站月台上的人羣中，雜着里維諾夫。一會兒之前，他碰見露露：她同着他的丈夫和另一個年紀較大的男子，坐在一輛無蓬的馬車裏。她瞥見了里維諾夫，里維諾夫覺得她的眼睛裏有一種模糊的東西掠過；但是她立刻用陽傘遮住了。

自從上一天來他起了一種奇異的變化——在他全部的形貌上，動作上，和他的額面表情上；真的他自己覺得是另一個人了。他的自信消失了，他心頭的平靖消失了，他的對於自己的尊嚴也消失了；他先前的心境，也一絲不留。最近的不可消抹的印象遮隱了其他的一切。一種素不相識的感情到來，強烈的，甜蜜的——而又邪惡的；這神祕的不速客闖進他的最內部的心的神殿，占據了他，一聲不響地安頓下來，施威作福的，好像是這新宅的主人。里維諾夫不再慚愧了，他是怕；同時又生了一種挺而走險的頑強的膽量；凡是被俘虜的，被征服的人們很能知道這種矛盾的感情的混合；偷兒在第一次盜竊之後也可以領會到一點這樣的心境。里維諾夫是被征服了，突然被征服了……他的廉恥那兒去了？

火車遲到幾分鐘。里維諾夫的懸待變成了煎煮的痛苦；他不能安安靜靜地站在一個地方。

蒼白得像死人一樣，在人羣中搖來撲去。「天哪，」他想，「假如再有二十四個鐘頭便好，」
好到：他看泰雅的第一眼；泰雅的第一眼看他……使他的心中充滿了恐怖……這就是他必得衝過
的難關……以後呢？以後……由他罷，怎樣都好……現在他不能有所決定，不能對自己有所
保證。昨天那句話又痛苦地閃過他的腦際……里維諾夫竟是在這般心境中去迎接泰雅約……
……終於一陣悠長的哀鳴聲響了，愈來愈響的沉重的隆隆的聲音可以聽見，火車轉了一個彎，
不便來到眼前了。羣衆搶着迎上去，里維諾夫跟着他們，好像判了罪的囚犯，拖着腳步。人們的
舉止，女人的帽子開始從車廂中出現了，在一個窗口中一塊白手帕閃耀着……喀比多里那·瑪爾
·羅夫正在搖着手帕和他打招呼……喜色加此。無可憐免的，她看見了里維諾夫，里維諾夫也
認得是她。火車停了，里維諾夫跑到門邊，打開它，泰雅娜站在她站邊的身邊，欣然色喜地笑
着，伸手給他。……

……他扶她們下了車，遞了幾包含有糊糊的液說完的歡迎的話，便開始忙起來……了她們的票
子，接過她們的行囊，替她們拿來東西，他扶她們一個個下車，喊一聲接客高草了，別的人們也在他的
身邊忙亂着。他很高興他們的在場，他們的喧叫，和高聲的談話。泰雅娜稍稍退在一旁，仍然
微笑着，安靜地等待着他的慌張的料理結束。在另一方面，喀比多里那·瑪爾可夫娜卻站都站

不穩；她不相信她總總要巴巴登了。

她突然叫起來：「啊，拿呢？泰維的拿呢？」完全沒想到它們是緊緊挨在膝下；於是她開始和一位在漢德堡到巴登的一段路上結識的婦人高聲道別，告別了很久。這位婦人並非別人，便是我們的老朋友蘇亨威珂夫人。她是爲了禮敬谷柏廖夫到漢德堡去的，帶了許多一

指示口回來。略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穿二件相當特別的條紋花的半口鐘罩，戴一頂傘式的圓

形旅行帽，帽子底下簾着剪得短短的蓬亂的白頭髮；她又短又瘦小，因爲疲勞的勞頓，臉有點

發紅，忍不住地用尖銳刺耳的俄語說話；她立刻便成了被人注意的對象，稱呼爲王。不

過，終於里維諾夫請她稱泰維安佛上了馬車，自己坐在她們的對面。瑪爾珂夫娜。於是又是一

番番問訊的一番握手，交換一番微笑和歡迎；奧維諾夫鬆了一口氣。這最初的瞬間過得很滿意

。顯然，他身上，沒有什麼給泰維壞她的。她正和從前一樣地明朗地倚賴地望着他，愛嬌地紅

起臉，溫良地笑着。他終於打定主意看着她一眼。直到這時候，她眼睛還不肯聽命。不是

偷偷地看一眼，而是直接堅定地望着她，他的心被一種不由自己的情緒激動了。這正直

坦白的險麗的寧靜的表情給他以深自疚戾的痛苦。「啊，你來了，可憐的孩子，」他想「你，

我所期待的，你來了，你，我會紀念和你在一起的，你來了，你相信我……而我……而我……」

聖維諾夫低下頭；但是略比多林娜·瑪爾珂夫辦不容他有默想的時間；她的問題兩點般打過來

「這座有圓柱的大房子是什麼啊？他們在那兒購物的？前面來的是誰啊？泰娜，泰雅，看哪，怎樣的硬裙子啊！這又是誰呢？我想他們大半是巴黎來的法國人？天哪，何等的帽子？這裏也和巴黎一樣什麼都買得到的麼？但是，我想，一定樣樣異常貴，是麼？啊？我認識了一位這樣有見識的婦人！你認識她的，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告訴我她在一個俄羅斯人家裏碰見過你，那一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聰明人物。她答應來望望我們。她多麼地痛罵那批貴族——罵

得真好！那位灰白鬍子的紳士是誰啦？普魯士王麼？泰娜，泰娜，看，這是普魯士王。不？不是普魯士王，是荷蘭公使麼，你說？我聽不見，車輪嘎嘎地太鬧了。啊，多美麗的樹！」

「是的，美麗的，姑姑，」泰雅答應着，「而且這裏的一切多麼蒼翠，多明淨多快樂！是麼，格里哥利·密哈里奇？」

「哦，明淨，快樂，……」他從牙齒縫裏吐出回答。

馬車到了旅館前面停住，里維諾夫領兩位客人走進豫先定好的房間，答應她們在一個鐘頭之內回來，便跑到自己的房裏去。一跨進那兒，他立刻好像又着了魔才已經鎮伏了一下的魔呢

了。這兒，在這房間，上一天，惹麗娜君臨着，一切都好像替她說話，甚至空氣裏都保留着她光臨過的祕密的蹤跡……里維諾夫又覺得變成她的奴隸了。他把藏在胸口的惹麗娜的手帕抽出，來壓在嘴唇上，燃燒的記憶如微妙的毒液流過他的脈管。他覺得現在是不能回頭了，沒有選擇了；被泰雅娜喚醒的痛苦的感情像落入火裏的雪片般消融了，良心的譴責也消滅了……消滅得乾乾淨淨，連那種不安的感情也不靜下來了，虛偽——他心中暗暗存在的——於他也不再引起惡感……愛，惹麗娜的愛，這就是他目前的真理，義務，良心……聰明謹慎的里維諾夫簡直想都不想如何逃出這在他儘微微感到可怕和醜惡的地位，好像和他痛楚無關的一樣。

一個鐘頭還沒有過去，這兩位新來的女客人便喊侍僕來請里維諾夫了，她們要求里維諾夫在公共客廳裏會見她們。他跟着來人走去，只見她們都已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她們都表示說要立刻出去見識一下巴登，因為天氣是那裏好。略比多里娜、瑪爾柯夫娜尤顯得焦急不安；當她聽到說「寒暄廳」前的流行散步的時間還沒有到的時候，甚至有幾分着惱了。里維諾夫攬住她的手，於是這觀光典禮開始了。泰雅娜和她姑母並旁走，很感興味地望着四週；略比多里娜、瑪爾柯夫娜繼續她的詢問。輪盤賭的場景，尊貴模樣的賭客，——倘使她在別的地方碰到他們，準會犯他們當作內閣大臣的——迅速移動的鏟子，綠氈面上的大堆金銀，暗透了的老婦人。

……這道道德的謹慎，只是眼睛張得很大，身體不時震顫，默看着默看着，驚奇於每一次的轉瞬
的午……象牙球雖然落入盤底的聲音震撼了她的骨髓，直到她回到露天底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之
後，她才神智恢復過來說這種種氣氣的賭博是貴族的道德的發明。里維諾夫的唇上浮着一種
立際 肯定的不愉快的微笑；他說話斷斷續續地懶洋洋地好像他厭倦了，不耐煩了，……但是他轉過
頭來望一望泰雅娜，便暗暗地惱惱了；她在注意地望着他，表情中好像在問她自己，她給他的
印象怎樣。里維諾夫忙和她點點頭，她也同樣點頭回答他，仍然疑悶地，用一種緊張的力量望
着他，好像他離開得比實際位置更遠似的。里維諾夫領這兩位女客人離開一寒喧廳，「經過一
繞羅斯樹」那裏已經坐着兩位俄國新貴婦人，走向麗屏頓泰爾林藤道。他剛折入這條大
道，便遠遠地看見意麗娜。
……她轉着她的丈夫和坡圖蓮迎面走來。里維諾夫臉白得像一張紙，可是他並沒有放慢腳步，
當他向她相值的時候，他默默地打了一個躬。她也禮貌地，冷冷地向他鞠躬，迅速地瞥了泰雅
娜一眼，溜過去了……里維諾夫高高地舉起帽子，坡圖蓮喃喃地說着些什麼，……
……「這位貴婦人是誰？」泰雅娜突然問，直到這時意麗娜才發音開口……

「這位貴婦人？」羅維諾夫重複着她的話，「這位貴婦人？難以奉謝夫夫人。」

「她是俄國人麼？」

「是的。」

「你在這裏和她認識的麼？」

「不，我早就認識她。」

「她多美麗！」

「你注意到她的服飾麼？」瑪爾珂夫擲語口道，「只要她那副繡花帶的寶便

便足第十個家庭一年吃用。和她一起的是她的丈夫麼？」她向里維諾夫問。

「是的。」

「他一定非常有錢的，我想！」

「真的，我不知道；我不這樣想。」

「他是什麼官職？」

「將軍。」

「她的眼多美！」泰維諾說，「它們的表情多奇異；又深思又犀利……我從來不會見過

羅維諾夫沒有回答；他好像覺得泰雅娜疑問的眼光又落在他的臉上，但是他錯了：她吞着自己的唾沫，望着路上的砂。

「天哪！這人妖是誰？」隆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指着一輛低矮的遊覽馬車，突然喊道。車裏面，一位紅頭髮獅子鼻的女人，服裝非常華麗，穿一雙淡紫的襪，視不知恥地斜倚着。

「這人妖！什麼，這是著名的科拉小姐。」

「誰？」

「科拉小姐……巴黎姑娘……明厚。」

「什麼？這獅子狗？但是她醜得死！」

「這可並不妨礙其為明厚。」

隆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只能驚愕地攤開雙手。

「哎，這樣的巴登！」最後她說了這樣一句。「可以在這椅子上坐坐麼？我累了。」

「當然可以，隆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這椅子就是給人家坐的。」

「啊，真的麼，倒不知道！但是在巴黎，有人告訴我，沿大街也有椅子，可是不便坐。」

里維諾夫沒有回答她的話；此刻他只想著，離開他前兩步，便是前天和意麗娜解纏和她決定一切的地點。於是他記了起來，今天他注意到她的鬢上有一抹紅暈……

瑪爾珂夫那頹然落到椅子上，泰雅娜坐在她的旁邊。里維諾夫仍舊站在路上；在泰雅娜和他的中間——是否只是他的幻覺呢？——好像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不知不覺地

逐漸地。

「啊！她是一個壞女人，一個十足的壞女人！」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那大聲說，悲憫地搖搖頭；「噯！以她的服飾的錢，你可以養活不只十家——一百家人。你看到她的帽子底下，紅頭髮上面戴着鑽石麼？我起誓，白天戴鑽石！」

「她的頭髮原來不紅，」里維諾夫說；「她把她染紅的——現在流行這樣。」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那又只能感憤無既地攤開一雙手；她面直驚愕得說不出話來了。

「哎，」她終於說，「在我們任過的德萊斯頓，人們還不至於墮落到這樣的地步。那裏離巴黎稍遠一點，多少還一點，就是這緣故。你不這樣想麼，格里哥利·密哈里奇？」

「我不這樣想！」里維諾夫回答。同時他想，「究竟她在說些什麼啊？……」

「當然……」

讓到一邊，他讓貝一陣錯愕的跨步聲，披圍重走近前道。

「好，格聖哥利。雷哈里奇，」他微笑着點頭說。……「我，當然

羅傑諾夫力刻握住他的手，……

「好，你——好，索倫。伊凡尼奇。我想我剛才碰到你……」

「是的，是我。」……

我聞索爾繞地向坐墊上的兩位女客人打躬。……

「讓我給你介紹，索倫。伊凡尼奇。她們是我的老朋友索爾威，剛到巴登的。」

「索倫。伊凡尼奇，我們的同胞，也暫住在巴登的。」……

她們兩人都站起來。披圍重又是一番打躬。……

「這裏是五方羅處的烟花地。」……

「誰都當作一個愉快的義務，來」……

……

「巴登是一個愉快的地方。」……

……

「是嗎？但是就給的看見呀，只是大海流化了，高樓知道牠們我在德索斯頓——一個美羅的城市——很住了一些時候，但是這裏簡直是五方雜處的花地。」

「她很高興掉書袋。」波蘭克想。「你認得完全不錯。」他高聲說。「可是另一方面這裏的貴族是那麼不識事，這眼光在別處是找不到的。說得完你請放伴引她一定留賞酬謝的拜禮的，是麼？你這——這——回他直發問樣是細說話。」

泰維那強起她的大雨淋淋的鬚，整齊整齊圍着她，她好像是迷亂了。要她怎麼說，為什麼里維諾夫在池初到的第二天便把舞會介紹給這位素不相識的男子，雖則他的臉相也聰明和弱，態度也誠懇親切地在邀請她，這豈非奇矣。

輪船開動的時候終於說：「這裏很美呀。」

「你請聽這話——這話呀。」物羅和維諾道：「我味別說你們坐車到——伊曼去。」

「雅薩克遜的爵士報許，」噫比多學說：「瑪爾珂夫爵士開始說。」

「音樂總會從太傅，」同德波過來，「這話真新奇呀。」十八六三年，瑪斯奈特仍是普魯士聯邦的領袖成員，他的音樂拉歌，在波希亞開始演奏每類一次的音樂會。噫比多里那·瑪爾珂夫爵士說：「雅薩克遜。在 In Coena erant : (在晚餐前)……」

「音樂！」她說：「音樂，As Conversation!（在裏頭館！）……我們，多寂寞。現在四
點鐘了……是麼？現在時流人都到了麼？」

「是的，」坡圖董回答：「正是時流人物頂多的時候，音樂極好。」

「那末，我們不要遲留。泰雅，來。」

「允許我奉陪你們麼？」坡圖董問，這使里維諾夫相當驚奇；他腦子裏簡直想不到是蓋羅
那叫坡圖董來的。

「那末，比多里那。瑪爾到去。露着牙齒笑。」

「非常榮幸——對宜……對宜——」

「坡圖董，」他喃喃地接口說，就把自己的手遞給她。

里維諾夫挽着泰雅那。他們兩對朝寒暖館走去。

坡圖董繼續和比多里那。瑪爾可夫倆談話。里維諾夫走着，一句也不開口；有兩次，並
沒有什麼原因，他行台旁，輕輕地泰雅那的腰，壓着他自己的。這動作中有那麼傷，泰雅那對它

她想說一個法蘭字，Bonne（先生，）讀音不高明。——譯者

也沒有什麼反應，里維諾夫自己也覺得這是虛偽。這動作並不能表示兩個彼此相許的交際的隱微的相互的信賴，而是一種暫時的替代品——替代他找不到的話。這不會言宣的芥蒂在他們中間開始增長了，加強了。泰雅娜又留意地專注地望着他。

不一會他們四人在寒暄館前面的一張小桌子周圍坐下來的時候，情形還是一樣，所不同的就是塞夫瑟的嘈雜喧囂中，在音樂的嗚嗚叫吼中，里維諾夫的沉默似乎比較說得通一點。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非常奮興；坡圖萬幾乎來不及回答她的問話，滿足她的好奇心。僥倖了他，在流動的人羣中突然出現了身材瘦小的眼睛老是要爆出來的蘇亨威珂夫夫人。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立即認得是她，請她來桌邊，要她坐下，於是談話的狂瀾捲起來了。

夫夫披圍布而頭朝着泰雅娜，開始用一種溫柔的低聲下氣的聲音和她談話，他的帶着親切的表情的臉微微側向着她；她呢，自己也奇怪，自由舒暢地回答他；她很高興和這位陌生人，這位局外人談話，同時里維諾夫仍和剛纔一樣，一動不動地坐着，旁邊浮着固定的令人不愉快的微笑。

音樂聲時間到了。音樂停止了，人羣稀散。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和蘇亨威珂夫夫人懇懇道別。她對她懷着極大的尊敬，雖然後來她對她的姪女說：「這人真太苛刻；但是他通曉百藝

貝維許去不給劉挽留，趕快地退出去；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輪倒在沙發上，睜了兩三
眼，便安靜地睡熟了；泰維爾走到一只有落裏，坐在一把低椅上，雙手緊緊地抱在胸前。

原书空白页

里維諾夫急速跑上馬羅巴族的樓梯；二樓有一張加穆克人狡猾的小險的十三歲的小姑娘，顯然在等候他，攔住他用俄國話說：「請往這邊走，蓋麗娜·巴夫洛夫娜馬上就來。」他滿感地望着她。她微笑了，又說：「請這邊來，這邊來，」領他走進一個小小的房間，便輕輕地帶上了門，一下子隱去了，這房間正對蓋麗娜的臥室，裏面堆放許多旅行的箱篋和提囊。里維諾夫盪盪有功夫把周圍細看，門叭地又很快地打開了，在他的前面站着蓋麗娜，穿一身舊舊色的跳舞服，頭髮和頸項上飾着置珠。她回衝到他身邊，抓住他雙手，一下子說不出話；她的眼睛發光，她的胸口吁嚕起伏，好像登了一段高山一樣。

「我不能在……那邊招待你，」她以急促的輕語說：「我們正要動身去赴一個夜宴，但總是我非得先要見你一下。……今天我碰到的那一位，我想是你的未婚妻罷！」

「是的，她曾經是我的未婚妻，」里維諾夫說，把「曾經」這兩個字說得很重。「……」
「我所以要見你一見，就是要告訴你，你應該把自己看作是絕對自由的，昨天所發生的一切，並不影響到你的計劃。……」

「這不『德隆城』的羅諾夫處着說，『你為什麼說這樣的話？』他說這話很大聲，裏面含着羞
弃放的熱情。我聽着不由地垂下眼淚閉上一刻，我自由自在地是這樣自由的。昨天祖露去西」

「哦，我聽着你的門果用着你的德隆城說，『你聽着祖露的聲。』你不知道我

是怎麼想的。但是昨天我只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春，我聽着祖露的聲。但是昨天我並不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春，我聽着祖露的聲。但是昨天我並不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春，我聽着祖露的聲。但是昨天我並不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春，我聽着祖露的聲。但是昨天我並不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春，我聽着祖露的聲。但是昨天我並不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春，我聽着祖露的聲。但是昨天我並不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春，我聽着祖露的聲。但是昨天我並不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春，我聽着祖露的聲。但是昨天我並不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春，我聽着祖露的聲。但是昨天我並不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春，我聽着祖露的聲。但是昨天我並不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春，我聽着祖露的聲。但是昨天我並不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春，我聽着祖露的聲。但是昨天我並不是付我的信，我聽着祖露的聲。我不在還給你以我的青

房間裏，只有走廊上衣襪摩擦的聲音，還隱隱，顯米羅夫將軍在喊……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現在，請你……」

……多可瓦利！但若要回頭來放棄那一個，利用別人許給她的自由，認作這是他固有的權利……不，倒不如死！不，他不願享有那可瓦的自由了……只願卑躬屈膝到塵埃裏，讓那變態的肥腸來垂青他。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有誰以憂鬱的聲音在喊，一隻沉重的落在里維諾夫身上。他不免一驚地回頭望，認得是加圖革。

「我請你原諒，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加圖革用他慣常的諛恭口氣開始說，「我也許打擾了你，但是，在……還有到你，我便想……可是如果你不生氣……」

「我倒很，很高興，」里維諾夫在窗簾中喃喃說。

加圖革就傍着他的身邊走。

「多可愛的夜晚！」他開始說，「這很溫和！你散步得很久了麼？」

「不，不久。」

「可是我為什麼要問你這話，我問過你你從歐羅巴旅館裏出來。」

「那末你跟着我麼？」

「是的。」

「你有什么話要和我說的麼？」

「是呵。」坡圖董重複一句，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羅維諾夫停步聽一整話不自來的伴侶。他的臉是蒼白的，他的眼睛不安地轉動着。他幽靈般的身姿好像循着古荷的長存的憂鬱。

「你有什么特別的話要對我說，」羅維諾夫慢吞吞地說，仍向前走。

「啊，如果你允許，……馬上就說。假如你覺得沒關係，讓我們在這椅子上坐坐吧。這樣比較方便些。」

「唔，這好像有什麼神祕似的，」羅維諾夫說，在他的身邊坐下。「你好像有點不安，羅爾·伊凡尼奇。」

「不，我很好，也沒有什麼神祕。我特別要告訴你的……是你的未婚妻給予我的印象；她和你訂了婚麼，我想？……不，是否訂了婚，我是指你今天介紹給我的那位女孩子。我瞭解她在我的一生中從來不曾被見過比她更可愛的女子。一副黃金的心腸，天使般的品質。」

坡圖董說這話時他總是帶着那副苦相愁相，使得羅維諾夫縱使不注意也看得出他所說的話和面上的表情不調和。

「你對羅夫安那。」彼得羅夫辯估量得十分準確，里維諾夫說，「雖則我不能不驚奇，第一點，你應該知道我和她的關係。第二點，你怎麼這樣地隨便了解了她。她不是有天性的品性，但是請容許我問，你便是爲了告訴我這話而來的嗎？」

「這一刻，你解題是不可能的。」彼羅夫說，「面著這道難題，我起初的反應是，想看看她如何能對。她需要世界上的一切可能的幸福，她創造比她所應得的幸福，那人的願望是值得羨慕！不過希望他能够消受得起這樣的福氣。」

「里維諾夫，被拒絕。」彼羅夫說，「里維諾夫說，亦許他以後會坐牢。」彼羅夫不響不答。彼羅夫說，「原諒我，索尚·伊凡尼奇，」他說，「我還得承認這話來得奇突……我想知道，你的話中有因，是在指着我麼？」

「彼羅夫沒有立刻回答里維諾夫，顯然他的心裏在想着。」彼羅夫說，「除非是我誤解了你，不然你定能破譯這話的意義，不管是從誰的口中，以怎樣不討人歡喜的形式說出來。」

「是剛，從歌羅巴歌羅出來。書有什麼呢？」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了！什麼了！誰了！誰人，幹什麼事，兩面受敵，可以來救我……而且……事發了！同一個女人！」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這就失足而墮了。這是在那兒看見了罷。」

懸空捏造的真實以同樣自信的態度說出來？」

「我的捏造！倘使我是憑空想像出來，那你便不應該生氣；至於權利，我從來不曾聽見過。我看了一個將要溺斃的人而尚待自問他有没有權利向他援手的。」

「談談你的刻薄的關懷，」里維諾夫怒冲冲地說，「但是我一點也不需要援手，所有一切的老話，比如說社會方面的青年人被社會的婦女引得墮落啦，時髦社會的不道德啦，類似等等，我都把牠們當作糊塗，真的在我心中我也簡直輕蔑牠；所以我請求你收回你的援手，讓我不不安安地淹死罷。」

於爾重又抬起眼睛望望里維諾夫，他呼吸都停住了，嘴脣哆嗦着。

「但是請看一看我，青年人，」他拍一拍自己的胸脯遽然說，「你能够把我當作一般的沾沾自喜的道德家，說教者，和他們同樣看待麼？你知不知道倘使不是純然出於對你的關懷，這種感情對我多麼強烈，我決不吐露半句話，我決不授你以把柄來責備我不知趣，幽弄——這是最厭惡的。你看不看得出來，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在你的面前坐着的是一個被熱淚醉了的完全毀滅了的老人，從他身受的遭歷可以來救你……而且……也爲了同一的女人！」

里維諾夫倒退了半步。

「這是可能的麼？你說些什麼？……你……你……索何，伊凡尼奇？那末福耳斯森夫人？」

「那孩子？」

「啊，不要整問我……相信我！這是一個暗無可倫的故事，我不來告訴你，庫耳斯森夫人，我不大認識，這孩子也不是我的，但是我負着這責任……因為……一她一願意這樣，因為這對

「她」有必要。爲什麼我在這裏，在你的可恨的巴登呢？啊，事實上，你能够費一刻功夫來想一想我來向你致忠告是出於對你同情麼？我悲憫那位美麗溫良的少女，你的一未婚妻，一但是你的將來，你們兩人的將來……我那裏管得。這許多問是非？我只是擔心她……擔心她。」

「你對我還是深意厚，坡圖華先生，」里維諾夫說，「但是，照你說來，我們兩人處在同樣的情況之下，你爲什麼不把你的勸告應用到你自己身上去呢，而我可不可以把你的關懷歸之於另一種感情？」

「姑息，你的意思是？啊，青年人，青年人，你用着種話來搪塞，避開正題，你應該慚愧，你不知道現在我脣邊所說的話是含着多麼良鏗苦口的悲哀，你應該慚愧！不！我的情況和你是不同的！我，我是老了，氣對這危險的可笑的朽材，但是你！這所不到說！你和我是多端相處，恐怕一秒鐘都不肯，不消說是心甘情願！姑息麼？在一個沒有一滴希望的餘灘的人是不

略的一言數語來說一編罷。

八年前，有一次他被上司遺派到萊森巴赫伯爵府邸裏做一個臨時職員。時候是夏天，英國當時常挾着公文袋卷趕車到伯爵的鄉間別墅去，有時候在那裏就躺上一整天。意麗娜這時候在伯爵的家裏。他對地位較低的人是從來不驕傲的，至少她對他們不傲慢無禮，伯爵夫人也會不只是一次地責備過她的莫斯科風的好心眼兒。意麗娜發現這位穿着一排鈕扣到頂的漿硬的公務員袍服的低級職員是一個聰明解意的人。她時常和他談天，很高興和他談談……而他，他熱烈地深深地愛上了她，暗暗地……暗暗地！他這樣想。夏天過了；伯爵不需要外人幫助了。波圖革和意麗娜斷了面緣，但是不能忘記她。三年過後，他完全出乎意外地從第三者的手裏接到一個請柬，要他去會見一個稍稍有點相識的貴婦人。這位貴婦人起先吞吞吐吐不肯說真話，但是在得到他的誓書說把他所聽到的絕對嚴守祕密之後，她勸他和一個女孩子結婚……一個在社交界有很高地位的女孩子，她有結婚的必要。貴婦人對於主要的角色簡直不大提起，只答應給波圖革一批錢……一大批錢。波圖革並沒有生氣，驚異把他的憤怒的感情掩住了；可是，當然，他斬截地拒絕了。於是貴婦遞給他一封信——意麗娜的。「你是仁厚的，高貴的人，」信中說，「我知道你肯替我做任何事，我要求你這番犧牲。你能够解救一個我所最愛的人。救了她

，也便是救了我……不要問……怎樣。我不能對任何人作這樣的要求，但是對你，我向你伸手說，「請爲我這樣做罷。」坡圖革考慮了一下說，爲了惹麗那·巴夫洛夫娜，他當然可以多效勞的，只是他希望她犯這項願望親口告訴他。這會兒在當晚便照辦了；談話並不久，除了那位貴婦人之外也沒有別人知道。惹麗那那時已經不再住在索森巴赫伯爵家裏了。

「在許多人當中你爲什麼單想到我？」坡圖革問她。

於是她盛稱他的優美的品格，但是突然停住了……

「不，」她說，「我得說老實話。我知道，我知道你愛我；所以我想起你來……」接着便

把全部真實告訴了他。

艾里莎·薇耳斯基是個孤女；她的親戚都不歡喜她，打算霸佔她的財產……眼見她就要破綻了。雖說是打救她，惹麗那其實却對於負此責任的男子，就是這時和惹麗那已發生非常密切關係的那個男子盡了極大的力……坡圖革，沒有說話，長望了惹麗那一眼，答應了。她哭了，眼淚滂沱地抱住他的頭頸。他也流淚了，……但是他的眼淚和她的是完全不同的。祕密結婚的一切佈置都早已準備好了，一隻強有力的手把一切障礙都掃除了……但是病來了……於是一個孩子生下來，母親服毒死了……這孩子怎麼辦呢？由坡圖革領去負責撫養，又是從同一個人

的手中，從意摩娜的親手中接過來的。

一個黯黑可怕的故事……讓我們略過去罷，讀者，讓我們略過去罷！

當里維諾夫打主意回旅館去的時候，已經過了一個多鐘頭了。快要走到旅館，他突然聽到身後有脚步声。這脚步好像是緊緊地躡着他，他走得快點，脚步也跟得快點。當他走到路燈底下的時候，回過頭來看，只見是賴米羅夫將軍。他打着一條白領結，穿一件時式的外套，衣襟敞開，當禮服的鈕孔上掛着一行黃金總子的實星十字勳章，將軍是趁晚宴回來，獨自個兒。他的眼睛，帶着侮辱的意味凶惡地盯住里維諾夫看，表示着一種輕蔑，一種憎恨，他全身的態度好像都暗示着挑釁的氣味，使得里維諾夫想，這應該是他的義務，鼓起勇氣去遇見他，面受這一侮辱。但是當將軍和里維諾夫碰面的時候，他的臉色突然改變了，他的慣常的帶幾分嬉皮的爾雅溫文的表情又浮現了，他的戴上淡紫色手套的手高高地在空中揮舞他的帽子。里維諾夫也默默地向他脫帽，兩人各自走開了。

「當然他注意到什麼的了！」里維諾夫想。

「不見得是他……是另一個人罷！」將軍想。

里維諾夫跑進奈雅娜的房間裏的時候，她正和她的姑母打皮克。

「啊，我得說，你真是個好傢伙！」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放下紙牌來說。「我們到的第一天，你便整個晚上溜得無影無蹤了！我們等了又等，罵了又罵……」

「我沒有說什麼，」喀比多里娜說。

「你真是百發百中的，我們大家都知道！你羞也不羞，先生！況且你是訂了婚的！」

里維諾夫說了些抱歉的話，在桌邊坐下來。

「你們爲什麼放下牌不打呢？」他靜默了一會之後問。

「啊，問得真好！我酒只是爲了無聊才打牌，爲了不知怎樣纏……而你又來。」

「假使你們願意去聽聽夜晚的音樂，」里維諾夫說，「我很高興陪你們去。」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望着她的甥女。

「好的，姑姑，我立刻準備，」她說，「但是在這裏坐坐不是更好些嗎？」

「正如我的意思一樣！讓我們照莫斯科的老方法用一把茶炊，喝茶，談一兩天。我們還不會好談過呢。」

皮克·(Piquet) 一種紙牌戲，三十二張牌，二人對打。——譯者。

里維諾夫吩咐把茶端上，但是好好的談話並不會到來。他繼續不斷地覺得良心受責備；不論他說些什麼，他總覺得他是在說謊，而且被泰雅娜看穿了，同時在他的身上卻看不出甚麼變化；她的態度正和往常一樣的毫無拘束。……只是她的眼光連一次也不落在里維諾夫身上，只是含着寬容的羞怯瞞他一瞞，臉色比平時更蒼白一點。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問她是否頭痛。

泰雅娜原要說不痛，但是想了想說，『是的，一點點。』

『這是路上的疲勞，』里維諾夫說，他羞得臉紅了。

『是的，路上的疲勞，』泰雅娜跟着說，又瞞了他一眼。

『你應該休息一下，泰雅，親愛的。』

『是的，我要去睡了，姑姑。』

桌上，放着一本旅行指南；里維諾夫拿起來，高聲讀着關於巴登四週景物的描寫。

『說得一點也不錯，』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打斷他說，『但是有一樁事情我們不能忽

視。有人告訴我這里的芋蕨很便宜，所以我們一定要買一點回去做飯食。』

泰雅娜低下頭。

「我們正有時間，姑姑。你從來不想到你自己，你應該替你自己賣幾件衣料。你看這裏的入個櫃穿得多時髦。」

「噢，我親愛的！還有什麼用？我不是一個漂亮太太！假如我有你的女朋友那般的漂亮，那又是另一回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叫什麼名字？」

「那一個女朋友？」

「就是，我們今天碰見的。」

「哦，她！」里維諾夫說，假裝着漫然不介意的樣子，於是他又覺得可恥而厭惡。「不，」他想，「像這樣下去是不可能的。」

他坐在他未婚妻的旁邊，同時離開她身邊幾寸遠的地方，在他的衣袋裏，藏着意麗娜的手帕。

喀比多里鄉·瑪爾珂夫挪到睡房裏去轉一轉。

「奈維……」里維諾夫走了大勁說。他用這名字叫她，今天還是第一次。

轉回過頭來朝着他。

「我……我有很要緊的話想對你說。」

「哦，真的麼？什麼時候？此刻麼？」

「不，明天。」

「哦，明天，很好。」

里維諾夫的靈魂忽然充滿了無限的慈憐。他握着泰雅娜的手，很卑恭地吻着她，好像一個罪人；她的心微微悸動了，她覺得這一吻不是幸福。

晚上，兩點鐘的時候，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和她的甥女同睡一個房間裏的。）忽然抬起頭來聽。

「泰娜，」她說，「你在哭麼？」

泰娜沒有立即回答她的話。

「不，姑姑，」她溫柔地說，「我着了涼了。」

原书空白页

讀的書。

「……」

第二天早晨里維諾夫在自己房裏靠窗口坐着，這樣想：『爲什麼我要對她說呢？』他懊惱

地發聲自問：他對泰雅娜說了，只是爲了截斷自己的一切退路。窗檯上放着泰雅娜的一張便條：
：她要他在十二點鐘的時候去看她。波圖董的話不住地在他的腦海中縈繞，這些話好似她底下
的雷聲，帶着不吉的預兆傳到他的耳邊。他生氣了，但又無法排除它們，有人在敲門。

「Wer da?」（誰？）里維諾夫問。

「啊！你在家！開門！」他聽到華達舍夫粗嘎的聲音

門鈕嘎然響了。

里維諾夫氣得臉都發白。

「我不在家，」他尖聲地叫。

「不在家？開得好玩笑！」

「我告訴你——我不在家，去罷。」

「很客氣！我是來向你借一點錢的，」華達舍夫嘟囔着。

他走了，鞋跟蹬蹬地走，和平常樣。

里維諾夫真想追上去，扼死這討厭的傢伙。幾天來的事情把他的腦筋擾亂了；再來一下，他便要哭出來了。他喝了一杯涼水，自己也說不出理由，把衣桌上的抽屜都鎖起來，跑到泰雅娜的房裏。

他發見房裏單只她一個人。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到外邊買東西去了。泰雅娜坐在沙發上，雙手捧着一本書。她並沒有讀它，也簡直不知道這是一本什麼書。她沒有動，但是她的胸脯在急速地跳，圍在她頸際的白色的硬領明顯地有規則地顫動着。

里維諾夫不知所措了……可是，他在她的身邊坐下，和她說聲早安，對她笑一笑；她也不說話對他笑一笑。在他進來的時候，她向他行了一個有禮貌的，並不親密的鞠躬，眼也不看他。他向她伸手，她把冷冰的手指遞給他，但是立刻又掙脫開，重新拿起書本。里維諾夫覺得拿無關緊要的題目作談話的開頭，那簡直是侮辱泰雅娜，照她平時的習慣，她從不自動要求，不過她全部的表情都子像在說，『我在等着……我在等着……』他一定要履行他的諾言。但是他雖則他整個夜晚都沒有想旁的事情，可沒有預備好第一句開頭的話，全然不知道怎樣來打破這殘酷的沈默。

「泰雅，」他終於開口了，「昨天我告訴過你（在德勒斯頓，每逢二人對面而沒有旁人的時候，他總是叫她「你」，但是現在他不想這樣叫。）我有點要緊的話要和你說。我準備說，但是我先得請求你不要對我生氣，信任我對你的感情……」

他停住了。他透不過氣來。泰雅娜依然不動，也不望他；只是把書握得更緊一點。

里維諾夫沒有說完第一句話便接着說第二句：「在我們中間一向是完全坦白的；我太尊敬你了，不能對你裝假；我要證明我知道怎樣尊重你的品格的高貴和磊落的胸懷……雖則……雖則……當然……」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泰雅娜以不疾不徐的聲調說，同時臉上變成死人般的灰白，「我來替你說，你不再愛我了，而你不知道怎樣對我說。」

里維諾夫不由得一怔。

「爲什麼？……」他說，聲音簡直低得聽不見，「爲什麼你這樣想？……我真不懂……」

「什麼！這不是真的麼？不是真的麼？——告訴我，告訴我。」

泰雅娜把全身轉過來向着里維諾夫；她的髮髮往後梳掠的臉貼近他的臉。她的眼睛，好久

來不會正視過他的，好像要刺透他的眼睛。

『這不是真的麼？』她再問。

他沒說話，一個字都不脫口。在這個時候他不能再說話了，雖則他知道她會相信他，而一句謊話就會救了她。他簡直受不了這變化的逼視。皇維諾夫沒說話，但是她不需要他的回答，……她可以從他的沈默中，從他的茫然若喪的畏罪的眼光中得到回答的，——她背過身去，書從她的手中溜脫了……直到此刻，她還是不確實相信，皇維諾夫也知道；他知道她還是不確實相信的——他所做的事是多醜惡，真的多醜惡啊！

他投身跪到在她的面前。

『泰雅，』他叫道，『假使你知道我見你處在這樣的情形中，心裏是多麼難過，多麼可怕地想到我……我！我的心碎成片片了，我不知道我自己，我要失我自己和你以及一切……一切都破碎了，泰雅，一切！我能够夢想到我……我會給你這樣的一個打擊麼？你，是我最親愛的朋友，我護命的天使……我夢想到我們竟是如此相見，像昨天那樣地過日子麼……』

泰雅娜想站起來走開去。他牽着她的衣襟留住她。

『不要走，再聽我一會兒。你看我是跪倒在你的跟前，但是我並不要求你的饒恕，你不龍

够，也不應該體恤我。我來告訴你說你的朋友是滅亡了，他陷到泥坑裏面去了，他不想連你也拖進去……但是救救我罷……不！就是你也救不了我。我要推開你，我是滅亡了，泰雅，我是無可挽救地滅亡了。」

泰雅靜望着里維諾夫。

「你是滅亡了？」她說，好像不大懂得他的意思。「你是滅亡了？」

「是喇，泰雅，我是滅亡了。一切的過去，一切寶貴的，一切直到現在構成我的生活，都滅亡了；一切都毀壞了，一切都破碎了，我不知道將來有什麼在等待着。你剛纔說我不再愛你了……不，泰雅，我並沒有停止愛你，但是一種不同的，可怕的，無可抵禦的感情攫住了我，克服了我。我掙扎着抵抗着，而我……」

泰雅靜靜地站起來，燈盞閃爍，她的蒼白的臉陰沉了，里維諾夫也站了起來。

「你愛上了另一個女人？」她說。「我也覺得她是誰……我們昨天碰到的，是不是？」
「算了，我知道我現在應該怎樣做因為既然你自己說這感情是無可挽回的……」（泰雅娜說到這裏停一停，也許她仍舊希望里維諾夫不把這最後的一句話無抗議地通過，但是他沒說什麼）
「現在只要我奉還……你的婚約。」

里維諾夫低下頭，好像俯首貼耳地恭受這該受的打擊。

「你有權利對我生氣，」他說。「你有種種權利責備我的卑怯……責備我的負情。」

泰雅娜又望着他。

「我不來責備你，里維諾夫，我並不埋怨你。我同意於你：最苦辛的真實總比昨天那種情形好些。如果照目前的情形下去，我們的生活將會怎樣！」

「我的生活將會怎樣！」里維諾夫的靈魂裏起着憂鬱的回音。

泰雅娜跑到她臥室的門邊。

「我要求你讓我獨自個兒靜一回，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們等一會再見，再談一談。事情來得太兀突，我須得仔細想一想……讓我一個人……請容納我的矜持。我們等一會再見。」

泰雅娜說了這話，便急速地跑到房裏，隨手把門鎖起來。

里維諾夫好像迷眩恍惚地奔到街上，在他的深處隱藏着一種什麼暗黑的苦楚的，凡是謀殺人的兇手，該會體驗到這種感覺；同時他又好像卸却了一種可憎的負荷，覺得鬆了許多。

泰雅娜的仁厚寬宏修誤貶了他，他痛切地覺到他所失去的一切……可是怎樣呢？……他的悔恨是攪和着惱怒的；他懷念着惹惹娜，好像這是他唯一的避難所，他恨她了。好久以來里維諾夫

的感情一天激烈似一天，一天比一天複雜；這種複雜苦惱了他，激怒了他，他陷入一種混沌的狀態中了。他渴求着一樁事，就是不要再在薄暗的半明半晦的境地中徘徊，只消走上一條路，不論什麼路都好。像里維諾夫那樣的實事求是的青年們是不該被熱情帶走的，這把他們生活的意義都毀了。……但是「自然」並不願到邏輯，我們人類的邏輯；她有她自己的理論，這理論，要等到我們在它的輪下被碾碎了的時候，方才會認識它，理解它。

離開了泰雅娜，里維諾夫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去見蓋麗娜；他跑到她的寓所去。但是將軍在家，至少是管門人這樣告訴他，他不想進去，他覺得他裝不得假，於是他慢慢走到「寒館館」去了。里維諾夫的不能裝假，在當天碰到伏羅希洛夫和比須祭金的時候也明顯地表示了出來；他對前者乾脆地說他空虛得像一枚鼓，對後者說他使任何人都討厭得要死；徵倖他沒有碰到華達舍夫，否則無疑地是會惹起一番 *Escobar Scandal* (大流言) 了。這兩位青年都駭異了；伏羅希洛夫甚至於暗暗問自己，爲了他的士官的名譽起見，要不要和他決鬥？但是像果戈里小說中的中尉官畢羅戈夫一樣，他用麵包和牛奶咖啡來鎮靜了自己，里維諾夫遠遠地望見穿着花條紋一口鐘的路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忙碌地從一家店跑到另家店……他羞於和這位善良的，可笑的却是仁厚的老婦人見面。於是他想起了坡圖革，他們中間昨天的談話……忽然有什麼香

氣吹度過來了，一種不可捉摸的却準定不會錯的氣息；假如飄擦的影子也會散出清香，那就沒有比這清香更難於捕捉的了，可是他立刻覺得惹麗娜在他的身邊，真的，離開他沒幾步遠，她就出現了，和另一位太太手挽着手；他們的眼光碰在一直線。惹麗娜也許在里維諾夫臉上的表情中看出了什麼異樣，她在一家商店門口站住，商店的櫥窗裏陳列着幾件黑林製造的小木鐘，她指着其中的一只，點點頭叫他過來觀賞這上面鑲着一隻杜鵑的美麗的磁面，對他說，不是低聲的，而是好像把一句剛開始的話按着說完似地以平常的聲音說，「這樣比較不引起旁人的注意，那樣前着說就顯得動聽些。」

「請你隔一點鐘過來，我將單獨一個人在家。」

但是在這時刻那位著名的風流少年邦梵爾提先生旋風般撲過來了，開始狂喜地誇讚着惹麗娜的長長的 *“pink boots”*（粉紅）的顏色，以及她歪戴着罩到眼眉邊的西班牙帽子。里維諾夫在人群中溜開了。

要娶庇隆諾亦守的請了惹麗娜了，他守的，衣衣會給端守，睡守了。

意猶勝了。……邦曼一自燃一並不認匪黨，他個人願的驚愕；他自自的既微，無既無不備什想這講法。對里維諾夫提的因費事來多由香爭鬥多不寫書讀書帶表商，惹麗娜門去煮的煮中下。那話未業一辦事，做步不要再恐這請兩半即半細西銀中中將歸，惹麗娜上一刺刺，的強請一天惹麗娜一天，一天出一天對辦：惹麗娜苦謝了那，惹麗了那，那兩人一話那那兩

「你怎麼會……」
「……」
「……」

「格里哥利，」兩小時之後，蒼髮坐在里維諾夫的身旁，在一張沙發上，雙手搭住他的肩膊說，「你怎麼啦，快點告訴我，趁沒人在。」

「我怎麼啦？」里維諾夫說。「我是幸福的，幸福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蒼髮那眼望着地板，微笑了。笑，輕輕嘆口氣。

「還不能算是回答我的話，親愛的。」
里維諾夫吟沉了。

「唔，既然你總要我說，那末，……讓我來告訴你，」（蒼髮那眼張得很大，週身微微顫抖，）「今天我經一切情形都告訴給我的未婚妻了。」

「什麼，一切？你提起我嗎？」

「真難說，雙手一攤。」

「……帶個手，你怎能這樣想！我會——」

「噢，親愛，你真原諒我，你怎樣說？」

「我告訴她我不再愛她了。」於此海爾？」

「起初起爲什麼緣故麼？」海爾問海爾！聲音——

「真說說隱瞞的實情說我愛上了另外一個女人，說我們必得離開。」

「爲什麼她有權呢？問意麼？」

海爾：「哦？這海爾，她是一個極其精緻的娘子，她完全自我犧牲，完全大度寬容！」

「我對不儀然，我不瞭解，海爾則她也沒有她的經驗。」（海爾聲調更趨於大，眼裏漸漸露

「畢竟對不起的罪過。」生幸福，顧了她，毫無憐憫地拋棄了她的我沒有一聲責備，不說一句

難堪的聲響不該與同答得出口，應答的。」

海爾細細地看自己的毒甲。笑，神聖地口說。

「告訴我，你將用何種計劃來愛你麼？」辛爾問，辛爾問，他身軀迴一回答。」

「海爾的『海爾』，她對我的承諾，請派人去。」

「海爾對海爾二回她小把自己的衣襟理一理草草。夫與海爾，每一聲的聲上，雙子對海爾

「我得承認。」她開口說，「我不大了解你怎樣會想起來把這事情告訴她。」

「我怎樣會想起來，惹海爾！你願意我說謊，對她——這純潔的靈魂——裝假麼？還是你

爲以爲……，帶只帶好，插不進去……要在一間……

「什麼都不以爲意。」意麗娜打斷他的話。「我應該承認我很少想到她。我不能懷同聯想到兩個人。」

「這是說，你的意思是……」

「那末，後來怎樣？她要離開麼？這純潔的靈魂？無意麗娜第二次又打斷他的話……」

「我不知道。」里維諾夫回答。「我還要等她一天。但是她不會再住下去了。」

「啊！hon-ry-est！一路平安！」

「是的，她不會再住下去。但連我現在也無暇想到她，我在想着你對我說的話，你答應過我的。」

「意麗娜斜睨了他一眼。」「志恩的東西！你還不滿足麼？」

「不，意麗娜，我不滿足。你使我幸福，但是我不滿足，你懂得我的意思的。」

「這就是我……」

「是的，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請聽得你的話，記得你寫給我的信。我不能和別人分沾你……不，不，我不能做一個秘密的戀人的可憐角色；不單只是我的一生，我把另一個人的……」

在你的腳前，我撒下了這河，我毫不留情地撒下，撒得地裡只留下一層粉。但是，在劇末，我信任你，舉起槍，信賴你，相信你會替我的命，我的命，我的命，永遠聯結在一起。

「你跟我走麼？」我準備着……」（里維諾夫狂喜地俯身吻她的手。）「我準備着。我不良言。但是，你自已沒有辦法把所有的困難都壓死，你沒有辦法離開。」

「我，我現在還沒有時間來想，來準備，可是，你只要求說『是』，『允許我來實行，那末在一個月之內……』」

「一個月！我們在兩星期之內動身到意大利去。」

「兩星期，那末，對我够了，哦，意圖，你好像很冷淡似的接受我的話；也許在你看來，這未免過於空想，但是，我不是一個小孩子，我不慣用夢來安慰我自己，我知道這是多麼危險的一步，我知道我所負的責任，我想，我也想不到別的辦法，請你想一想，我把過去的一切關繫都割斷了，單就爲了救我在你犧牲的女孩子的眼中不做一個可輕蔑的撒謊者……也……」

「意圖，突然挺一挺腰子，眼發着光。」

「哦，我求你的原諒，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假使我決定，我要逃走，至少是要跟着一個爲我犧牲的男子，單只爲我，而不是爲了要在一個脈管裏流着不是鮮血而是水乳，Tu l'ait coupe。」

（攪水牛奶）的感覺逼逼的年青女人家的跟前做個不甘墮落的男子！再者，我還得告訴你，這是第一次，我承認好像我命裏註定要聽到我所敬愛的男子是值得憐憫的，粉滑可憐的角色！我知道還有更可憐的角色：一個自己也不知自己的心在起什麼變化的男子！」

里維諾夫也挺起身子來。

「惹麗娜，」他正開口說——

但是突然間惹麗娜把雙手捧住自己的額，以渾擊的動作，把身子投在他的懷裏，她用遠非女子所有的強力緊抱着他。

「原諒我，原諒我罷，」她哀顫地說，「原諒我，格里哥利！你看我多整扭，多可怕，多邪惡而邪惡！你看我是多麼需要你的幫助，你的寬容，是的，救救我罷，在我尚未完全毀滅之前，把我從這泥沼中拖出來罷！是的，讓我們逃走，讓我們逃開這些人們，這社會，到什麼遠處的，美麗的，自由的地方！也許你的惹麗娜比你為她犧牲了的女子更值得些！不要對我生氣，原諒我，我親愛的，我可以照你的吩咐做任何事情，跟你到任何地方！」

里維諾夫的心濼滿般翻騰。惹麗娜以她整個的年青柔軟的身體，愈加用力地拖緊他。他的頭在她的凌亂的芬香的頭髮上，狂喜地愉快地迷醉了，他簡直不敢用手掀撥這頭髮，只是輕

驟用後接觸它。

「『麗娜，麗娜，』他反復地說，『我的天使……』」

忽然她抬起頭來，聽……

「這是我丈夫的脚步聲……他到他自己的房間裏去了，」她輕輕說，於是，急急地跑開，躲到另一把圈椅上。里維諾夫站起來……「你到那裏去？」她以同樣的低聲說：「你不能走；

這裏會引起他疑心的。你怕他麼？」她的眼睛不離門扇。『是的，是他，他馬上要過這邊來了。』

向我說點什麼閒談罷，同我說，』里維諾夫一下子清醒不過來，靜默着。『你明天不去看戲麼？』

她高聲地問。『他們在演着 L. V. re d' Eau (水陳記) 一齣古戲，普列西做得非常實

力……』她又放低聲音加上一句，『我們好像發熱狂一樣，』接着又說，『我們不能像這樣』

；我們還得把事情好好想一下。我應當警告你我的錢都在他手裏。 *mais j'ai mes Bignons* (但

是我有一點珠寶首飾。』我們可以去西班牙，你歡喜麼？』於是她又提高聲音，『爲什麼女戲

子都發胖？比如馬特萊·勃洛字夫人……』『說啊，不要閉口坐着。我的頭發昏了。但是

你，你不要疑心我……我可讓你知道我們明天在什麼地方會面，只是你把這些都告訴了你的未

婚妻是錯誤的…… Ah, mais c'est charmant! (啊，有趣！)』她把絲手絹的角拉下來，突

然高聲地神經質地笑了。

『我可以進來麼？』賴米羅夫在隣室問。

『請進……請進。』

門開了，門簾簾幕算出現了。看到了里維諾夫，臉上顯得不高興；可是他仍對俄翰躬行禮，這就是說，他把上半身彎了彎。

『我不知道你有客人，』他說……『Je vous demande pardon de mon indiscretion.』『我請

你原諒我的不小心。』『怎樣，你仍舊覺得巴登很好玩嗎，里維諾夫先生？』

賴米羅夫第一次說到里維諾夫的姓，總是頓一下，好像他忘了，一下子想不起來似的……

這樣講話，正和他的把帽子高高地在空中舞動的敬禮一樣，意思是侮辱他。

『我覺得這裏並不討厭，』賴米羅夫說。『Je n'ai rien de particulier.』

『真的麼？可是，我覺得巴登異常討厭。我們不久就要走了，不是麼？』

『玩够巴登了。』順便說一句，我替今天你贏了五百佛郎。』

意麗娜嬌媚地伸出手。

『在那兒？給我買針線。』

「……給你，當然給你……你走了麼，里維諾夫先生？」

「是的，我走了。」

賴米羅夫復變一變身子。

「再見！」

「再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蓋麗娜說。「我守我的約言的。」

「什麼約言？我可以問麼？」她的丈夫問。

蓋麗娜微微一笑。

「沒有什麼，……只是……剛才我們談起的一點什麼事情。C'est à propos du voyage……」

ou il vous plaira (說到旅行……去你也歡喜的地方。你知道——史得安的那本書麼？)『……』

「啊！啊！當然知道。插圖非常美。」

賴米羅夫好像和他的妻子非常和好；他對她說話的時候總是喚着她的小名。

「現在還是不去想它的好，」里維諾夫沿着大街一邊走一邊反覆地這樣想，他覺得內心又騷動起來了。「事情是決定了。她會守她的約言的，只要我決定一切應取的步驟就是……可是她好像猶疑……」他搖搖頭。他自己的計劃在自己的腦中想來卻好像很奇怪；有點虛矯的不類真實的氣味。人不能在同一的思想上停留得很久，它們好像是萬花筒裏面的玻璃片，逐漸移轉着，……等你湊上眼睛去，花樣已經完全不同了。一種強烈的疲乏的感覺克服了里維諾夫……但得有一個短短的鐘頭的休息啊！……但是泰雅呢？他一怔，於是想也不想，貼貼服服地回家走，一剎間他只想到，今天他好像一個彩球，從這個女子手裏拋到另一個女子的手裏……可是不管；他一定要有個結束。他跑回旅館，帶着同樣的馴貼，無感覺，麻木，不猶疑也不遲疑，去見泰雅娜。

迎着他的足略比多里娜·瑪爾可夫娜。里維諾夫第一眼望見她，便知道她是全盤底細都曉得了；這可憐的老處女眼睛哭得發腫，她的四條白髮蓬鬆的紅漲了的臉，表示着失望，極度的憤懣，悲哀和無限的驚愕。她正想衝到里維諾夫前面來了，但是她停住，咬着顫抖的嘴唇，好

他懇求似地要殺了他似地愛他，想給他自己說這是一場噩夢，無稽的不可信的惡魔夢，不是夢呢？」

「你……你來了，」她開口說……隣室的房門即刻打開了，泰雅娜以輕捷的步武走進來，她蒼白得透明，但是很鎮靜。

她輕輕地把一隻手按在她的姑姑，在她的身邊坐下。

「你也坐下來，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對里維諾夫說，這時他像一個精神病患者站在門邊。「我很高興再見你一次。我把你的決心，我們兩人的決心都告訴了姑姑：她完全接受了。」

「沒有了……沒有相互的愛不會幸福，單邊相互的尊敬是不夠的。（聽到尊敬這兩個字，里維諾夫低下頭來）與其來日懊悔，不如現在分曉，不是麼，姑姑？」

「是的，當然是的，」略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說，「當然，泰雅，親愛的，一個不知道怎樣來看重你的男子……已經打定主意……」

「姑姑，姑姑，」泰雅娜打斷她的話，「記得你所應許我的。你以前老是告訴我：真實，泰雅娜，真實高於一切——還有，坦白磊落，看哪，真實不常常是甜蜜的，坦白磊落也不見得甜蜜；不然它們算什麼美德呢？」

「你們想什麼時候走？」里維諾夫口管了滿地問。他記得在不久之前惹慶娜也說過同樣的話。

「我們，姑姑和我，想離開巴登……我……樣對我們大家都舒服些。」

「也許不久，不久。」

「你允許我問你們心想到那裏去麼？」里維諾夫以同樣的聲音問。

「先到德勒斯頓，以後也許回俄羅斯。」

「但是你現在要知道這些做什麼，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

「姑姑，姑姑，」泰雅娜打斷她。接着是短時間的沉默。

「泰雅娜，彼得洛夫娜，」里維諾夫開口說，「你知道在此刻我是多痛苦多酸楚。」泰雅娜

「格利哥利·密哈里奇，」她說，「我們不要談這些罷……即使不是為你，爲了我，也請

……

……

……

……

……

……

……

你不要談起。我認識你不是從昨天起，我很能想得到你的苦處。但是說了有什麼用，何必來刺傷這個傷呢？」（她停了停，顯然要把激起來的感情壓制住，把湧上來的眼淚嚥下去，她做到了。）「爲什麼來撩撥這不能治癒的創傷呢？讓時間去醫治罷。現在我拜託你一件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假如你忙，我等一會就交給你一封信，這是很重要的，請你親自送到郵局裏去，因爲我和姑姑都沒工夫……我一定很感激你。等等……我立刻拿來……」

秦雅娜站在門邊不安地望一眼喀比多里伊·瑪爾珂夫娜；但是她這般尊嚴地端莊地坐着，緊攏的眉毛和緊閉的嘴唇表示着這般嚴肅，秦雅娜只是會心地點點頭，便走出去了。

但是一等到秦雅娜身後的門關上了之後，喀比多里伊·瑪爾珂夫娜臉上的尊嚴和莊肅便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踪，她蹲起來，顫着鼻尖跑到里維諾夫身邊，跪下背來望着里維諾夫的臉，開始用顫抖的聲淚俱下的低聲說：

「天哪，她說，「格里哥利·密哈里奇，這是什麼意思？是夢吧？還是什麼？」你」棄了秦雅了，你厭了她了，你圖賴了自己的話！你這樣做，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我們倚你如右藥的長城啊？你？你？你？格萊夏？」喀比多里伊·瑪爾珂夫娜停了停。「啊，你殺了她了，格

畢哥利·哈哈里奇，「她不等他的回答繼續說，眼淚在她的頰上流成了一條細線，『你不能够選她目前的態度來判斷她，你知道她的性格！她從不訴苦的；她不想到自己，所以別人須得想到她！她老是對我說，『姑姑，我們要保持我們的身份！』但是什麼身份，當我看到了死亡，死亡在我們的面前？……（隣室中泰雅娜的椅子在軋響着。）『是的，我預見到死亡，』老婦人更溫柔地繼續着說。『這事情怎樣發生的？是妖術麼，還是什麼？在不久之前你還在寫給她頂溫柔的信。真的，一個正直誠實的男子會這樣做麼？我是，你知道的，我是一個沒有任何偏見的女子，esprit fort（堅強的靈魂）我給泰雅娜的也是同樣的教育，她也是一個有自由思想的……』」

「姑姑，」隣室泰雅娜的聲音。

「但是一句約言便是義務，格里哥利·哈哈里奇，尤其是像你這樣的人，和我的思想主義相同的人，假使不認清義務，那還有什麼遺留給我們呢？這義務是不能忘卻背棄了的，只憑你一時的糊塗，想不到別人將受到如何的遭遇！這是不忠實……是的，這是罪惡，這叫作什麼自由！」

「姑姑，請到這邊來，」又是泰雅娜的聲音。

「我就來，親愛的，就來……」略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握住里維諾夫的手。「我看你是

生氣了，格羅利·密哈里奇。——他這般生氣麼？」他想起出來，但是他的舌頭粘住了。

「我並不想叫你生氣——哦，真的，恰恰相反！我甚至於來求懇你：請你再想一想，還來得及

再，不要毀了她，不要毀了你自己的幸福，她會信任你！格羅利，她依然信賴你，什麼都不會

失去，啊，她愛你如像別人從來不曾那般愛過的！離開這可怕的地方吧，已昏聩，讓我們一塊兒走

去，只要丟開那妖迷，拋開那種轟惑，還有一句話，最要緊，替個替個罷，替個替個罷！」

「姑姑！」泰雅娜喊，聲音裏有點不耐煩。

但是略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沒有聽她。

「只要你說一句『是』，」她對里維諾夫說，「我可以把事情弄得很圓轉：只要你向我

點頭，只要像這樣輕輕點頭。」

這時候里維諾夫真情願死，但是那個「是」始終沒說出口，也沒有點頭。

泰雅娜又出現了，手裏拿了一封信。略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立刻離開里維諾夫，背過臉

去，他在裏面註，好像在看着桌上的報紙和賬冊。

前日的泰雅娜跑到里維諾夫面前，臉帶不悅的容顏：臉不懸紅，傾身入眼，眼裏

閃閃「這兒」她說，「是我剛才說起過的那封信，請你立刻替我送個郵局去，不要翻臉

里維諾夫抬起他的眼睛……在他的前面，儼然是站着他的裁判者。在他看來，泰雅娜似乎更高了一點，更清瘦了一點；她的臉，迸發着不習見的美的光輝，有着雕像般的凜不可犯的莊嚴；她的胸口並沒有發出噓噓，她的純一色的長袍，平直得像希臘式的袈裟，長長的挺直的皺褶有如大理石的衣裙，垂到脚面，掩蓋了它們。泰雅娜眼睛直望着前面，望着里維諾夫；她的冷峻而鎮定的眼光，也正像雕像的眼光。她在她的眼中讀到他的判決辭；他鞠躬，從她伸着不動的手中接了信，默然退出去了。

略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趨向泰雅娜，但是泰雅娜掙開她的懷抱，低垂了眼睛；臉上發一陣熱說，「現在，愈快愈好，」跑進臥室去了。略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垂着頭跟她進去。

泰雅娜交給里維諾夫寄的「對信」，是寫給德魯斯頓的女朋友的，一個出租幾間有傢具的小房間的德國太太。里維諾夫把信投進郵筒，他好像覺得，連同這小小的紙片，他把他的初次的過去全部的生命都投到墳墓裏面去了。他走出市區，在葡萄園中間的狹徑上走了好一些時候；他怎麼也抖不脫這如同夏日之蠅的黏灼的猶如似的那種靜寂自己的頑固的念頭：真的，在這最後的層面中，他做了多麼並不怎樣令人羨慕的角色啊……回到旅館為歇息之後，問起這兩位女

這就是給蕙麗娜的信中所寫的：

「我的未婚妻昨天走了；我們將永遠不會見面……我甚至於不知道她去哪地方居住。隨
團養她，她帶走了我直到此時所視為寶貴的所願望的一切，我從前的理想，我的計劃，我的企
圖，都隨着她消失了；我的工作白白費了，我幾年的努力化為泡影，我的長期研究失去意義，
失去應用的可能性，一切都死滅了；我的「我」，我的「舊我」，自從昨天便死透了埋葬了。我
覺得，我看到，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並不懊悔，一點兒也不懊悔。我把這話告訴你，不是來
向你訴苦……我能向你訴苦麼？既然你愛我，蕙麗娜！我只想告訴你，一切我的死滅了的過去
，一切的希望和努力，如今都化成煙，化成塵，只有一樣還活着，不能滅滅的，就是我對你的
愛。除了這愛，我什麼都沒有了；說它是我的唯一的寶貴的東西，這是不夠的；我完全生活在
這愛中；這愛是我整個的身心；我的將來，我的前程，我的事業，我的祖國，都在它的裏面！
你知道我的，蕙麗娜；你知道這一套動聽的言辭在我不會的，是我所深惡而痛絕之的，所以

字樣使我用如何強烈的眼來表達我的感情，你毋庸疑心牠們的真實，你不會當作它們是誇張的。我不是一個小孩子，受了一時熱情的衝動，來向你絮絮地吐出更加愚笨的層層，我是一個到了成熟年齡的男子——爽直地，坦白地，幾乎是帶着恐懼的來告訴你他自認決無錯誤的真實。是呀，你的愛情代替了我的一切，一切！你自己判斷一下罷，我能够把我的「一切」交給別人的手裏，我能够讓「他」來擺佈你麼？你——你是屬於「他」的，我的整個身心，我的心頭血是屬於他的——而我自己……我處在什麼地位？我是誰？一個局外人，一個旁觀者……對自己的生命作旁觀者！不，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偷偷摸摸地和別人分沾生命中所不可缺少的沒有了一切不能生活的愛，……這是自欺，是死亡。我知道我所要求於你的是何等重大的犧牲，我沒有任何權利作此要求；說的，誰賦予我要求這犧牲的權利呢？但是我這樣做，並非由於我的自私：一個自私者會覺得更舒適些更平安些，根本不會發生這問題。是的，我的要求是苛重的，我並不疑誤你對它的震驚。你曾想你生活於其間的人們，你討厭你的社會，但是你是否能堅強來救這社會？來把他們加諸你頭上的桂冠膠利地予以踐踏？不辭掉撥起對你不利的衆議——這些可憎的人們的贊揚？問一問你自己罷，意蘊娜，不要負起你所不能勝任的重荷。我並不來責備你；但是記得：你已經有一次敵不過誘惑了。對你將受的一切損失，我所能償還的是那變

微小。聽我最後的一句話罷！假使你覺得不能在明天，甚至於今天，離開一切來跟我——你
要說得多大膽，對自己多麼不留情——假使你害怕將來她不安定，害怕和社會隔絕，孤獨，
害怕人們的譏諷；假如你不能信任你自己，那末請你坦白地不用躊躇地告訴我，我就離開；我
將帶着破碎的心離開，但是我將祝福你的真實。倘使你，我的美麗輝煌的皇后啊，真的愛了像
我這樣渺小的庸庸碌碌的男子，真的甘願分沾他的命運，——那末，請把你的手給我，讓我們
動身一道走上這艱險的途程！只要懂得，我的決心是不更變的；不完全，毋寧無。這沒有理由
可說……但是我沒有第二條路——沒有第二個辦法，惹麼！我太愛你了。——你的，格里哥

利。

里維諾夫自己不大歡喜這封信；它並沒有正端忠實地表達出他想說的話；這裏面充滿着拙
劣的措辭，非常誇張，有點書獃氣，無疑地這封信並不見得比許多扯了的來得好；但這是最後
的一封信，無論如何，主要點已經說得很透澈，並且他乏力了，疲倦了，腦筋裏再也抽不出什麼
東西來。其次呢，他沒有把思想寫成文學形式的的能力，像許多不慣於寫作的人，他在體裁上便
遇到不少困難。也許他的第一封信寫得頂好；因為從心頭傾出來，更溫熱些。不管怎樣，里維
諾夫把這封信送給惹麼罷了。

她同他一個短簡：

「請你今天來我這裏，」她寫：「他」出去了，要一整天。你的信使我大大不安。我想着，想着……我的頭打轉了。我真煩惱，但是你愛我，我是幸福。來罷。你的——惹。」

當里維諾夫進去的時候，又是前天在樓梯口上候他的那位十三歲小姑娘領他進去的。惹麗娜坐在梳妝室裏。桌上，在她的前面放着一隻打開的半圓形的硬紙絲帶盒子：她心不在焉地一隻手翻着絲帶，另一隻手拿着里維諾夫的信。她剛哭過；睫毛溼溼的，眼皮發腫；任他的頰上還可以看得出來沒有擦去的未乾的淚痕。里維諾夫悄悄地站在門口，她沒有注意到他進來。

「你哭了麼？」他奇怪地問。

她一驚，把手掠過頭髮，微笑着。

「你爲什麼哭？」里維諾夫再問一句。她一聲不響指着那封信。

「原來你是爲了……這……」他想說又住了口了。

「過來，請坐下。」她說，「給我手。啊，是的，我哭過……有什麼可使你驚異的？——
是奸愛的麼？」她指著這封信。

里維諾夫坐下來。

「我知道這不好受的，惹麗那，真的，我在信中告訴你……我知道你的處境。但是倘使你相信倘對我的愛的價值，信任我的話，你也應該懂得我看到你的眼淚有何感覺。我來這裏，正像一個受審判的人，我等待我的判決。死呢還是活？你的回答將決定一切。只是不要拿這雙眼睛來尋我……它們叫我想起舊時我在莫斯科見到的那雙眼睛。」

惹麗那臉立刻紅起來，轉過頭去，好像她自己也覺得這眼光裏有幾分邪惡似的。

「爲什麼你這樣說，格里哥利？慚愧啊！你要知道我的回答……難道你意下對它懷疑麼？你爲了我的眼淚不安……但是你……了解眼淚的意義。你的信，最親愛的，使我深深思索了。那裏面你寫着，我的愛情代替了你的一切，寫着，你從前的研究都失去意義失去應用的可能了；於是我自己問自己，一個男子能够單獨愛情過活麼？到後來他會不會厭倦，會不會想找點活動的事情做做而向誘引他離開活動生涯的人投下懸索麼？這思想使我驚恐，我所害怕的便是這個，不是如你所想的那一種。」

里維諾夫凝注地望着意麗娜，意麗娜也凝注地望着他。好像各人都在向對方的靈魂作更深的透視，言語所不及、言語所不能洩露的更深更深的透視。

「你恐怕這一點，你是錯了，」里維諾夫說。「一定是我的信寫得不高明。受了你給我新的鼓舞，我會厭倦麼？不活動麼？哦！意麗娜，在你的愛情裏我有了整個的世界，我儘預料不到在這世界裏將有如何的發展。」

意麗娜沈吟了。

「我們到那裏去呢？」她輕輕說。

「到那裏去？我們過一回再談。但是，當然，那末：那末你同意了，你同意了麼，意麗娜？」

她望着他。「你會幸福麼？」

「哦，意麗娜！」

「一點都不會懊悔麼？永遠？」

她把頭低倒在紙盒子上面，於是又將盒裏的絲帶用眼光揀挑了一遍。

「不要和我生氣，親愛的，在這樣的時候還要照顧這些廢物……今天我還有羅蘭，趁一袋

太太的跳舞會，這幾件裝飾品是送來給我，要我在今天選定的，啊！我真煩惱！」她忽然受了
把紙糊的紙盒的邊上。眼淚從眼眶中流下來……她旋即扭開了頭；眼淚會把絲帶弄壞的。

「惹娜，你又哭了」，里維諾夫不安地說。

「哦，是的，我又哭了，」惹娜慌忙打斷他的話。「哦，格里哥利，不要瞞着我，不要
騙你自己！……讓我們做個自由人罷！我受了又有什麼關係！真的我自己能够知道眼淚是爲
什麼而流的麼？你知道，你已經聽見了我的決心，你相信它是不會改變的。我同意於……你怎
麼說啊？……不完全，毋寧無……你還要怎麼說？讓我們自由罷！爲什麼互相枷鎖？現在只有
我們兩人，你愛我，我愛你，難道我們便沒有旁的事情可做，只顧來絞榨剝取各人的思想麼？
請看我，我不願談到我自己，我從來沒有一言半語的暗示說把發做別人妻子的義務推卸也許是
不容易……當然，我並不欺騙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一個罪人，我知道「他」有權利殺死我。那
有什麼要緊？讓我們自由罷，我說。今天是我们，天長地久是我們的。」

她從圈椅上站起來，仰臉望着里維諾夫，微微笑着，變動一下眼眉，同時拿一隻裸露到肘
部的手把掛在臉上的閃爍着幾顆淚珠的髮束掠到腦後。一枚華麗的絲帶從桌上溜到地下了，落
在她的腳邊。她輕聲地說着它。「還是你今天不喜歡我了麼？是不是我昨天起就變醜了？告訴

我，你看到過比這更美麗的乎麼？和這幽髮？告訴我，你愛我麼？
她用雙手緊抱住他，把他的臉撲在胸前，她的髮梢驟然下墜了，她的披散的頭髮披了過來
的香息裏住了他。

里維諾夫在旅館的房間中走來走去，低頭沉思。他現在要從理論過渡到實行了，要計劃逃走的手段和方法，逃到一個無人知的地方去……說也奇怪，他並不怎樣思考着逃走的手段和方法，只是想着他是否真的，毫無疑義地得到了他所堅執要求的決定？那一句最後的，不翻悔的話說過了沒有？但是惹麗娜在和他分手的當兒明明告訴他『行動罷，行動罷，等到你一切都準備好了的時候，只要通知我便好。』這是最後的決定！去罷，無端的懷疑！……他一定要着手進行。於是里維諾夫——在這時候——開始打算了。第一件是錢。里維諾夫手頭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八個一盾，一換成法國錢，合得兩千八百五十五佛郎；這數目很少，但是目前差可張了羅，他必得立刻寫信給他的父親，儘可能地寄錢來；他可以把他產的森林部份售出。但是借什麼藉口呢？……不要緊，一個藉口總找得到的。固然惹麗娜也說過，她有她的 bijoux（珠飾，）但是還不好算進他的帳裏的；誰知道，天有不測風雲呢。此外他還有一隻漂亮的日內瓦鐘，還可以……作算牠——換得四百佛郎。里維諾夫跑去找銀行家，婉轉曲折地說出了這項詢問，說在需要時候可否借一點錢；但是巴登的銀行家都是刁滑小心的老狐狸，立刻裝出一副沒錢

打靶的枯燥的神氣，正像被鐵刀劃斷了的一莖野花似的，來回答他的迂迴的詢問；有幾個直當他的面嗤笑他，好像很能够體會他的無傷大雅的說笑似的。里維諾夫，說也慚愧，甚至於到膝盤上纏纏運氣看，哦，醜死了！放一個泰勒●在第三十號——符合他的年齡——上，他要把本錢滾滾得大一點、但是試問滾得多次，結果是輸去了二十八個零頭一盾。——還有第二個也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護照。但是女人的護照並不是一定非有不可的，有幾個國家簡直不要，比如說比利時、英國；再者，他也許能够弄到一張別國的，不是俄羅斯的護照。里維諾夫在這些事情上面都認真地考慮了一番；他的決心是堅定的，絕對不動搖的，但是偏和他的意志相反，和他的意志作對，有一些不認真的幾乎是滑稽的什麼滲入他的思想裏，好像這個計劃是一樁開玩笑的事情，除非在什麼戲劇裏，小說裏，或者是在什麼偏僻的鄉間，如同朱克倫和世茲蘭那些邊疆的邊區。照旅行家的說法，那裏的人們都病於 ennui（厭倦）了，實際上從來不會有人帶女人逃走的。想到這裏里維諾夫記起了他的一個熟人，一個退職的騎兵少尉巴佐夫，他同着一個商人的女兒，坐了駕着三匹馬裝裝扮扮的雪橇逃走，事先把女人的父母和新娘灌醉。可是後來被

發覺了，騙了出來，差不多打得個半死。想到這不義趣的故事，里維諾夫非常不高興，於是備想到泰維娜，和她的突然的離開，他想到這一切的苦痛，悲傷，和羞辱，覺得現在這樣做法是非常正當的，他告誡意圖說爲了尊重自己，再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這話是多麼合理……於是，一想到這名字，又有什麼火燄似地又甜蜜又苦痛地燒灼着他的心，然後乃漸漸消滅。

一陣馬蹄聲起自他的背後……他閃在一旁……意魔娜騎在馬背上趕過他；她的旁邊騎着將軍。她認得是里維諾夫，向他點點頭，忽然在馬腹上加了一鞭，馬便奔躍起來，風馳電掣般衝過去了。她的黑色的面紗在風中飄舞……

“Pas si vite ! nom dDieu ! pas si vite !” (「不要跑得這樣快，媽的！不要這樣快！」)
將軍喊着，也疾馳着緊追上去。

原书空白页

第二天早晨里維諾夫跑去看到一个銀行職員，和他談談本國匯兌講奇變好的漲落和寄錢到外國去的最便利的方法等等，當他剛從那裏回來的時候，旅館侍者遞給他一封信。他認得這是黛麗的筆跡，還沒有拆開封口，便有一種不吉的預感，天知道是什麼緣故，在他的心中擾動了，他跑進自己的臥室。這就是他所讀到的：（信用法文寫）

「我親愛的，我整夜想着你的計劃……我不想來欺騙你。你對我坦白，我也將以坦白報你；我不能同你逃走，我沒有力量這樣做。我覺得我是多麼害了你；我第二次的罪孽是比第一次的更重，我卑夷我自己，卑夷我的補救，我責備我自己，但是我不能改變我自己。我徒然對我自己說我毀壞了你的幸福，說你現在有權利記我看作是一個輕狂挑惹的女子了，說是我太來勾誘你，說曾經許你以鄭重的約言……我沈溺了恐怖，我曾恨我自己，但是我不能那樣做，我不能，我不能。我不想辯解我自己，我不想告訴你我的心情是如何激越……這些都不關緊要的；但是我要告訴你，再三再四地告訴你，我是你的，永久是你的，你願意把我怎

幾便怎樣，沒有任何議論，不用負任何責任！我是你的。但是愛過完，拋棄這一切……不！不！不！我會求懇你援救我，我會希望把從前的一切擦消，把過去投在火中焚燬……但是我看到我是不能得救了；我看到我的毒已滲中得太深；我看到在那種氛圍裏呼吸了如許年頭，不能不受感染。我猶豫了很有些時候，要不要再逼逼給你，想到你將採取何種決定我便害怕；我只信賴你對我的愛。但是我覺得把真情瞞住你在我的一方面是不誠實的——尤其是也許你已經開始進行我們的計劃的最初步驟了。啊！這計劃是美麗的，但是不能實行。哦，我親愛的，請把我當作一個軟弱的，無價值的女人，你可以看輕我，但不要離棄我，不要離棄你的蘇麗娜！……要離開這種生活，我沒有勇氣，但是沒有你我也不能生活。我們不久就要回彼得堡去，到那邊來罷，住在那兒，我們可以替你找一個位置，你過去的努力不致於拋荒，你的所學將得其所用……只要和我住得相近，只要愛我，我雖則有那麼多的缺點和壞處，請相信我，沒有一個心會嫌你的意麗娜對你這般虔誠這般情深。立刻來罷，在未見到你之前，一切也不能安寧的。——你的，你的你的

意。」

血液在甲紀諾手的頭腦裏好似鐵鎚般敲打着，以一種博博地痛苦地流入心裏，在那裏冰凍

得如同石像。他讀完了這驚人的信，正如從前在莫斯科的那一天，昏倒在睡椅上，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他的四面好像突然張開了漆黑的深淵，他心驚胆戰地望著這一片黑暗。又是，又是，是欺騙，不，更甚於欺騙，是無恥，下賤……生命破碎了，一切都連根拔起來了，他所依附的最後唯一的支柱也碎成片片了！『到彼得堡來罷，』他帶着酸苦的暗笑反覆着說，『我們可以替你我找個位置……替我找一個課長的位置罷，嗯！』我們是誰？這裏，可以說明他的過去。這裏就是她的祕密，她想要抹消的投在火中焚燬的為我所不知的祕密。這就是私情，祕密關係，荷耳斯基和陀耳斯基的世界……將來是什麼，多可愛的角色在等我去做！和她住得靠近，望着她，替她分受一種厭倦於社交病於社交卻又不能在社交圈子外生活的時髦貴婦人的病態的憂鬱，做他們的家庭——他——大人閣下——的烟友……直到有一天這反覆的喜愛改變了，這「平民戀人」失却他的刺激性了，於是又換上了胖將軍或者菲尼珂夫先生——這是可能的，有趣味的，我也敢說有好處的……她說我的才能將有用處……而那個計劃總是不能實行的，不能實行的……在里維諾夫的心裏，好像暴風雨前的狂亂，湧起了憤怒的突如的激動……這封信中的每一個字句都激起他的忿恨，她的說了又說的無可遏止的感憤惹怒了他。『總之要讓她這樣，』他終於喊出來，『我不容許她這樣無禮地奪我的生命開玩笑。』

里維諾夫跳了起來，抓起帽子。但是怎麼辦？跑去見她麼？回答她的信麼？他雖然站住了，手垂下來。

「是的，怎麼辦？」

豈不是他自己把這致命的選擇交給她的麼？這選擇沒有照他所願望的實現……任何選擇都有這種危險性的。她變了主意了，這是真的；她當初曾經親口宣稱說她可以拋開一切跟他跑，這也是真的；但是她並沒有否認她的過愆，她自稱是一個軟弱的女人；她不想騙他，她是騙了她自己……這有什麼話說？不管怎樣，她不虛偽，她沒有騙他……她是坦白的，無可指摘的坦白。並沒有誰逼她說出真情，也沒有什麼阻止她專用甜言蜜語哄他，把事情懸起來，延宕不決定，直等到她的離開……等到她同她的丈夫到意大利去？但是她毀了他的生活，毀了兩個人的生活。……這不是够了麼？

但是關於泰雅娜，還不該怪她；這罪孽是他的，他的，里維諾夫個人的，他沒有權利擺脫這責任，他自己的罪孽把枷鎖加在自己的頸上……既然如此，便只好如此罷，但是現在他怎麼辦？

於是他又倒在睡椅裏，陰沈地，陰沈地，雨濚地，憂鬱地，飛矢般的時分不留痕跡地聽過去了……

「爲什麼不使她呢？」這思想閃過他的腦筋。「她愛我，她是我的，在我們彼此的感慕中，在這種經過了卅許年頭之後以如此的強力突破出來的情熱中，是不是有什麼不可避免的不可抵禦的類似自燃液則那樣的東西？住在彼得堡……處在這種地位的我豈不是第一人？況且我們到何處去找安全的藏身之所呢？……」

他又細細地想了，在他最近的記憶中永遠銘刻不忘的，惹慶娜的面貌輕柔地在他的眼前浮現……但是不久……他鎮定了自己，又以重新突發的惱怒，驅散了這片記憶，這誘惑的影子。

「你給我呷一口黃金杯，」他說道，「但是美酒裏有毒藥，你的潔白的羽裳已被污泥塗糊了。……離開罷！再留在這裏和你一起……在趕跑了我們未婚妻之後……這是無恥之尤，無恥之尤！」他悲痛地擰着拳頭，於是另一個人的臉，在她凝定的容貌中有着痛苦的烙印的，在她告別的眼光中含着無言的譴責的，從深處浮起……

很久的工夫里維茲才陷在這苦惱中；很久的工夫消磨折他的思想，好像亂人的粉塵，使他輕轉呻吟……終於他鎮靜下來了；終於他有了決定。起先籠罩一羣決定的預感……：……在他內心衝動的黑暗和漩渦中，終於是逆逆的使維茲穩定一點。於是這一點漸漸強固了，直到後來像一個黏引刺進他的心。

畢歐諾夫再是一番把他的箱子從角落裏拉出來，再是一番從容不迫地，簡直是笨手笨脚地仔細翻檢他的行李，接歸職了侍役來，付了賬，給錢送個俄文的短簡去，傳中大意如下：

「我不知道你是否對我作了一番比前次更大的過失；但是我知道這是我能打的拳是有限地沉重……這是最後一次了。你告訴我，「我不能」；「我也對你說同樣的話「我不能」……做到你所要求的。我不能也不肯。用不着慫恿，你不能够給我以我所能接受的唯一的回答的。明天一早我要乘第一班火車走了。再見，願你幸福！大概我們不會再見的了。」

直到天黑畢歐諾夫沒有離開房間；上帝知道他是否在期待着什麼。每晚七點鐘左右，一位被大風塵而激動的貴婦人，兩次走近旅館的台階。又悄悄移開一步，朝遠遠深深凝望一番，然後做一個堅決的手勢，第三次跑近台階……

「你到那裏去，蓬萊那，巴夫洛夫那？」她聽到身位一個用力的聲音在喊。
她神經質地回過頭來……她翻草地上前來。

她突然站住了，頓了一下，幾乎是飛撲到他的身邊，壓住他的手，拉他到一旁。

「帶我走罷，帶我走罷，」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什麼事呀，蓋爾娜·巴夫洛夫娜？」他迷離地喃喃道。

「帶我走罷，」她以細弱的力氣重複說，「假使我不想永久留在這裏。」

波圖蓋站臥地臨頭，他們一道急急忙忙地走開。

第二天早晨一大清早里維諾夫便把行裝完全整理好了。波圖蓋走進他的房間。他默默地

進房裏維諾夫。默默地和他握手。里維諾夫也沒有什麼話都沒說。兩個人都愁眉苦臉，兩人都透著

笑，笑不出來。

「我本祝你一路平安，」終於波圖蓋說。

「你怎樣知道我今天要走了呢？」里維諾夫問。

波圖蓋望一望地板……「我知道……你看。我們上次的談話結局弄得非常僵……我不願意

在沒有對你表示我的真誠的好感之前和你分離。」

「現在你對我表示好感了……當我要走了的時候？」

波圖蓋憂鬱地望著里維諾夫，短短地吁了一聲說，「啊，格里高利·密哈利奇，格羅哥利

· 哥哈利奇，現在我們沒有時間來作精微的議論夾鬥嘴了。你大概，據我所知，不大留心希臘的民族文學的，所以你也許，對於梵史迦·布斯萊夫沒有明晰的觀念。」

「你說誰？」

「梵史迦·布斯萊夫，諾夫哥羅德城的英雄好漢……基爾須·達尼羅夫幾番裏面的。」

「什廖布斯萊夫？」里維諾夫說，對於這突然轉彎的話頭顯見得有點驚訝，「我不知道。」

「那沒有關係。我只想請你注意。梵史迦·布斯萊夫，帶了諾夫哥羅德人到耶路撒冷聖地去巡禮，在那兒，大大地駭了他們，他衣服脫得精光在聖河中洗澡，因為他「不相信預兆，不相信夢，也不相信飛鳥之影，」這位梵史迦·布斯萊夫登上泰僕之山，山頂上有一塊大石頭，各色各樣的人會經試想跳過這塊石頭，都失敗了……梵史迦也試一試他的運氣。在路上，他到了一個死人頭，一個骷髏；他把它一脚踢開。於是死人頭對他說：「你爲什麼要踢我？我會知道怎樣生活，我會知道怎樣在塵沙裏滾——你也是一樣。」事實上，梵史迦跳過了那塊石頭，跳得毛手毛腳，脚蹠絆住了，摔破了頭顱。說到這裏，我要順便說一句，我們的朋友們，歡喜踢死人頭和腐朽民族的斯拉夫主義者，請他們想一想這故事，倒不是爲了分碎錢的。」

「但是這說的是什麼意思？」瓦維諾夫終於不耐煩地問。「失魂失魄，時間到了，我……」

「這就是，」坡圖董回答，他的眼睛射着里維諾夫所意想不到的親熱溫和的光輝，「這就是，你不要去踢死人頭，爲了你的好心腸，你也許跳得過這塊喪命的石頭的。我不再打擾你，只是讓我在分別的時候擁吻你。」

「我並不想跳過那塊石頭，」里維諾夫說，吻了坡圖董三次，充實着他心中的苦痛的感覺。暫時被對於這位可憐孤寂的老人的憐憫，代了。

「但是我一定要走了，我一定要走了……」他在房中讓來讓去。

「我可以替你拿點東西麼？」坡圖董自薦幫忙。

「不，謝謝你，用不着費神，我管得了……」

他戴上帽子，提了行囊。「啊，你說，」他又停在門邊問，「你見到她麼？」

「是的，我見到她。」

「週末……告訴我，她怎樣。」

坡圖董靦腆了一下。「昨天她等你……今天她也等你……」

「啊！請你告訴她……不，用不着，什麼都用不着。再見！……再見！」

「再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讓我對你再說一句話。你還有時間聽我說；還有半個多鐘頭火車才開。你是回到俄羅斯去了……在那兒……以後……可以做點事……容許我這老饒舌因為，噢，我只是一个老饒舌——來給你一個臨別贈言。每一次你決定要做什麼事的時候，要問問你自己：你是不是在為文明——照字面上的真實嚴格的意義來說——服務；你是不是在促進文明的某一種理想；你的工作是不是啓蒙的，是不是帶着今日只有他才有益於民族國家的歐化性質的？倘使是這樣，請你勇往直前，你是走上正路了，你的工作是該祝福的！為了它，感謝上帝罷！你不會孤單。你將不會——在沙漠中播種；——還有很多工作者……拓荒者……就在我們的中間……但是我看你無心聽這些了。再見，不要忘了我！」

里維諾夫快跑地走下樓梯，鑽進馬車，趕到火車站去，對於拋下加許他個人生活的城市一次也不回首顧盼。他好像把自己投入潮流中；這潮流裹住他，將他挾帶而去，他也打定主意決定對它不再掙扎，……到自已作主的意志顯然是放棄了。

他剛踏進火車的車廂裏。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格里哥利……」他聽見身後哀求的低弱的聲音。

他一聲……難道是惹起腳麼？是的；是她。裹在女傭人的肩巾裏，穿著凌亂的頭髮上戴着一頂旅行帽，她站在月台上，以驕然的眼光望向他。

「回來罷，回來罷，我是來找你的，」這雙眼睛好像在這樣說。這眼睛裏，有什麼不能允許的呢？她沒有動，她沒有能力再添一句話；她身上的一切，她凌亂的衣服，一切都好像在水裏的寬想……

里維諾夫幾乎要暈倒了，差點兒他就要奔去她的身邊……但是他所委身的潮流又把他鎮定了……他跳進車廂裏，回過頭來，向蓋薩那指一指他身邊的空位。她懂得他的意思。還來得及的。只要一步，一個動作，這兩個靈魂便永遠連合在一起，融成不確定的環繞去了……而她們在游移，一陣尖銳的汽笛響了，火車開動了。

里維諾夫仰後倒在椅背上，同時蓋薩那踉蹌地移步到一把椅子前面，倒了下去，剛巧一瞬間她有點癡癡的非常崇拜她的候補外交官在車站月台上閃過，看到她昏過去了，大吃一驚，他想起這 *une attaque de nerf*（神經衰弱）於是認為這是他的義務 *le devoir*（一個漂亮騎士）的義務，去救護她。但是當他向她開了第一句話的時候，他更吃驚不小，她突然站起來，鉅額為她致勞的手，急急地跑到欄上，不一刻工夫，便在黑林早秋天氣特有的乳白的

消息中消失了。

我們曾經有一次走進一個農婦的草屋，她剛失去了她千般鐘愛的獨養子，深使我們驚奇的，就是她非常安靜，簡直是快活的樣子。『由她去罷，』她的丈夫說，大概是看出了我們的驚奇，『她是麻木了。』里維諾夫也同樣的「麻木」了。在他的旅程的最初的幾個鐘頭之內他也有着同樣的平靜。完全頓挫了，無望地可憐極了的他，竟是這般安然泰然，最近幾個星期來挨盡了百般的磨折和痛苦，他的頭腦中連番地受了如許的打擊而竟能安然。他的本質生來是經不起疾風勁雨的，這種種的痛苦於他是太激烈了。現在他真的什麼也不希望，什麼也不想記憶，尤其是不願意記憶。他去俄羅斯……因為他總得去什麼地方；但是他沒有作和他切己有關的任何計劃。他不認識自己，他不了解自己的行動，他完全失去了他的真的「本身」，事實上，他對於他自己的「本身」極少關切。有時候他覺得好像是把他自己的軀殼搖回家去，只有在難癒的精神創傷的痛苦中，不時地掠過的時候，他才恢復意識，覺得自己仍舊活着。有時候他真不解，一個男子——一個七尺的鬚眉！——會讓一個女人，讓愛，在他的身上發揮威力……『可恥的軟弱啊！』他喃喃地自言自語道，於是整一襲外套，坐得更方正些；好像是說，已往的過

去了，讓我們重新開始……過了一回，僅有慘然一笑，自覺詭異而已。他朝窗外望。天色灰暗，室氣是潮溼的；沒有雨，但光線彷彿透過幾片低低的雲。風聲與火車正面吹來；白濛濛的蒸汽，有的純一色，有的混和着黑色的煤煙，擺成無盡的行列，滾過里維諾夫坐着的窗前。他開始望清這蒸汽，這煙。它們不住地膨脹，上昇復低落，推着滾着掛在草葉上，掛在樹枝上，好像在遊戲，停着，消滅去，一個又在一個地飛過來，它們老是變化着。但是彷彿在同樣單調的，匆忙的乏味的遊戲！有時候，由遠處轉，風勢轉向，忽然間全體消失了，於是立忽在對面的車窗上出現；長大的尾巴又拖起來了，遮住了里維諾夫的視線，那一片萊茵河流域的廣漠的平曠。他凝望着凝望着，起了奇異的幻想……車窗中只有他一個人，沒有誰來打擾他。「煙，煙，」他重複了好幾遍；忽然間他好像覺得一切都是煙，他自己的活，俄羅斯人的生活，人類的一切，尤其是俄羅斯的一切。一切都是蒸汽，都是煙，他想；一切都好像老是在變化，在各方面推陳出新，換了新的形象，現象逐漸現象，面實際上還是一樣，始終和原來一樣。一切都聽聽着飛向一個什麼地方，但是一切都不留痕跡地消失了，什麼目的也沒有達到；換了一陣風，一切又奔上相反的方向來了，於是又是那同樣的不疲倦的，無休止的然而無用的遊戲！他記起了許多他耳聞目睹的最近幾年來鬧得甚盛處上的事情……「煙，」他輕輕地說

，「煙；」他記起了在谷柏恩夫的家裏，在其他的上流人士和低等人，這少想想着稱保守主義者，青年人和老年的集團中間激烈的爭辯，仄駁，喧嘩……：「煙，」他又反有說着，「煙和汽；」他也記起了那批時流人物的野宴，他記起了其餘的政治人物的各色各樣的意見和談話，甚至於記起了披圖章的聖部說教……：「煙，什麼都是煙。」那末他自己的奮鬥，熱情，苦痛，那想是些什麼呢？他只能以絕望的手勢回答了。

此際火車向前飛馳着飛馳着；過了拉斯丹特，喀爾斯盧了，布魯魯柴耳早已落在後面；路標右邊的連山移到一邊去了，遇到遠遠的地方，於是又迎上來，不過不似先前的高峻，樹林也比較稀疏些……火車轉了一個急彎……便是漢得堡了。列車滾進車站的屋頂底下；一片響報的聲響響起來，他們賣着各種的報，也有俄國報；旅客們開始在坐位上忙起來了，出到月台上一走，但是皇親諸夫並沒有離開他的角落，仍舊垂頭坐着。突然間有人直叫他的名字；他抬起眼睛，華達莎夫醜陋的臉伸進車窗來；在他的後面——他是在做夢麼？不，確實是真的——全是巴黎熱戰的危險；其中有蘇辛威利夫夫人，有位維爾遜夫，還有德魯夫；他們都朝他奔來，同時高聲叫喚道：

「比須察金在那裏嗎？我們在等他；但是沒關係，跳下來罷。我們立刻動身到谷柏恩夫家

裏去。」

「是喲，我的孩子，是喲，谷柏廖夫在等着我們，」巴倍夫擠上前來證實一句，「跳下來裏去。」

里維諾夫真的會生氣，但是死沈沈的重荷橫在他的心裏。他瞥了萃達莎夫一眼，一言不發地轉過頭去。

「我告訴你谷柏廖夫在這裏，」蘇亨威珂夫夫人尖起嗓子，她的眼睛幾乎要跳出來。

里維諾夫一動也不動。

「聽着，里維諾夫，」巴倍夫又說，「不單只谷柏廖夫，這裏還有一大隊的最卓越最聰明的青年人，俄羅斯青年——他們都是研究自然科學的，都懷着高尚的信仰！真的就是爲了他們，你也應該在這裏停留一下。這裏，比方說，其中有一位……啊，我忘了他的姓，但是他是一個天才！簡直是一個天才！」

「哦，由他去罷，由他去罷，羅斯蒂斯拉夫。珂爾達留諾維奇，」蘇亨威珂夫夫人插嘴道，「由他去罷！你看他是那一種人；他的一家門都一樣。他有一個姑母；開頭我覺得她是一個有見識的婦人，但是前天我去看她——她剛去了巴登，但是，你頭也來不及轉過來時，她又回

來了——時，她去看她：開始問她許多話……你相信麼，從這傲慢的人的口裏我得不到一句話，可憎的貴族！」

可憐的密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是一個貴族！她能够料想得到受這樣侮辱的稱呼麼？

但是里維諾夫依然沈默着，把帽子舉到眼眉沿，轉過頭去。火車又開動了。

「喂，至少在分別時總得說一兩句話，你這個鐵石心腸的人！」巴倍夫喊道，「這真的太難堪了！」

「流氓，懦夫！」革達莎夫吼叫。火車漸漸加快了，他可以毫無危險地發洩他的臭罵。「卑鄙的滾在爛泥堆裏的無恥。」

這最後的稱呼是否革達莎夫在當場發明的還是從別人那裏轉借過來的，不得而知，總之顯然在當時站在一旁的兩位研究自然科學的貴公子聽來，認為非凡滿意，因為只隔了不多天，這種呼聲在俄文定期刊物中出現了，這刊物是在漢德堡印行的，名稱是 *A tout venant je cr*
one!（吾必唾其面！）又名「上帝不棄你，豬鬃不吃你！」

① 格魯史的事實。——原註。

② 意思是「天助者，人不能動之。」——譯者。

裏維諾夫不能讓這第一聲，煙，煙！在這裏，」他想，「目前在漢堡差差不多有一百多個俄羅斯學生，他們都是研究着化學，物理，生理學——他們開的活論都不過是五百年之後，在這些名教授們的講座之下解不了十五個人的，風轉了，煙就朝——另一方面，」

……煙……煙！……」

夜色將墜的時候他過了凱塞爾。黯黑的難堪的悲痛像一隻鷹軍攔住了他，他躲藏在火車的一只角落裏哭了。很久的工夫他流着眼淚，不能使他心寬，只是以一種虫嚼般的痛苦折磨他；同時，在凱塞爾的一家旅館中，泰梯安娜躺在牀上，發熱得厲害。略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坐在她的旁邊。

「泰雅，」她說，「看上帝面上，讓我打個電報給格里哥利·密哈里奇罷，讓我去打罷，泰雅！」

「不，姑娘，」她回答說，「千萬不要打電報，不要害怕，給我喝一口水；不久就會好的。」

一星期過後，她真的復原了，這兩位同伴又繼續他們的行程。

● 里維諾夫的預料不錯。一八六六年暑假有十三個俄國學生在漢堡，到暑假時只有十二個了。——

里維諾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沒停留，一直回到自己的田莊。一見到他的父親，他吃了一驚；他父親是這樣的衰弱病弱了。這位老人見他的兒子歸來，非常歡喜，一如生命將終的人所能歡喜的；他立刻便把七亂八糟的種種家務交給他，再挨過了幾個星期，便和這塵世長辭了。

里維諾夫孤另另地住在古舊的小田莊裏，帶着一顆沈重的心，沒有希望，沒有熱情，也沒有錢。他開始耕地，耕地是一種沒有趣味的工作，大家都是太熟知了的，我不必再來鋪敘這在里維諾夫是如何辛苦的了。至於改良和革新，當然啦，談都不用談；他從外國學回來的實際應用的知識是遙遙無期的擱置起來。貪圖這得他天天都法為家用張羅，對各方面妥協；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讓步。新的計劃一不行，一籌的完全喪失力量了；愚昧和敷衍相混雜；他偏的農村組織好像泥塊般浮動，不安定，備餘一個偉大無限的自由，像上帝的氣息掠過頭面。凡軍第一需要忍耐，不是消極的忍耐，而是積極的，百折不撓的忍耐，有時也少不了用一點手段和狡猾；這在於里維諾夫，以他目前的心境，更見得加倍困難。他連生活的意志都顯得不多了。叫他到那裏去找努力工作堅苦耐苦的意志呢？

們是年年過去，接着又是一年，第三年開始。農民解放的偉大的夢想逐步實現了，變成血和肉了，播下的種子茁出嫩芽，它們的敵人，無論是公開的或秘密的，現在都跌斷不了牠們。里維諾夫自己呢，雖則他終於把大部分的地帶用輪種法發給農民耕種——這就是說他回復到可憐的原始方法上去了——可是他也做了一點事；他把那個工廠恢復了，辦了一個小小的農場，由五個僱傭的工人管理——較多時會雇到四十個——把主要的私人債務還清……他的精神也逐漸恢復；他又開始像原來的里維諾夫了。固然，一種深深埋葬着的憂鬱永也離不了他，以他這般年齡無能是本寡了；他把自己困在狹小的圈子裏面，斷絕一切舊日的往來……但是死寂的冷淡終於過去，他在生人中間奔走活動着，又像一個生機活潑的人。就是迷住他的妖障也連最後的痕迹都消失了；一切在巴魯的經歷在他看來好像夢似的朦朧……慧慧呢？就是她的印像也漸漸漸漸消失，里維諾夫只微微感覺到在那逐漸裏住她的情影的薄霧當中隱藏着一點什麼有危險性的東西，關於泰憐安娜，時時有消息傳到他的耳朵裏；他知道她和的姑母一起住在離他一百六十英里遠的田莊裏，過着平靜的生活，很少出外，也難得接待客人——可是快樂而健旺的。有一次，一個美麗的五月天，他坐在書齋裏，漫精打彩地翻着最近一期的彼得堡雜誌；一位僕人進來通報說一位老舅父來尋他。這位舅父是塔比多里那。瑪爾柯夫那的表兄弟，最近

和她一起住過一些時候的。他在里維諾夫田莊的附近買了一塊地產，現在正要去那裏。他在他的家住了二十四個鐘頭，告訴了他許多泰悌安娜的生活情形，在他走後的第二天，里維諾夫寄給她一封信，自從分別後的第一封信。他求她允許重新恢復她的友誼，至少在通信上，並且表示願意知道他是必須永遠放棄想在一天跑去看她的希望？他感情激越地等待着回音……回音終於來了。泰悌安娜親切地回答他的請求。『倘使你想來望望我們，』信中最後說，『我們希望你來，你知道這句俗語，「就是病人，在一起總比離開的好。」』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也附筆致候。里維諾夫快活得如同一個孩子：很久以來他的心沒有像這樣快活地跳過了。他覺得突然輕快了光明了……正如初昇的太陽驅散了夜的黑暗，伴着這陽光，一陣輕柔的微風拂過那萬象回春的地面。一整天，里維諾夫只是微笑着，就是當他到農場去吩咐工作的時候也微笑着。他立刻開始作旅行的準備，兩星期過後，他動身到泰悌安娜家裏去了。

原书空白页

馬車沿着鄉村道路慢慢地走，沒有碰到什麼特別的事故；只有一次後車輪的鐵箍爆斷了；一個鐵匠跑來錘了又錘，鐸了又鐸，對鐵箍咒罵了一番，對自己咒罵了一番，爽性丟下不管了；幸而在我們貴國，就是輪箍破了也還能夠好好兒走路的，尤其是在所謂「軟路」上，就是說在爛泥路上。另一方面，里維諾夫碰到了兩三樁非常湊巧的遇合。在一處他發見仲裁委員會正在開會，比須察金做主席，他的說話中所特具的高超的智慧以及地主們和農民們雙方對他表示的無限的景仰和尊敬，使里維諾夫想起了梭倫^①或所羅門……；在外表上，他也正像一個古代的賢人；額頂的頭髮脫了，豐滿的臉蛋上凝圍着一種原封不動的未曾斷毀的德行的莊嚴。他看見里維諾夫到來，表示歡喜說：「呵，在我的區域裏——倘是我敢於大膽說這樣一句誇張的話，」

「接着便是一大串十分好意的沒頭沒腦的問候和嘮叨。可是終於也給他遞了一個消息，就是關於伏羅希洛夫的；這位金榜題名的英雄又重新入伍服役了，他已經有機會對他聯隊裏的將校們演講「菩提論」或「物力論」或諸如此類的題目，——比須察金記不清楚了。在第二個站上

① 梭倫 (Solon, 639?—559 B.C.) 古希臘賢人。——譯者。

畢維諾夫等候馬匹等了好久，正是破曉時分，他坐在馬車裏打盹。一種好像熟透的聲音把他驚醒；他睜開眼睛……天哪！穿着一件灰色厚外套和寬大的隨風拍動着的雨衣，站在驛舍的階沿上咒罵着的男子，難道是谷柏廖夫嗎？……不，不是谷柏廖夫先生……但是多麼出奇地相似啊……只是這位奇人嘴吧更闊一點，牙齒更粗一點，他的遲鈍的眼睛中的表情更來得野蠻，鼻子更大，鬍子更濃，全身的風貌更笨重更可憎些。

「混——蛋，混——蛋！」他兇悍地慢慢地吼着，狼般的血口張得很大。「賤胎……吹你
「自由」的牛……馬都弄不到……混——蛋！」

「混——蛋，混——蛋！」屋子裏另一個聲音在接腔，同時階沿上出現了——也是穿着灰色
外套和睡衣的——其實無二的，決無錯誤的真正老牌谷柏廖夫本人，斯丹芬·尼哥萊維奇·谷
柏廖夫。「賤胎！」他摹仿着他兄弟（原來剛纔那位男子是他的哥哥，替他管理田產的以拳頭
著名的舊派人物）的叮叮罵着。「應該抽他們一頓，這就是他們所需要的自由……自治啦……
我可以叫他們認識認識……但是密雷羅斯頓那裏去了！……他管點什麼事啊？……這是他

●這是法國式的辭評，「密雷」就是 ROUSSEAU 的轉音，羅斯頓也是一個法國名字。
——譯者。

「總算消氣。糟糕……真叫入不耐煩。」

「對啦，我對你說過不只一遍了，弟弟，」大谷柏慶夫說，「他是一個懶坯，一點也沒有用！只有你，爲了從前的交情……」密雪羅斯頓，密雪羅斯頓！……躲在那兒啊？」

「羅斯頓！羅斯頓！」那偉大的小谷柏慶夫吼，「好好兒喊他一喊，陶里密·尼哥拉伊奇

會說！」

「是啊，我在喊他啊，斯丹賈·尼哥拉伊奇！密雪羅斯頓！」

「我在這兒，在這兒，在這兒！」一個會皇的聲音答應着，從驛舍的一個轉角上，巴倍夫跳出來。

里維諾夫幾乎要喊出來了。這位不幸的熱情家身上穿了一件破爛的輕騎兵式的舊外套，臂肘上滿是破洞，可憐樣兒懸擺着；他的容貌並沒有完全改變，但是瘦了枯槁了；他的過分不安的細眼睛表示着一種長意的惱法和飢餓的卑順；但是他的染色的鬚髯仍舊和從前一樣在肥厚的嘴唇上面挺出來。谷柏慶夫兩兄弟立刻便齊口同聲地在階沿上居高臨下地開口罵他；他面朝着他們在階下的爛泥裏站住，卑遜地弓着腰，他想要用一個小小的神經質的笑向他們陪不是，把鴨嘴放在紅赤的手指裏搓揉着，兩隻腳交互地移動着躡着，嘴裏喃喃地說馬匹立刻就有……

他是兩兄弟還是脫不出口，直等到小谷柏廖夫一眼瞥見了里維諾夫，不知道是他認得里維諾夫呢，還是他覺得在陌生人前面覺得不好意思呢，總之他立刻翻過腳跟去，像一隻熊一樣，咬咬鬚子，走到舍裏面去了；他的哥哥也立刻住口，也像一隻熊一樣，跟他進去。顯然，偉大的谷柏廖夫在他自己的村莊裏還沒有失去勢力的。

「夫正在慢慢地跟着他們兩兄弟進去……里維諾夫喊他的名字。他向四周望了望，抬起頭來，認得是里維諾夫，立刻便張開雙臂向他奔過來了；但是當他跑到馬車的前面，手抓住了車門時，便靠在門上烏里烏里地強烈地哭起來了。

「不要哭，不要哭，」巴倍夫，「里維諾夫勸慰他說，身子俯出來拍他的肩膀。

但是他仍舊嗚咽着。『你看：你看……到這般地步……』他斷斷續續地喃喃說。

『巴倍夫，』兩兄弟在屋裏雷響般吼。

巴倍夫抬起頭來，連忙擦去眼淚。

『歡迎，親愛的，』他低聲說，『歡迎，願你一路平安！……你聽得，他們在喊我了。』

『但是，你怎樣來這裏的？』里維諾夫問，『這一切是什麼意思？我以為他們是在喊一個法

……

「我是他們的管家僕，廚司務，」巴倍夫指着驕奢回答說。「我是被開玩笑才變成了法國人了。我有什麼辦法，兄弟？你看，我沒有東西吃，我最後的一文錢也化去了，所以不得不把頭頸套進這輓圈裏。現在是不能驕傲了。」

「但是，「他」在俄羅斯住得很久了麼？怎樣他離開他的同志們呢？」

「啊，兄弟，現在統統離開了。……風向轉變了，你看……蘇亨威訶夫夫人，瑪得羅娜·羅密茲諾夫斯，她一脚便把她踢出去。她悲傷地到葡萄牙去了。」

「到葡萄牙去？多荒謬！」

「是的，兄弟，葡萄牙去，同着兩個瑪得羅夫茨。」

「同誰？」

「瑪得羅夫茨；她的集團中的團員是這樣稱呼的。」

「瑪得羅娜·羅密茲諾夫斯有她自己的集團麼？團員很多麼？」

「恰正只有這兩個。再說，「他」是六個月之前回到這裏來的。別人沒有辦法了，但是他還是好好的。他同他的兄弟住在一起，剛纔你已經看到了……」

「巴倍夫！」

「……」

「來了，斯丹賓。尼哥拉未奇，來了。你啊，親愛的老朋友，你發福了，出來玩玩麼！謝上帝！你現在到那兒去！……啊，我再也想不到，我也猜不到……你記得巴登麼？啊，那才是一個佳人的地方！順便說一句，你還記得萃達莎夫麼？想想看，他死了。他做了收稅員，在公共機關裏辦事，一次在一家酒店裏和別人打了起來，被彈子棒敲碎了頭。是的，是的，現在時勢艱難起來了！但是我還得要說，俄羅斯……啊，我們的俄羅斯！只要看一看這對鵝，整個歐洲都找不到同樣的！這是真正的阿柴瑪斯種！」

說了這抑不住的熱情的最後一句贊美的話，巴倍夫跑到驛舍裏面去了，在那裏，配上了極端侮辱的形容詞，在喊着他的名字。

當天薄暮時分，里維諾夫行近了泰梯安娜的村莊。他從前的未婚妻居住的小屋，坐落在一個山坡上，一個新栽種的蘋果園圍的中間，山下流過一條小溪。房子是新的，最近建築的，隔着小河對岸的一片曠野，遠遠便可望見了。里維諾夫在一英里半的遠處便望見了他的尖頂，和一排小窗，在夕陽裏閃爍着紅輝。從最後的驛站出發之後，里維諾夫便覺得有一種暗暗的激動；現在他簡直是戰慄了——一種幸福的戰慄，多少帶點憂慮的。「她們將怎樣接待我呢？」他應，「我怎樣見她們呢？」……為得遣散他的思想，他開始和馬車夫談話，這位馬車夫是一個

灰白鬍子的結實農民，可是他們索取了二十五英里的車錢，而實際距離還不到二十英里。里維諾夫翻他，他認得薛斯它夫太太們麼？

「薛斯它夫太太？當然認得！好心腸的太太，無異的！她們也替我們醫病。我告訴你的都是真的。她們是醫生！四處的人都跑來找她們。是的，真的。人們簡直是匍匐在她們的面前。譬如說，倘使有誰病了，或者受傷了或者有別的什麼，他只要直截地跑到她們那裏去，她們立刻就給他塗上藥水，或藥粉或藥膏，馬上就無事了，好了。但是人們不能給她們送禮，「這我們是不答應的，」她們說，「我們不是爲錢的。」她們也辦了一個學校……可是這倒是一樁再樁再樁不過的事情！」

馬車夫說着的時候，里維諾夫眼不離這座小屋望着……一個穿白衣的婦人跑到露台上來，竊了一回兒又……了……「是怎麼？」他的心簡直跳了。「快！快！」他對車夫喊道；馬夫催一陣馬。不多刻工夫……馬車滾進打開着的大門……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已經站在塔台上等候他，喜不自勝地，拍着手喊道，「我聽到他，我先看到他！是他！是他！……我認得他！」

里維諾夫從車裏跳出來，等不及僕人跑上去替他開門，連忙擁抱住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

一驚，衝進屋子裏，穿過客廳，一直跑到客廳……他面前，發不好意思的，站着泰靜安娜。她以和善溫柔的眼光望着她，（她羞了一點，但對她合道，）伸手給她。他並不去握她的手，卻跪倒在她的面前。她料不到他會這樣，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眼淚湧自她的眼睛，她受了一驚，但是她的整個的臉頰發着……發着……發着……「格里哥利·密哈伊奇，這算什么意思，格里哥利·密哈伊奇，」她說，「同時他仍舊穿着他的衣服……帶着一種溫柔的感動他記了起來在巴黎，也會有一次同樣地跪倒在她的面前……但是彼一時……此又一時啊！」

「泰雅！」他說，「泰雅！你饒恕我麼？泰雅！」

這時候略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跑進來，泰靜安娜朝着她喊道，「姑姑，姑姑，這算什么意思？」

「不要攔阻他，由他罷，泰雅，」善良的婆婦人回答說。「你看他憐憫了。」

但是故事應該結束了；真的也沒有什麼可以添敘的；下文如何，請你自己可以猜得到……但是泰靜安娜怎樣呢？

她依然嬌媚動人，雖然長了三十年齡；無數的青年人愛上了她，還有更多的青年們愛上她……

呢，假使……假使……

讀者，你高興不高興和我們一起到彼得堡一所最闊氣的屋子裏去瀏覽一下？看哪；在你的

上一間深而且廣的大廳，我們不能說是華麗地——這形容詞還嫌太蠢陋——而是莊嚴偉大皇瑰奇地驚歎觀止地裝飾得。你覺得有點自形渺小麼？要知道你是走進了一座神殿，供奉

在至高的禮儀至高的慈愛的德性的神殿，一句話，一切非人間的……一種神祕，真正的神祕的

繡繡罩住你。門上天鵝絨的垂帘，窗口天鵝絨的帷幕，和地板上綿軟的有彈性的氈毯，一切

都好像事先安排齊先配置來消滅來軟化各種粗獷的噪音和激烈的感情似的。光影配合非常得宜

的響聲響發起你的動止有度的情緒；一陣幽微的香氣浮散在無風的空氣裏；就是桌上的茶炊，

也味不敢聲地溢和樣子嘶嘶沸着。這屋子的女主人，是彼德堡社交界的重要人物，說話幾乎聽

不見聲音；她說話老是這樣，好像這房裏有一個病得垂死的人似的；別的貴婦人們，也做着她

的模樣，靜靜地低語着；這時候，她的姊妹，倒了一杯茶，嘴脣動了動，却絕對沒有聲音，使

得坐在她對面的以偶然的機緣進入這城儀的神宇中的青年人簡直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她與叫

他幹什麼，而她已經是對他說了六遍「*Voilà votre tasse d'infusion*」。「你要喝一杯茶麼？」

（）有每只角上你可以看到幾個年青的眉清目秀的男子；他們的眼光是明澈地，溫柔地善於奉承

顏色；他們的臉顯露着森然白着的漆趣的和悅；他們的胸前燦然閃爍着許多有身份的寶星和十字勳章。客廳中的對話總是平和的；談到宗教和愛國問題，F. N. 格林加的一神祕之滴，派遣到東洋去的傳教團，白俄羅斯的寺院和宗教團體等等。有時候，一陣不敢踏重的脚步經過柔軟的地氈；穿號衣的僕人進來；他們的緊緊纏在絲襪裏的粗大的腿脛，走起路來一步一顫，這壯健結實的肌肉的必恭必敬的動作，益足增加那一股威儀，莊嚴，肅穆的普遍的印象。

這是一座神殿，一座神殿！

「你今天看到賴米羅夫夫人麼？」一個貴族命婦輕輕地問。

「我今天在別茲家裏碰到她，」女主人以伊娥鈴風絃一般的聲音回答。「我替她悲哀……她有冷傲的心……*elle n' pas la foi*。（她沒有信仰。）」

「是的，是的，」命婦重複說……「我記得，伊凡尼奇說過她，說得很對，*qu'elle a …… qu'elle a*（她有……她有）冷傲的心。」

「*Elle n' a pas la foi*，」女主人的聲音像香薰的煙般噓吐出來——*C'est une ame egree*，

伊娥鈴風絃 (*Asolian harp*) | 一種因風而發音的絃琴——譯者。

（這是一個迷途的靈魂。）她有冷傲的心。

就爲了這個緣故所以青年們除了幾個例外沒有統統愛上惹麗娜：他們怕她：怕她的一冷傲，「這是一句對她的流行評語。在這句話裏面，正如在別的話裏面一樣，也含有一點點真理。不只是青年人怕她；就是成年人，地位很高的成年人，甚至於最大人物簡直也怕她。沒有一個人能够像她那樣正確地巧妙地把某人性格中可笑的地方或弱點察覺出來，沒有一個人有她這一副本領，把這些可笑的地方和弱點以幾個叫人永遠忘不了的字眼毫不假借地加以嘲諷……尤其是，這種字眼的毒螫，從這樣可愛的芬芳的唇邊譏諷出來，更顯得尖，顯得銳……她的靈魂裏掠過什麼想頭，真也難說；在她的崇拜者的羣中，即便流言也認不出誰是受得起她的青睞的求愛者。

惹麗娜的丈夫，沿着法國人所謂「青雲之路」，很快地飛黃騰達起來。胖子將軍越過了他的卑遜的將軍落在他的後面。還有，在惹麗娜居住着的同一個城市，也居住着我們的盟友索尚·坡圖董；他很少去看她；她也沒有特殊的需要和他往來……託他照顧的小女孩，在不久以前就死了。

後記

這重譯本所根據的是 Constance Garnet 的英譯，倫敦 William Heinemann 出版。同樣的版本又見於 Modern Library 中。卷首有 John Reel 的序。翻譯時我還參攷了 Isabel F. Hapgood 的英譯（紐約 Ores Scribner's Sons 出版）和 Nelson collection 中的法譯本。法譯本來註撰人，有叢書編者 Charles Sarrailh 的序。內容章節，與英譯本略有出入。

本譯文脫稿於一九三七年夏季。現在則已經是一九四〇年的暮春了。人事倥傯，誠或未能無憾。

書中內容文字，因中西文字的結構不同，而對作品的領悟復因人而異，譯者不敢期望能傳達原作的神彩於什一，但會規謹地盡力使錯誤減少。其中許多處所，則會就正於許天虹君。

巴金先生借給我幾種本子，在許多地方得到他的幫忙，是很感激的。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日譯者。